



襄阳新风·李河书香（老河口市）

汉水

HANSHUIWENXUESHUANGYUEKAN

2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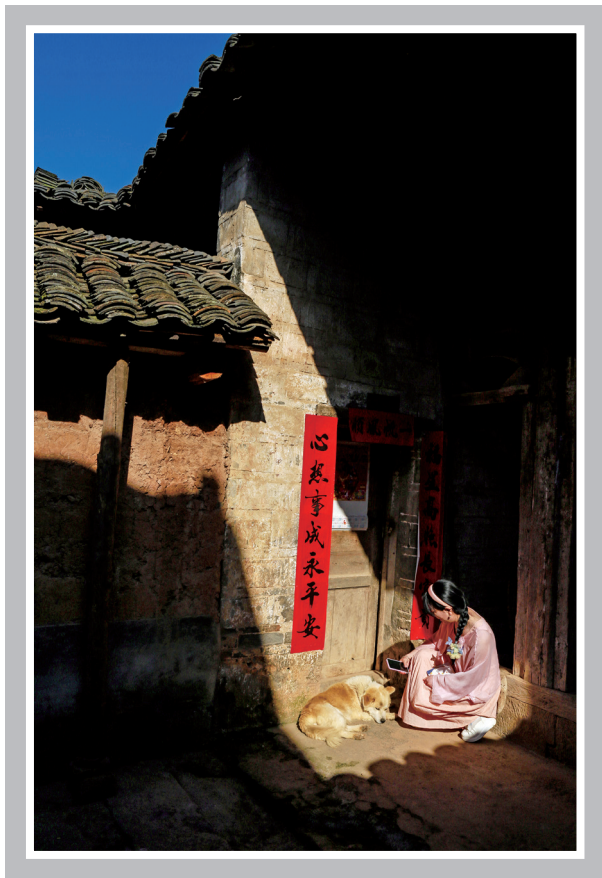
03

文学双月刊

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办

准印证号（鄂）4200-2025397/ 连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总有一缕光穿透岁月而来

■ 弄潮襄江 摄影 / 配诗

当泛黄的天井被一束光洞穿时
旧的记忆瞬间打湿眼眶
外婆的小脚外公的拐杖
一点点从黑白照片上走下来
一抹新芽开始疯长
这缕来自童年的光啄破厚重的壳

过去与现实碰撞出的小旋风
在我左脚踏进秦家老屋时开始积蓄
只到此刻才一点点释放
因为我不想它吵醒那只沉睡的黄狗
更不想它吵醒青涩年代的那条黑辫子
一只蝴蝶静静地落在发梢上

方言让小说人物更鲜活

■涂玉国

《宝水》是著名作家乔叶创作的一部反映乡村振兴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我”因长期失眠，在丈夫病故后，到朋友老原的故乡宝水村散心，被那里优美的环境所吸引，因而留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在与乡亲们的交往中，城乡二元文化的碰撞，改变了“我”对乡村社会人情伦理的认识，最终解开了失眠的心结，实现了自我救赎。

小说以时间为线，在不紧不慢的叙事里，描写了宝水村立足山水资源优势，积极建设美丽乡村，使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实现了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村庄秀美，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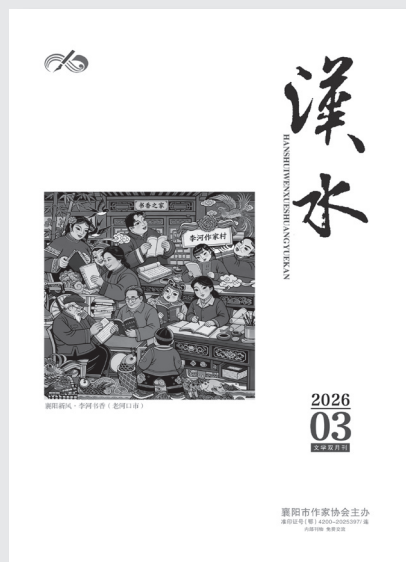
《宝水》这部小说紧扣时代主题，围绕“国之大者”进行创作，多条明线暗线纵横交错，生动平实的故事背后暗藏风雷，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重要著作。小说中大量运用了方言、谚语、俗语，既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生动性、可读性，又让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如，村支书大英说话时往往“金句”不断，她见张大包敲村委会外墙瓷砖磨蹭时说：“不想干的你死站不动，想干的你脚踩风火轮。”当听说“我”从报社办了早退时说：“人家又不是卖盐的，怎么就叫闲得慌。”类似的“金句”还有：“升啥升，一升不如半斗。”“千当家万当家，提起当家乱如麻”等等。小说中的方言俗语随处可见，充满着浓郁的豫北乡村特色。

一部小说要获得成功，除了故事、结构好以外，还有就是语言好。因此，闻一多说：“写文章就是写语言，语言是态度，不是目的。”

反观我们的有些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只会说“普通话”，人物对话要么寡淡无味，要么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有的作者写的人物对话，根本就不是小说中人物的话，而是作者在自说自话。沈从文先生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如何贴到人物来写？就是你设计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必须与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高度契合。要让人物说自己的话，说不同的话，而不能所有人物都是一个腔调。汪曾祺先生说：“文字，还是得紧贴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语言是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体现，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什么乡随什么俗，千人一面，众口一腔，人物就立不起来，也不可能吸引读者。

其实，运用方言写作的小说比比皆是，在老舍、路遥、陈忠实、金宇澄等现当代作家的笔下，人物语言鲜活灵动，各个时代的故事也被他们写得活色生香。这些，都是真功夫。不下气力，根本练不出来。

湖北文学奖优秀文学期刊



总第 116 期



襄阳市作协微信公众号

本刊诚赠：

湖北省作协主席团

全省兄弟市（州）作协

全国知名文学刊物、全国 50 家知名大学图书馆

襄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直相关单位

襄阳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

全市作协会员、全市农家书屋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001 方言让小说人物更鲜活 / 涂玉国

昭明小说

004 锦绣 / 王玉珏

012 罗玉的花朝节 / 和风

017 一日新郎 / 柳岗

024 暴雨落下 / 李菲

035 月牙儿 / 刘德贵

042 小小说选萃

远方 孟宪歧 李文果 杨秀建

韦耀武 陈涛 李培竹 孙俊

方帮军 罗光柱

习池春水

058 三个保姆 / 蒋琦

064 明明如月 / 岸鱼

069 与茅荣焉 / 艾子

- 073 大哥 / 张凌云
077 东北话 / 廖俊艳
081 家父列传 / 刘家国
086 与一朵花对视 / 周建春
090 黄河静静流淌 (组章) / 全 佳

■ 鹿门诗苑

- 094 襄阳味 (组诗) / 李 燕
095 致明月 / 王征珂
096 襄阳城记 (组诗) / 蒋超峰
097 路遇老牛 / 张绍国
098 文学赋美乡村·走进胡营小辑
李道立 宋明发 王宇飞 戚泽民
小 柒 付江月
103 枣阳桃花诗会小辑
桂全宝 童灵子 牛合群 王 俊
郭雨欣 贺 岚

■ 新时代报告

- 106 大地芬芳 / 田 野
116 静静地守望 / 魏燕辉
122 做一株向日葵 / 冯耀民

■ 美术欣赏

刘浩的油画艺术
稿约

主管：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
襄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襄阳市作家协会

顾 问：孙 峰 桂全宝
社长、主编：涂玉国
执行主编：唐启意
编辑部主任：唐启意 (兼)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春 王宇飞 王海燕 李道立
张 旗 周世菊 涂玉国 唐启意
蔡咏梅

地址：襄阳市襄城区铁佛寺路 57 号
邮编：441021
邮箱：3960822371@qq.com

承印：襄阳鑫汉江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襄城东街 67 号
印数：3000 册
印刷日期：2026 年 5 月 18 日

锦绣

■ 王玉珏

上个月加油送的免费洗车券，明天就到
期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洗个车。五点半下班，
我提前十分钟溜了号出来。刚进电梯，小姑
就把电话打过来了。小姑有日子没打电话给
我了，电话一接通，小姑就开门见山：“锦鹏
有麻烦了。”

我几乎立刻就有了预感：“那个谁？”

“对，庞慧。”

“真找上门来了？”

小姑骂了一句娘：“妈的狗皮膏药，甩不
掉了。”

怕什么来什么。这女孩以前来过一次，
前年，过年前那几天，锦鹏偷偷带回家来的，
来过一次就记住了门。锦鹏人可以躲，电话
可以不接，微信可以拉黑，但门跑不了，人
家找上门来了。

小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人在桥上，电话
里乱糟糟的，有风声、汽车喇叭声，还有小
姑的气喘吁吁声。她是从小区门口一路跟过
来的，一直跟到了桥上。庞姑娘现在就站在
桥头，胸口对着护栏。今年的雨水挺旺，一

入夏就很像样地下了几场，站在桥上往下看，
河水的流量相当可观，分分钟淹死个人不成
问题。

挂了小姑的电话，我马上打给锦鹏。

电话一打就通了，好像那头专门在等着
我打过去似的。锦鹏死咬住一条，他坚决不
露面，就要躲她，能躲到几时算几时。老婆
怀孕四个月了，前女友找上了门，这算怎么
回事？家还要不要了，工作还要不要了？所
以只能先稳住她。

“当缩头乌龟？”

“我也不想，可是没办法。”

“但是人家死活要见你怎么办？”

“所以只能靠你们了。拜托了，姐！”

女孩来者不善，一看就是一副打算鱼死
网破的架势。说了，家里找不到就去学校找。
大不了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找过去，反正县城
就这么大。三年级二班。教语文的。赵锦鹏。
不信问不出来。说实话，也确实不难。

我没进小区，把车直接开到桥东头的健
身广场。她已经从桥上下来了，人现在就在

广场，坐在花坛边上，双肩包抱在怀里，低头看手机。人好好的，暂时没跳河，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这女孩我是第一次见，没想到那么瘦，比手机里看上去还瘦，没怎么发育好的样子。也确实，年龄不大，才二十二，比锦鹏小了五岁。我回想了一下自己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那年我还在读大三，学生妹一个，衣服都没洗过几件。人家也是二十二，就单枪匹马千里迢迢地来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男人，确实不简单。小姑在花坛外头那排塑料椅子的其中一只上坐了下来，椅子有点脏，不像能坐人的，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这个距离基本合适，不算太近，太近了难看，到处都是熟人——在镇上中学当了三十多年数学老师，大半个镇子的学生都是她教出来的，她这张脸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也不能太远，得保证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够得着。

小姑也是第一次见着人，跟我一样，之前肯定也只是从锦鹏口中听说。这个庞姑娘差一点成了自己的儿媳妇。我跟小姑开了句玩笑：“怎么样翟老师，还满意不？”

小姑对我翻了一个白眼。当然不满意。之前不满意，现在更不满意了，幸亏没成。看这个庞姑娘相当不顺眼，姑娘家没个姑娘家的样子，一点家教没有。单亲，四岁多的时候爸跟人赌钱欠账跑了路，从小跟着妈，妈后来跟别人又生了儿子，基本不怎么管她。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上班了。

我笑着说，不满意也不行，人家主动送上门了。还是玩笑，玩笑归玩笑，但并不轻松，我也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迫感。天慢慢黑了。

小姑说：“你跟她谈谈。”

小姑的意思我明白。论关系，我比小姑远了一层，介于家人和外人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说；论身份，我和她是同辈，虽然大了十几岁，但毕竟还是姐。好好谈谈，起码先吃饭。天已经黑了，再怎么样也得吃饭，吃了饭才有力气继续等。

我花了半天工夫，终于把她从健身广场转移到了对面街上的一家面馆里。最近的一家，兰州拉面，两三张桌子都空着，我特意挑了最靠里的一张。面对面坐下来，我问她吃什么，拉面还是盖浇，加牛肉还是加羊肉？她没等我说完就摇头，她说不吃，吃不下。

我说要不就换一家，换华莱士吧。镇上没有肯德基麦当劳，但华莱士也一样。她叫我姐：“姐，你别管我了，我真不吃。”

不吃饭表达的是一个不配合的态度。跟跳河一样，不吃不喝，也会给人制造一种压迫感。她的意图其实很明白，只有一个，就是让锦鹏露面。锦鹏玩失踪，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我们。我已经告诉她了，之前跟小姑也统一过口径，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他，学校派他出去搞培训了，去武汉了，也可能是西安，封闭式的那种。留了电话，微信也加了，先回去，慢慢等，这边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她。她说不用回去等，就在这里等。

面上来了，两碗。我起身去消毒柜里拿来筷子，把其中一双架在她面前的碗上，筷子像一对箭头一样指着她。她往旁边挪了一下身子，躲开箭头，表示跟那碗面没什么关系。我想了想，决定换一个角度开导她，我把那碗面朝她面前挪了挪，然后对她说，年纪轻轻的，干吗非得一棵树上吊死？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不到处都是？你才二十二，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我还要继续，但是不敢了，她的眼泪下来了，说来就来，成群结队往下掉，整个人连哭带抖，迅速搞出了一大波动静。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快，这么剧烈，属于一步到位的那一种。隔壁两张桌子上的人，一起扭头朝我们这边看。

小姑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坐在门口离空调最近的那张桌子前，背对着我们。门外马路上已经亮起了灯，广场和篮球场的灯也亮起来了，音乐很躁，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广场舞正在开场。

我和小姑只隔了两张桌子，我确定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能听到，或许就是为了让听到我才那么说的。我说，锦鹏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知道吧？言下之意，已经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感情方面的问题了，你现在是第三者，破坏别人家庭，不道德了。

但是没用。那一拨儿眼泪过去之后，她整个人就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了，岿然不动。目光里也全是石头，好像一切跟她没关系，结婚也好，生孩子也罢，那都是别人的事。她说：“我不管。”

我看看手机，已经七点多了。微信里一大堆长短不一的语音摞在那里，孩子他爸的，不用点开我也知道，肯定在催我。这两天他们报社换届，晚上他还得加个班。我有点急了，一着急口气就有点不太好，我说你这也不管那也不管，你不管自己，也得考虑一下别人吧？小姑快六十岁的人了，血压又高，一早一晚还得伺候瘫在床上的小姑父。我家里也有俩孩子要带，小的才一岁多，现在还没吃上奶。我们陪不起你。

那石板一块的表情终于有所松动，她把

目光转过来，十分缓慢地瞥了我一眼：“谁让你们陪了？我没让你们陪。你告只诉锦鹏一声就行，让他别躲了，要么就把他学校的地址告诉我。”

我还想再说点什么，突然看见对面的小姑“哗啦”一下站了起来。两碗面已经放凉了，一筷子没动。看她那个样子，我决定闭嘴，什么也不说了，拿起手机扫了桌子上的付款码，起身出了门。

小姑站在面馆对面的马路牙子上等我，等我走近，她就迫不及待地发了飙：“走，回家！”小姑那咬牙切齿的样子，真的吓了我一跳，这么多年，我还从未在她脸上见过这种表情，像刚刚跟什么人撕了一架。“她还有脸了？跑到别人家里抢人家男人，她还有脸了？最叫人瞧不起的，就是这种女孩，没皮没脸的东西！”

小姑让我先回家，剩下的交给她。她亲自来。她到哪儿她跟到哪儿，不信她一夜不睡觉，饭可以不吃，觉总不能不睡，找个宾馆给她开间房，不行就干脆带回家。先过去这一夜再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开车回到家，又是洗又是喂，一直忙到十一点多，好不容易才把老二哄睡着，想给小姑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打开手机，有小姑的一条微信，半小时前发来的。

跟丢了。

我听见自己骂出了声。

穿衣，下楼，取车，出大门。我都快到了小姑的电话才打过来，叫我不用来了，人找到了，在网吧。

多少年没来过网吧这种地方了，比我们那时候高级，真皮座椅、水晶吊灯、落地窗，人人都是VIP。人不多，我一进门就看见了

小姑，半合着眼躺在离门口最近的一张沙发椅上，在等我。下半夜空调有点凉，老板特意给翟老师递了一条毛毯。网吧老板认识她，没教过他他也认识，当年隔壁班的。本来家丑不想外扬的，但是实在没控制住，刚刚大战了一场，网吧所有的小伙伴们集体观看了一出好戏——大半夜的，当妈的来网吧找女儿。当妈的不好惹，当闺女的更不好惹，力气还不小，任是怎么拽就是不起来，口气比她妈还冲：别拉我！我不走，我就在这，怎么了？不行吗？犯法吗？

一直跟着的，和下午一样几乎寸步不离，没想到还是跟丢了。一开始人就在大街上溜达，一会儿进趟超市，一会儿逛逛药店，宾馆不住，家里也不去。问她，还是那句话，不用你管。路过一家烧烤摊的时候，好歹停了下来，一个人坐在马扎上点了几串烤豆腐。不光吃，还喝上了，要了两瓶啤酒，一杯接一杯给自己倒。居然有点酒量，两瓶都喝光了，扶着脑袋坐在马扎上晃，半天站不起来的样子。这一晃麻痹了小姑，转身上个厕所的工夫，回来桌子前头人没了。问老板，老板倒是热心，很负责任地朝对面不远处的大桥方向一指。还不如不指。

桥上没有，河沿上也没有。来回两趟都没见着人影，河水黑魆魆的，有点吓人。第三趟从河沿上回来之后，开始去宾馆找。镇上一共五六家宾馆，一家一家问过来，问到第三家的时候，看见玻璃门上写着“免费上网”几个字，这才想起来网吧。也是，镇上只有网吧这么一个能玩通宵的地方。一共三家网吧，都挨在一起。在第二家找到的，坐在最里面一排靠角落的一块屏幕前。

我过去拍拍小姑肩膀：“小姑，你回去睡

觉，我来。”

“你来什么来？走，都走，不管了！”小姑说着站起来，不是气话，说到做到，真不管了。自己不管也不让我管，拉我一起走，小姑手上的力气斩钉截铁：“你放心，早看出来，死不了，一个没皮没脸的货！要跳河她早跳了。”

第二天，整整一个白天都没消息。吃过晚饭我打电话给小姑，问人怎么样。小姑说不知道，爱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小姑你别跟她一般见识，消消气。小姑说我生什么气，她算我什么人，我跟她生气，她爱跳河让她去跳。气话，但口气很平静，平静得都不像气话了。

没消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心里渐渐没底了，不过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等。又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终于有动静了，她没找小姑，直接找的我。

一大早到公司刷完指纹，刚进电梯，手机上收到她的一条微信。点开，是一张照片。像素很大，半天才下载完。刚拍的，试纸，两条杠。还是叫我姐，姐，你帮我看看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我脑袋里当场就嗡了一下，赵锦鹏啊赵锦鹏，你这下完了。

锦鹏又是个秒回：姐，怎么可能？自打结了婚我就没碰过他，一次都没有。锦鹏是去年国庆节长假结的婚，差不多快一年了。我让锦鹏别忙着激动，再好好回忆一下，确定没有？一次都没有？锦鹏信誓旦旦，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绝对没有，放心，照片肯定是假的。我把照片转给小姑，我对小姑说，这就好办了。

我几乎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地要戳穿她。挂了小姑的电话之后，我马上把

电话给她打了过去。人没走，还在镇上呢，宾馆房间里，十字街农业银行旁边那一家，鑫业宾馆。是她自己开的房，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得好好的，我的担心纯属多余。我对她说，小姑娘，差不多可以了。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两天了，折腾得也差不多了，你该回家回家，该上班上班，我们也得过日子。我没提试纸的事，我不提，她也没提。看来是对的，不提说明她心虚。

我问她，身上的钱够不够？她没吭声。我说我转点钱给你。本来打算转两千，想了想，心一横，干脆五千，就算真怀了孕，这钱也够了。她收了。收了钱就更好办了，那种胜券在握的感觉很好。我又问她，下一步什么打算？她说，先回徐州，请了假出来的，再不回去怕押金都要不出来了。她上班的公司就在徐州。这就对了，我趁热打铁，问她要身份证号，帮她订了一张高铁票，到徐州东的。县城大前年刚通的高铁，小站，车不多，我定了第二天中午最早的一班，然后截了图发到她手机上。她还是叫我姐，姐，钱我会还你的。我说不着急，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不还也没关系。

她说：“你们真的联系不上赵锦鹏？”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她：“对呀，真的联系不上。”我跟她保证，等一有了赵锦鹏的消息，马上通知她。

她没再吭声。

搞定。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小姑报捷，让她放心，答应了，明天就走。但是事实证明，我想简单了，高兴早了；事实证明，我小瞧了这个庞姑娘。这个庞姑娘，不是一般的麻烦难缠，就像小姑说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我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中午的高铁，我算了时间，送她到车站回公司还能赶上下午打卡。吃过早饭我打电话给她，她告诉我，不用送了，不走了。她说，麻烦你把票退了吧。我半天才缓过来，我说，庞慧，咱不带这么玩的。她说，其实你们知道我没怀孕，知道试纸是假的，对吧？我心里咣当一跳，突然一下就明白过来了。但是，来不及了。

“你们知道我没怀孕，恰恰说明你们能联系上赵锦鹏，那还是要麻烦你们转告他，赶紧露面，不然别后悔。”她说，“我给你们一天时间。”

她说到做到，说一天就一天。事情出在当天夜里，我半夜两点多接到的电话，派出所打来的，直接打到了我手机上。小姑娘喝农药了。

我脑袋像冷不丁地被人敲了一棍，声音都变了：“人呢，人怎么样？”

那头一听就很有经验，老警察了：“你是庞慧她姐？”

我说堂姐，想想，马上又改口，说：“也算不上。”

“人暂时没事。你过来一趟吧。”

“去哪？”

“派出所。”

小姑先到的，我去车库发动车之前给她打了电话。人确实没事，起码看上去没事，起码还能坐在椅子上，外套没穿，一件男士夹克临时披在身上。其实没喝，跟她发到我手机上的那张试纸一样，假的，唬人的。报警的是鑫业宾馆的老板娘。大半夜房间里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隔壁电话打到了服务台。服务员上去敲门，半天敲不开，下来报告老板娘。老板娘看了下登记，想起来了，下午

就是这个小姑娘问她，哪里有药店卖杀虫剂的，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带人上去拿备用钥匙开了门，一屋子呛鼻的农药味。人在床上躺着，床头柜上一瓶乐果还剩半瓶。打了120，打完接着又打110。急救车开来把人拉到医院准备洗胃，都抬进手术室了，这才承认，没喝，一口都没喝，半瓶农药故意倒在了地毯上。

这下事情就严重了，警虽然不是她自己报的，但是明明知道110接了警，也没说实话。怎么也得拘个两天。

小姑没坐。椅子只有一排，对方坐着她就只能站着，能离多远离多远，脸色不是一般的难看。小姑身体一向不太好，不能熬夜，更不能上火，这几天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人家警察说得很明白了，该怎么拘怎么拘，听警察的。小姑很明确地表明了态。“完事了吧？”说完转身走人。

我也站了起来：“谢谢警官同志，人没事就好，情况我们都说清楚了，我们跟她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实在不行，只能麻烦你们通知她家人。”

见我起身，和我们谈话的民警也站了起来，跟我一起出门。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点上。小姑已经出了院子，站在大门口等我。下半夜了，整条街上就只有派出所门口还剩下一盏路灯，路灯下的车和人都看得很清楚，披着一身白光，如同立在舞台上的道具一样。民警用手里夹着的那根烟朝屋里指了指，问我：“翟老师家儿媳吗？”

他认识小姑，跟镇上许多他这个年纪的人差不多，小姑不一定认识他但他认识小姑。

也认出了我。其实我也认出他来了，刚见面第一眼我就把他认出来了，很好认的，免唇，补过，但还是有点歪，右边的鼻孔明显比另一边的大。我本来不想认的，可是没想到他的记性这么好，八年了，办了那么多的案子，还没忘了翟老师和我，他说小姑一进门他就记起来了。我说：“不是儿媳妇，是前儿媳妇。不好意思窦警官，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是有点巧。八年前的案子也是他出的警，两个警察中的其中一个。并且两次都是喝农药，上次是自己家的女儿，这次是别人家的女儿。其实也不奇怪，镇子就这么大，派出所统共也就那么几个人。

八年前他还是小窦警官。晚上十点多接的警，镇茶厂的女工宿舍里有人喝了农药。宿舍两人一间，报警的是同屋的工友。工友平常都是回家住的，那天手机充电器忘了带，碰巧回去了一趟，看见人躺在地上，从床上掉下来的，白沫吐了一地。晚了，120还没到，人已经咽了气。

第二天，我们一大家都去了派出所，我、我爸妈、在镇上司法所上班的一个表舅，还有小姑小姑父，锦鹏当时刚上大一，正军训呢，连夜请了假回来，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训啥哟。人多势众，必须得要个说法，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当时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个窦警官，头天晚上一起出警的老警官借口领导找他，躲出去了。

对方男的，是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口腔科的，牙医。她明明一口好牙，不知道怎么就跟人家好上了。医生有家庭，儿子五岁，老婆是服装城一家童装店的老板娘。电脑上QQ的聊天记录不小心被他老婆看见了，她把她请到县城茶馆里喝茶，茶没喝进嘴里，满

满一杯全泼到了她脸上。原配骂小三，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一茶馆加半条街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晚上回去，她就喝了农药。

本来就是想出气算了，没想到小姑娘那么不经事，一声招呼不打就喝农药了。医生的老婆当着窦警官和他们一家人，眼泪鼻涕一大把。小姑从头到尾都站在那里，谁递来的椅子也不坐，站着哭，就那么站着把自己差点哭晕了过去。对方主动提出来给三十万，倾家荡产，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小姑把一大家都撵了回去，自己做了主，一分不要。没脸要。臭丫头活该，谁叫她干了不要脸的事，自作自受。从小就教育她，姑娘家得要脸，这世上最让人瞧不起的就是不要脸的女人。她翟老师教书育人大半辈子，桃李满天下，但是没把自己闺女教育好。

我们一直走到院子门口，走到小姑跟前。也算熟人，顺手的人情，窦警官看看我和小姑，说：“这次就算了，批评教育为主，写个保证，下次不再胡闹了。”窦警官用手剩下的半截烟头又朝屋里指了指，告诉我们，写了保证现在就可以把人带走。烟还剩几口，话就多说了两句，窦警官笑笑：“到底是小姑娘，看着泼，其实还是不经事，刚才带来的时候，一进门腿就软了，架了半天都没坐住。叫她打电话给家里人，随便打给谁都行，她打了一圈，一个没打通。”我说她一直跟着她妈过。窦警官说：“打了，是空号。”

先把人送回宾馆。我亲手帮她打开车门，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她坐后排，我和小姑坐在前面。很近，十分钟就到了宾馆门口，我和小姑都没下车，让她自己上去。

转身之前我叫住她：“明天上午我就在这里等你，咱们一起去高铁站。”她没吭声，我

接着说，“要不要我帮你订车票？”她摇摇头，半天才开口：“不用了，我自己订。”我顿了顿，告诉她：“赵锦鹏你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见到了，我请你死了这条心。如果还有下次，如果以后再让我在这里看到你，我就让你们老家的警察派警车来接你。我说到做到，不信你就试试。”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目光哆嗦了几下，像挨了一刀似的。然后她把头低下去，看着地上，半天才重新抬起来。她说：“我还会再来的，你们告诉赵锦鹏，除非我死了，否则这事没完。”

话音刚落，我就听见身后的车门响了，一转头，小姑人已经从车上下来了，门都没顾上关，径直走到庞慧面前，伸手在她脸上就是一记耳光。那耳光真响，又响又脆，街头的耳光街尾都能听见。“你死，你现在就去给我死！”手没放下，小姑接着打，一下比一下响，她一边抽对方耳光一边破口大骂，“臭不要脸的东西，你去死啊，你现在就去死！吓唬人算什么本事，光说不练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真去死啊，有本事你真去喝农药……”

庞慧人已经傻了，用手捂住脸，看着对方。也不跑，也不躲，就那么一直捂着脸，好长时间手都没放下来。

怕再有什么闪失，第二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提前两个小时去宾馆接人。高铁票已经买了，我帮她买的。人上了车，我放心了一半，然后去接小姑。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小姑坐我旁边，庞慧坐后排。从见面到上车，她一句话没说，一个字也没再提锦鹏。

十二点四十的火车，我们十一点就从宾馆出发了，时间绰绰有余，计划午饭就在车

站附近解决。不走县城，过了公交公司南门，路口红绿灯直行，然后直接上外环去高铁站。虽然多跑了一点路，但是省时间，县城一般到了中午这个点会有一拨儿小高峰。离得很远就看见了红灯，我提前松掉油门，听见小姑在旁边说：“左拐。”

我一愣，扭头看小姑。小姑不看我，目不斜视，又重复了一遍：“往左拐。”

左拐的绿灯开始数秒了，没办法，我只好重新踩下油门，并线，几乎是赶在绿灯变红前最后一秒过了路口。拐过去之后小姑又说：“前面到了东晖路往右。”锦鹏教书的育英小学就在东晖路上。我心惊肉跳地看了一眼小姑。

路况比预料中的要好，预计二十分钟的路程十分钟就到了。离放学时间还有一会儿，学校大门两边已经站满了人，都是接孩子的家长，或者小饭桌的阿姨们。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停好车，一抬头看见学校大门的自动门已经开了，两个保安走了出来。很快，一年级一班排着队露出了头。

我压着声音叫了一声小姑，然后死死盯着她，我多希望小姑也能转过头来看我一眼。小姑不理我，也不看我，自顾自下了车，然后打开车门让庞慧也下车。

庞慧下来，小姑拽着她的胳膊，一直把她拽到路边一根路灯杆下面，站在那里盯着学校门口。脸绷得像一块铁，昨天晚上从派

出所出来之后，她就一直这样铁青着脸。那脸色很吓人的。

学生们排着队陆续出来了，一个班一个班，旁边跟着班主任。按顺序来的，先是一年级，一年级一班，一年级二班，一年级三班……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学生打着牌子，搞得就像运动员入场。我偷偷看了一眼庞慧，我看她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她的目光，她在看我，用目光在向我求证。我从她的目光里看出来了，她知道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知道自己马上将会看到的人是谁。

终于出来了。先是牌子，三年级二班；然后是学生；很快，带队的老师也出来了。一身运动品牌，新剪的板寸，很精神。赵锦鹏，三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边朝外走边跟一些熟悉的家长们打着招呼。

“锦鹏！”小姑扯着嗓子使劲喊了他一声，声音都喊破了，半条街的人都扭头朝这边看。锦鹏抬起头来也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小姑和我，也看见了小姑身边的庞慧，脸色唰地就变了，停下脚，然后转身往回跑。

看对方要跑，小姑拽起庞慧就追，不管不顾。一整条大街的人，都停下来看她，看一个又哭又喊的疯子，拽着自己的女儿在帮她追她的男人，边追边骂，满嘴的疯话：“锦绣，你个臭丫头，你去追呀！人都给你叫来了，你快去追呀！”

罗玉的花朝节

■ 和 风

好大一片桃林，就罗玉一个人，还有一双金腰燕，在花枝间穿飞，时而从她面前掠过，轻声叫着，像在和她打招呼。桃树好高，仰着头，才能赏花。密密匝匝的桃花，被嫩叶衬托得更加娇艳，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是她熟悉的茉莉香型。起风了，花瓣飘飞如雪。罗玉想起一个词：落英缤纷。她想拍照，摸摸口袋，却没摸着手机。罗玉有点心慌，手机怎能丢呢？忽然落雨，罗玉赶紧往外跑，才迈开腿，一脚踏空，罗玉醒了，脸上凉凉的，竟是泪水。

罗玉好久没哭过了，怎么会在梦中流泪呢？她自己也有点纳闷儿。

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啾啾的鸟鸣声，罗玉知道，是那对讨厌的麻雀。昨晚喷的空气清新剂，余味还没散尽。看看手机，才五点半钟。床头的电子门铃没响，老妈还在熟睡。昨天晚上，老妈又拉了一裤子，挪动换洗，母女俩一番折腾，都累得够呛。

罗玉没有赖床的习惯，她穿衣起身，轻手轻脚地推开老妈卧室虚掩的门，伸头看了

一眼，没啥动静，才去如厕、洗漱。从伺候老妈，她就去剪了短发，平时好梳洗，也不用费心打理。刚忙完，就听见叮咚、叮咚的门铃声，老妈醒了，按钮就在床帮上，一伸手就能够着。

罗玉一刻也不敢耽搁，端起盆子提起暖瓶赶紧过去。进屋先开窗，透透气儿，然后再把窗门关上。老妈从热被窝里出来，最容易着凉，而感冒是老人的大忌，没准儿会起连锁反应。罗玉跟老妈打招呼：“老妈，睡得好吗？”

“呜、呜……”自中风偏瘫，老妈就失去了语言功能，只能发出这种声音，虽然简单，却也能表达情绪。四五年的日夜陪伴，罗玉能从中听出高兴、生气、难受、舒服、委屈、耍赖、撒娇等各种情绪。母亲越来越像孩子了，黏人得很，恨不得女儿寸步不离。

暖瓶不保暖，隔夜的水，不烫不凉，洗漱正合适。罗玉撒下尿不湿，给老妈洗身子。这时动作要快，要轻，擦干了，还要扑上爽身粉。屋里的味道，肯定不好闻，但罗玉已

经习惯了，或者说，不习惯也没办法。换上尿不湿，穿好裤子、衣服，双手插在老妈腋下，把她一点点挪动，搡起来靠着床头，罗玉必须歇一气，——两人的体重太悬殊。

这时候，罗玉才把窗户大开，挂上风钩。木窗户，城里已经很少见了，就是这座楼上，多数人家也都换上了铝合金窗户。小区是典型的“老、破、小”，老在说拆迁，就是干打雷，不下雨。入户测评好几回了，告示也贴了，好多人围着看，边看边议论，这回有指望了。后来呢，告示被风扯烂，拆迁也不了了之。

窗外是棵香樟树，一年四季，都散发着好闻的香气，尤其是开花的时候，屋里要香半个月。树上还有宿鸟，天刚亮就啁啾鸣啼，怪好听的。这是住三楼的好处，好像也就这点好处。罗玉做梦都盼着拆迁，早点住上电梯房，这样老妈就能经常出去转转了，不像现在，天天窝在沙发上，守着电视机。

用进废退，活动少，人又胖，老妈行走越来越吃力了。从卧室到客厅，就这几步路，两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老妈半个身子的重量，都靠罗玉撑着。好容易挪到沙发前，扶着老妈坐下去的那一刻，罗玉老担心沙发会垮塌。老妈坐稳了，靠舒服了，罗玉为她洗漱毕，才去准备早餐。老妈的早餐，永远是牛奶、鸡蛋，一个馍。也换过，她却不愿意。鸡蛋要剥壳，馍要掰成小块，牛奶温度要合适，然后一勺牛奶，一块馍，一口鸡蛋，都得罗玉喂。这顿饭，至少要吃二十分钟。罗玉习惯了，一点也不急。

老妈吃完了，罗玉取下围嘴儿，打开电视机。一成不变的记录频道，雪山、大海、飞禽走兽、参天大树、奇花异草……神奇的大自然，母女俩都爱看。

罗玉早餐也简单，但品种要丰富些。一个面包或馅饼，冲点麦片。有时煮点苞谷粳，有时下几个汤圆。

吃完早餐，罗玉还得忙一气，洗碗、收拾屋子。两室一厅的房子，原来塞得满满当当，没有下脚的空，罗玉也不跟老妈商量，趁她睡着了，慢慢地扔，屋里利亮多了。该洗的衣服，放进洗衣机。然后下楼晾被子。

忙完了，罗玉这才拿起手机。一打开，就看到怀玉发来的生日祝福：“祝花神姐姐生日快乐。”下面是蛋糕、玫瑰、太阳、月亮、星星，一大片微信表情包。罗玉眼中发热，坐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神。

怀玉是罗玉的同事，也是她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怀玉从未忘记过她的生日。她们同岁，都属龙，罗玉的生日是二月十二，花朝节，怀玉叫她花神姐姐。怀玉的生日是八月十五，罗玉叫她月亮妹妹。

这辈子罗玉最快乐的一个生日，就是和怀玉一起过的。怀玉是会计，坐办公室。罗玉是工人，在车间干活。两人长得都好看，但版型不同：怀玉身材高挑，鹅蛋脸，随和与大方，爱说爱笑。罗玉小巧玲珑，瓜子脸，内向腼腆，静若秋水。别人都奇怪，个性迥异的两个姑娘，怎么会成为好朋友呢？

双玉的名声竟然传到厂外，传遍西城，人称“西城双玉”。这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怀玉应付裕如，恋爱、结婚，一帆风顺。罗玉却遇到了困扰，两个小子为她起了冲突，约架，群殴，两败俱伤，还进了派出所。荒唐的是，罗玉根本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接触过。在派出所说清楚很容易，两个小子也认账。但对外面的种种猜疑，罗玉却百口难辩。这事闹得满城风雨，

而且越传越离谱，好长时间，罗玉都不得安生，不仅生活、工作被干扰，名声也受到影响，还给她以后的恋爱留下隐患。处了几个对象，都不顺利，这件莫须有的事件，总是绕不过去。罗玉心冷了，又不愿委屈自己，随便嫁个什么人。就这样岁月蹉跎，年华老去，罗玉至今单身。

怀玉人缘好，还有亲和力，领导面前也说得上话。有年春天，单位派她往洛阳催款，她说动厂长，让罗玉和她一起去，两人做个伴儿。罗玉的车间主任，也答应得挺利索，落个顺水人情。就是那一次，赶上了花朝节，——罗玉的生日。

两个大美女，催款出乎意外的顺利，接下来的几天，她们游龙门石窟、香山寺、关林、王城公园，把洛阳逛了个遍。农历二月，乍暖还寒，还没到观赏牡丹的旺季，只有几种早开的品种：洛阳红、丹凤白、蓝月亮……怀玉喜欢热烈艳丽的洛阳红，罗玉偏爱朴素淡雅的丹凤白，两人都不欣赏蓝月亮，觉得颜色怪异太妖娆。游客少，清静松散，赏花观景，她们玩得特别尽兴。

在龙门石窟，瞻仰卢舍那大佛，她们都抱了天王石像那乌黑锃亮的脚脖子。当地人说，抱了佛脚，一辈子运气都好。这话应在了怀玉身上，她诸事顺遂，还考上了注册会计师。多难考呀，每次考试她都一次考过，从来没有补考过。调到会计事务所工作，也没费多大周折。

罗玉过生日那天，怀玉特意为她买了生日蛋糕，让她许愿，吹蜡烛。罗玉许的愿是祝父母健康，自己遇个意中人。谁知道，两个愿全都落空，父亲走了，母亲病了，她也一直孤孤单单。

那天两人聊到深夜。说的什么，罗玉都忘了，只记住了怀玉的一句话：“人生这么短，一定要活得痛痛快快。”

这些年，罗玉平淡度日，波澜不惊，从来没有痛快过。

隔了一会儿，怀玉又发来一条微信：“花神姐姐，你的小燕子回来了吗？”

真是好朋友，清楚罗玉的心事。两只燕子在罗玉门楣上筑巢，已有五年。这么多人家，燕子偏偏认了罗玉的门，人们都说这是好兆头。这对燕子和家燕不同，背上的羽毛是金黄色，巢也很奇怪，形状像个小坛子。罗玉上网查，才知道叫金腰燕，因擅长筑巢，也叫巧燕。每年春分前后，金腰燕一准儿回来，它们先衔泥修补旧巢，然后再寻些细草、羽毛，接下来，就准备孵蛋了。小两口呢呢喃喃，有商有量，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待雏燕离巢，单飞，再孵第二窝，一窝三四只，要捉多少虫呀，太不容易了。到霜降节气，天冷虫少了，燕子就会离开。罗玉百度过，说金腰燕在东南亚过冬，飞越千山万水，真是了不起。

罗玉羡慕燕子，能那么自由自在，还能飞那么远。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连麻雀都不如。麻雀还能飞到楼顶，飞上树梢，飞到汉江边呢。她每次买菜、买日用品，只能到最近的超市，还得一溜小跑。超过半小时，老妈就会哭，哭得像个孩子。她会“呜呜”加比画，闭上眼，头猛地一耷拉。意思是，你走那么久，我死了怎么办？罗玉哭笑不得，只能好言安慰。

这些年，罗玉每个月都要到药店为老妈拿药，——规定病种的药，可报销百分之八十。每次临走，都千叮咛万嘱咐，却没一

点用，老妈总是哭得一塌糊涂。对门何姨向罗玉抱怨，老头子心脏不好，听不得哭声。其实老妈只能呜呜地哭，声音并不大。但邻居有意见，罗玉只能表示歉意。还有一次，老妈竟从沙发上滚落，又爬不起来，鼻涕、眼泪，糊得满脸都是。从那以后，每个月都要麻烦怀玉一次，让她过来陪着老妈。好在拿药日子不固定，可以就怀玉的时间。

每次怀玉来，逼仄昏暗的屋子就变亮了，罗玉说她不是月亮妹妹，而是个小太阳。老妈也高兴，电视也不看了，就听怀玉说话。罗玉最高兴的是，能留怀玉吃饭。她先打电话问怀玉，如果不急着走，她就多买点菜回来。这一天，母女俩心情都好，像过节。

怀玉家境优渥，三室两厅，宽敞明亮，小区里四季花开。但她从不跟她炫耀，也没流露出一丝优越感，她们在一起，能掏心窝子说话。

罗玉觉得，怀玉是她的一扇窗户，能带来清风和光亮。怀玉说，她从罗玉身上，也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她们是平等的，互相关心，给予精神上的慰藉，从没有因为丰俭的落差和眼界的宽狭而心生隔阂。

怀玉在职场经历的险恶风波，也是罗玉无法想象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性的卑劣与阴暗，最可恶的是性骚扰，防不胜防，稍有不慎就会中招。听得罗玉冷汗直冒，换作自己，怕是应付不了。人生各自有难处，谁家锅底都有灰呀。

有时，罗玉送怀玉到大门外，怀玉会拥抱罗玉，在她耳边说：“花神姐姐，你太不容易了。换了我，就做不到。”

这些话，发自肺腑，充满深情。望着怀玉远去的背影，罗玉会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中，

有种醉酒的微醺。

回了怀玉的微信，罗玉出门看了看，两只麻雀在燕巢里进进出出，显然是在准备抱窝。雀占燕巢，燕子回来了怎么办呢？罗玉很无奈。春分已过去十天，她的金腰燕还会回来吗？罗玉看过燕子迁徙的纪录片，飞行途中，狂风、暴雨、沙尘、饥渴、苍鹰、游隼……充满凶险。罗玉不敢深想。

伺候老妈上厕所，也是个体力活。白天里，虽然有尿不湿，渴着毕竟不舒服，再说必须让老妈固定时间排便，养成习惯。有时老妈耍赖，不想去，还得哄。也试过痰盂，太危险，弄不好人仰马翻。老妈活动少，经常便秘，这是罗玉必须面对的事情，也是伺候老妈最脏最难的一件事情。

过年前腌的腊肉还有两块，罗玉跟老妈商量，中午吃蒜薹炒面好吗？老妈点点头。罗玉说，那你乖乖的，我去买蒜薹。老妈又呜呜发声，闭上眼，耷拉脑袋，做出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动作。

罗玉溜小跑，到超市买了蒜薹。但回来的途中，她没管住自己，还是停下脚步，在一棵樱花树下看了一小会儿。粉红复瓣的八重樱，开得粉嘟嘟的，野蜂嗡嗡嗡嗡，在花间飞舞。罗玉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给怀玉发了过去。

怀玉秒回：“你欣赏樱花，樱花就为你开。”

罗玉回复了一个点头的表情包。

到家还好，老妈没哭，坐得也稳当。她正在看电视，屏幕上，忽而是新疆伊犁的杏花，忽而是西藏林芝的桃花，漫山遍野，灿如云霞，令人神往。

好久没做炒面了，居然没有失手。面条油亮亮的，一根也没粘，绿油油的蒜薹，红

白相间的腊肉，看着，就有食欲。光吃炒面太干，她还熬了点白米粥。这些年，一日三餐，罗玉的厨艺进步不小。现在做菜的视频特别多，只要想学，就不难。偏瘫病人的护理，食品的营养搭配，罗玉都是在手机上学的，手机就是她的老师。

照例先喂老妈。炒面软软的，挺合老妈胃口，她频频点头，吃得津津有味。罗玉怎么也想不到，性格强悍的老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人私底下说闲话：恶人也怕病来磨。老妈不是恶人，就是脾气不好，当年管计划生育时，得罪了一些人。老妈对她这样依赖，是因为罗玉没有兄弟姐妹，只有她可以依赖。因此，没理由不对她好，何况罗玉早就磨得没了脾气。

午休时，老妈就不上床了，和衣睡在沙发上，盖床薄被子。这一觉没准儿，也许半小时，也许一两个小时。这时候，罗玉可以看看手机，翻翻书，也可以溜下楼，在花坛上坐一会儿。

老妈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她睡熟了，女儿会下楼去，坐在花坛边看星星，看月亮，听虫鸣，听风吹树叶的声音。雪夜，罗玉喜欢下楼踏雪，听咯吱咯吱新雪的声音。罗玉还会站在雪地里，听窸窸窣窣微弱的落雪声。罗玉小时候养过蚕，蚕吃桑叶就是这种声音，这是静夜才能听见的天籁。

中午，老爷爷、老奶奶们多数都进屋了，

没回家的，也在打盹，院子里静悄悄的。罗玉独处惯了，她怕人多，也怕人问老妈的病情。人家是好意，是关心。对她来讲，则是没完没了的重复，还要保持微笑的表情。

拂去花坛上的香樟落叶，一片片，颜色红艳。如果不留意，谁知道四季常青的香樟树，是春天落叶呢。花坛，以前也种过月季、美人蕉，后来没人照护，自生自灭，现在则长满了野草。

春阳照在身上，暖暖的，让人犯困。罗玉闭上眼，什么也不想，发了一会儿呆，好舒坦。别人都同情她，觉得她陪着病妈，日子难熬，其实她倒没觉得，忙忙碌碌，一天天的，过得也挺快。只是不知道，陪着老妈的日子，还有多久。

怕母亲醒来，她不敢久坐，临走，她想挑几片红叶当书签。忽然发现，落叶间，冒出几朵蓝色的小花，像闪烁的星星。小小的花朵上，还有浅浅的纹路，纤巧，精致，而美丽。她认识这种花，叫波斯婆婆纳，这个怪怪的花名，和它醒目的颜色，罗玉都喜欢。它看似纤巧柔弱，其实秉性刚强，料峭春寒里，总是它最先开花。

罗玉想：今天是花朝节，是百花的生日，我的生日，当然也是波斯婆婆纳的生日，它同样应该得到祝福。她郑重地俯下身，凑近波斯婆婆纳，轻轻地说：“生日快乐。”

一日新郎

■ 柳 岗

—

红红的太阳刚一露脸，一对花喜鹊就从晨曦中飞过来，飞到了王家庄的上空。它们在天上飞来飞去，后来，下面的母喜鹊叫了一声，上面的公喜鹊回了一句，双双落在了老光棍儿王耀祖家的老槐树上。

“喳喳喳，喳喳喳喳……”

花喜鹊的叫声清脆悠扬，此起彼伏，在初夏的晨风中飘荡。叫声唤醒了躺在床上的王耀祖，他打了一个激灵，猛地喘了几口气，睁开了一双昏花的老眼。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屋子里明亮一片。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王耀祖的大脑慢慢清醒，从夜里的梦境中回到了现实。

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他这个老光棍终于要结婚了。

新娘是媒婆李姐介绍的，外地人，住在百里外的县城。他和她没有见过面，听说年龄才四十来岁，只是不知道长得好不好。不过这也不要紧，只要有鼻子有眼，不缺胳膊

断腿就行。四十岁的女人，配他这六十岁的老光棍，还不是绰绰有余！婚车已经找好，接新娘的事交给堂弟王耀庭全权负责。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也都通知到了。

毕竟是头一次结婚，王耀祖缺乏临场经验，总感觉有点儿心慌。好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婚车接新娘回来，就可以举行婚礼了。

王耀祖怀着憧憬的心情起了床。他换上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出门去茅房撒尿，觉得以前软塌塌的家伙精神了不少，一泡尿也尿得格外畅快淋漓。“看来我还没老，我还能行。”王耀祖在茅房里兴奋地自言自语，又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喉咙。

进屋认真洗过脸，又仔细照了照镜子，拔掉几根显眼的白头发，王耀祖背着手走出来，左顾右盼，像陌生人一样参观自己的小院。院墙还是土砌的院墙，老屋还是三十年前盖的三间老屋。和平时不同的是，爬满南瓜秧的院墙外面，贴上了“良辰美景”“张灯结彩”几个大字；老屋褪色的砖墙上，贴着大红的“喜”字。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平时捡

回来的垃圾也整齐地堆放在了墙角。在王耀祖看来，眼前所见就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喳喳喳，喳喳喳喳……”两只花喜鹊在老槐树上跳上跳下，飞来飞去。它们的叫声和姿态，让王耀祖那颗干瘪的心彻底萌化，融入到蓝天白云里。

二

在王家庄，王氏家族占全村人口的一大半儿，可谓人丁兴旺。王耀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父母老实巴交，四季操劳，日子就那么凑凑合合过着。

因为家里穷，王耀祖八岁才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王耀祖不得不辍学回家。他拿起父亲放下的锄头，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种地只能糊口，农闲的时候，王耀祖还会出去打打短工，给自己挣点儿零花钱。日子一天天过去，兄弟姐妹陆续成家了，王耀祖依旧是光棍一条。又过了十来年，父母先后离世，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转眼间，已经六十岁了。春天每年都来，桃花每年都开，可是没有一朵是属于王耀祖的。曾经有过那么两次，桃花运从天而降，似乎要落在他的头上。一次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双腿残疾的女人。那个女人摇摇晃晃地在他家转了一圈儿，看见院子里堆着的破烂废品，就赶紧捂了鼻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又过了几年，王耀祖想找邻村的一个寡妇结婚，托人一打听，人家提出的条件是要二十八万的彩礼，外加“三金”。王耀祖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就断了成家的念头，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光棍。

六十岁生日那天，王耀祖在家里置办了

一桌酒席，请来自己的弟兄姊妹，喝得酩酊大醉。他眼中含泪，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心病——娶不到媳妇事小，最担心的，是自己死后入不了祖坟。说完又补充道：“这个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听了他的话，在场的人都不吱声了。按照当地风俗，光棍死后不能入祖坟。光棍入祖坟，以后家族里面会代代出光棍。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百年以后，我连父母也见不着，只能做一个孤魂野鬼了。”王耀祖越说越心酸，现场的亲人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他。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听说，现在有结‘一日婚’的。”

说话的是王耀祖的弟弟王耀宗，他一直在县城的工地上干活儿，平时很少回来。他这一说，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王耀祖的哭声也明显变小了。

“就是出钱找一个女的，不领结婚证，也不入洞房，只办一场结婚仪式，请亲戚朋友吃顿饭，就算成家了，死后也能入祖坟了。”

还有这事？大家对王耀宗的话将信将疑。王耀祖瞪大了双眼，紧盯着弟弟那张长满络腮胡子的嘴巴，就像快要淹死的人发现了救命稻草。

“千真万确。”王耀宗接着说，“我有个工友，上个月才结过‘一日婚’，我回县城就去问他。”

两天后，王耀宗打来电话，说工友给了他媒婆李姐的电话，他和李姐联系上了。李姐说，新娘随时有，不过要先把结婚的日子定下来，因为想结“一日婚”的人多，怕到时候排不过来。李姐还交待说，按照行规，结婚前不能和女方见面，也不能打听任何情

况，担心女方信息暴露太多，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我手上的新娘，包你们满意！”李姐这句话，让王耀祖吃了定心丸。

三

李姐名叫李大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自小身体孱弱，像一棵营养不良的豆芽菜，病怏怏地勉强长大。结婚成家后，练过武功的丈夫嫌弃她既干不动农活，又做不好家务，还生不了孩子，常常在酒后施展醉拳，用“无影脚”踢得她滚出去多远。有一次，可能是丈夫用力过猛，李大萍挨踢后，骨节发出清脆的“咔嚓”声，身子凌空飞起，又“扑通”一声摔在地上，零乱着头发躺在那里半天没有动静。丈夫以为出了人命，吓得脊背发凉，正准备上前看个究竟，李大萍却慢慢抬头坐了起来。苍白的月光下，她脸色阴森，一边惨笑着看向丈夫，一边伸长舌头去舔嘴角流出的鲜血，活像港台恐怖片里索命的女鬼。这个情形把她丈夫吓坏了，他不由得双膝跪地，对着她捣蒜般磕起头来。

伤筋动骨一百天。李大萍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他丈夫寸步不离地伺候了她三个月。李大萍终于能够起床下地了，从那以后，丈夫再没敢对李大萍动过一次手。大概又过了两年，这个瘦弱的女人居然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丈夫高兴得整天合不拢嘴，对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再也不提让她下地干活、回家做饭之类的话。

李大萍苦尽甘来，她就像一个翻身农奴，把笑意写在了脸上。不光笑，还要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唱的是什么，当然是幸福的新

生活。李大萍想要把自己的幸福用歌声唱出来，只可惜她唱歌跑调，跑得荒腔走板，令人难以卒听。后来，李大萍不得不放弃唱歌的想法，换成另外一种容易得多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说话，不停地说话。她把幸福挂在嘴上，不厌其烦地和儿子咿咿呀呀，不计前嫌地和丈夫轻声细语，不分你我地和邻居言无不尽。把笑意写在脸上，把幸福挂在嘴上的李大萍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凭着自己的好人缘儿，她成功撮合了一对新人。婚礼结束，新郎父母塞给她两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三天后，新郎、新娘又亲自登门，毕恭毕敬地送上烟、酒、鱼、肉四样谢媒大礼。这样的回报，让李大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明确了人生的方向。

从那以后，李大萍穿着自己喜欢的花衣裳，扭着杨柳腰，迈着小碎步，在希望的田野上飘来飘去，为无数的孤男寡女牵线搭桥。凭着她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对对青年男女结了婚，甚至一些男女婚姻困难户也成了家。大家都说她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李大萍也十分享受这种受人尊敬的感觉。

可是有一天，这个职业媒婆中的“老革命”却遇到了新问题。

“您是李姐吗？我想结个‘一日婚’。”一个陌生人给她打来了电话。

“结‘一日婚’？”李大萍闻所未闻。

“我年纪大了，成了个老光棍。要是活着的时候成不了家，死了就不能入祖坟。结‘一日婚’就是找个女的，一起办个婚礼就行，也不入洞房。”

李大萍觉得这事不靠谱，就挂断了电话。事后她又四下打听，从邻县一个媒婆那儿取到了真经。原来，还真有人结“一日婚”，而

且给介绍人的报酬高，比给人说媒更划算。

李大萍决定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她找到本地几个离了婚的，或者是家里不宽裕的妇女，结果没人愿意干。后来，她把目标锁定在按摩店的技师，还有当保姆的外地人身上。她找到的第一个“新娘”，是一个五十岁的外地保姆。丈夫去世，她从家乡到当地随外嫁的女儿生活。“新郎”是邻县农村的一个光棍。第一笔生意下来，“新娘”拿到了2000元，李大萍拿到了800元。

从那以后，靠着口口相传，李大萍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她手下的外地新娘越来越多，收入也不断增加。为了守住这棵摇钱树，儿子专门把她从乡下接到了县城。

四

帮忙的街坊邻居早早就到了。老槐树下支起了大灶台，院子里摆满了桌椅，亲朋好友三三两两地来了。人们走到收礼金的台前，一百、两百地掏出份子钱。王耀祖笑容满面，一边和客人们寒暄，一边给抽烟的人奉烟点火，前前后后地忙个不停。

大门口传来一阵嘈杂的哄闹声，王耀祖连忙迎上前去，原来是村里几个老光棍过来道喜了。他们见了王耀祖，有的拍他的肩膀，有的朝他挤眉弄眼。同门兄弟老黑忙双手作揖，大声喊道：“耀祖哥，恭喜，恭喜啊！”

王耀祖说：“可把我忙死了，你不知道，娶个媳妇真是累人。”

老黑忙说：“咦，你这个新郎官，也只当球一天，又不和新娘过日子，你累个啥？”

见王耀祖不搭腔，老黑忙又说：“要不你再多掏点儿钱，跟新娘子睡一夜呗，这样才

叫划算！”

王耀祖红了脸，他说：“老黑忙，你真是个性口，这么多小辈儿在这儿，你胡说个啥嘛！”人们都笑了。

大人围坐在桌子前喝茶嗑瓜子，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这个平时冷冷清清的小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

就在大家等新娘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开到了县城，导航提示：“目的地在您的右侧，本次导航结束。”车子在一家按摩店门口停住，王耀庭从车上下来，摸出手机打电话。不一会儿，尤三姐休闲按摩店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李大萍从里面走出来，笑着和他打招呼。王耀庭小声问她：“李姐，新娘不会是个小姐吧？”

李大萍有些不高兴了：“老弟，这话可不能胡说呀。人家有营业执照，是正规的保健按摩师，来按摩的顾客有男有女。现在是法治社会，谁干那些违法犯罪的事呀！”

李大萍把王耀庭让进店里，说是新娘还在化妆，让他坐下来等一会儿。

按摩店门口放着张简易沙发，再往里是一张按摩床，床头的柜子上摆放着一些洗发露、精油之类的物件。一幅带花的粉色布帘子把房间一分为二，里面是卧室，老板尤美丽平时就住在店里。

王耀庭看了看时间，有点儿坐不住了。见他着急，尤美丽加快了化妆速度，很快从帘子后面走出来。她中等身材，稍稍有点儿胖，因为粉底打得厚，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为了让顾客满意，尤美丽还专门穿了大红色的风衣、黑色紧身裤和红皮鞋。

“挺好挺好，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车走吧！”在李大萍的催促下，尤美丽上了车。

车子在县城兜了个圈儿，又接了一个脖子上戴金链子的男人，一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女人，他们是李大萍给尤美丽请来的伴郎、伴娘。

王耀庭开着车，载着一个职业媒婆，一个职业新娘，一个职业伴郎，一个职业伴娘，向着王家庄的方向驶去。

五

十八岁那年，尤美丽从农村来到省城，在一家足疗店当技师。她老公是旁边一个小区的保安。以她和他从事的职业来说，他们产生交集的概率并不大，但是事件的发生也有偶然。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喝了点闷酒的小保安鬼使神差地摸进足疗店，接受了尤美丽的贴心服务。从未有过的感受让小保安神魂颠倒，认识不到三个月，两个人就在附近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闪电般结婚了。

婚后前几年，夫妻俩生活在一起，接连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六七岁的时候，为了不耽误上学，老公带着孩子回到了农村。为了支撑这个家，尤美丽继续留在了足疗店。夫妻俩自此天各一方，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她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除了省城，尤美丽还去过北京、郑州、合肥这样的大城市，工作也一直是足疗按摩。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身材走样，皱纹增多，就像一块嫩豆腐变成了豆腐渣一样。她的回头客越来越少，收入也明显下降了。这时候，两个孩子又都在上学，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尤美丽不得不另想办法。一段时间，她经人介绍去北京当保姆，伺候一个失能老人。她每天给老人喂饭、洗澡、按摩，咬牙坚持了半年，老人去世，她也终

于离开了。

没有工作，尤美丽的压力越来越大。去了几个按摩店应聘，都被老板拒绝了。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以前在按摩店一起上过班的姐妹给她打电话，说是在郊区县城开了一家店，希望她能去帮忙。她爽快地答应了。

去了之后才知道，店里只有她和老板两个人，生意也时好时坏，老板都想关门了。尤美丽对她说：“关门了我咋办？我干不了别的，也没有地方去，不如转给我吧，就当是租房住了。”就这样，尤美丽自己当起了老板。她把店子重新粉刷过，又找人做了“尤三姐休闲按摩”的大红招牌，重新开张了。

尽管店面装饰一新，尤老板的态度也热情，生意却没有太大起色，除了几个年纪偏大的回头客外，平时少有新面孔上门。店里的生意不死不活，只能勉强支撑着。

六

下雨了，大街上少有行人，尤美丽闲坐在店门口，看着飘落的雨滴发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径直进了店门，这个人就是李大萍。李大萍是这里的常客，了解她的情况。

“妹子，看你店里也不太忙，我给你介绍点别的事做吧。”

接着，李大萍就给她说起了结“一日婚”的事，还给她看了其他职业新娘结婚的现场视频。一开始，尤美丽还有些犹豫——自己从事的职业本来就不太光彩，要是再去给别人当新娘，万一被老公和孩子们知道了，那可咋办？她咋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李大萍说：“反正你是外地的，谁也不认识，结个‘一日婚’，总共也就大半天时间，

几千块钱就到手了，回来你还可以正常开店，再说了，你开按摩店还不是为了挣钱？”

李大萍还说：“到了男方家里后，只是举行个仪式，给现场的客人敬个酒，再去男方祖坟上上个香，就拿钱走人。”

“那，那这算不算犯法呢？”尤美丽动心了。

“又不领结婚证，不入洞房，犯啥法？”

尤美丽最终同意了。她一脸严肃地向李大萍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不透露身世，不和男方过夜，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李大萍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打这以后，尤美丽开始了职业新娘的生涯。

第一单生意，新郎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尤美丽担心有人会认出自己，专门化了浓妆，还戴了假发，和平时的自己判若两人。到了婚礼现场，见到那个和她父亲年龄相仿的邋遢老头，尤美丽强忍着恶心和他拜了堂。有人把她和老头的脑袋按在一起，还有人趁乱在她身上瞎摸。最让她难堪的，是和新郎到坟地下跪磕头。“一日婚”结束，她拿到了职业新娘的第一笔收入：2000元现金。

回到按摩店，尤美丽也一度悔恨过。但看着那一沓子厚厚的人民币，听着钞票滑过指尖发出的轻响，她还是妥协了。

“李姐，多谢你关心照顾，以后咱们多合作。”尤美丽给李大萍发了条微信。

几天后，李大萍给她介绍了第二单生意。

随着结婚次数的增多，尤美丽越来越有经验。她举止得体，笑不露齿，对于婚礼现场宾客们开的荤素玩笑，甚至是不当的举动，只要不是太出格，她都默默接受了。因为信誉好，她受到老光棍们的欢迎，结“一日婚”的身价也一路水涨船高，从开始的2000元涨

到了3600元。有几次，她还和一个村的多个光棍结婚。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婚礼现场，有时候还会有之前的“丈夫”来看热闹。

有人把她结“一日婚”的视频发到网上，被她丈夫无意中刷到了。他把视频转发给她，问她：“你看，这个新娘像你吧？”

“是有点儿像，不过咋可能是我呢，早就给你说过，我在北京给人当保姆呢。”

为了让丈夫相信她的话，她把之前在北京当保姆时拍的照片发给他。她还乘车去北京，拍一些有明显标志的视频，隔三差五发到朋友圈里，收到了丈夫的点赞。

尤美丽心生愧疚，觉得自己欺骗了丈夫，做职业新娘的行当也不道德。不过，自己是在帮助光棍入祖坟，做的是善事，又不是去害人。再说，她也是为了支撑这个家，除了干这个，她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七

黑色轿车开进了王家庄，在王耀祖的院门口停下。车门还没打开，外面就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炸得孩子们直捂耳朵。

新娘从车上下来，李大萍和伴娘搀着她，踩着地上红红的碎纸屑走进了院子。老黑忙手疾眼快，还没等尤美丽在凳子上坐稳，就一把把她的红盖头扯了下来。王耀祖气得刚要骂娘，想想又忍住了。

音箱里播放着喜庆吉祥的音乐，王耀祖的小学老师闻老先生亲自充当司仪。在闻老先生的主持和众人的见证下，伴郎和伴娘分别为王耀祖和尤美丽戴上“新郎”“新娘”的胸花，两人交换了结婚礼物，然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送入洞房……”一群老光棍高声吆喝着，想在入洞房的时候浑水摸鱼，占新娘的便宜。闻老先生说：“你们几个别闹腾，马上就要开席了。”

“不入洞房，咋能算结婚？”有人问闻老先生。闻老先生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该咋回答。

老黑忙说：“要不这样吧，让新郎新娘表演个‘猪八戒背媳妇’，这个关就算过了，大家看行不行？”

众人纷纷鼓掌叫好。王耀祖看了看老黑忙，又看了看尤美丽，显得有些难为情。不料尤美丽却径直走到王耀祖身后，双手勾了他的脖子，使劲儿一蹦，就骑到了王耀祖的身上。王耀祖不得不弯下腰去，两只手搂紧尤美丽的双腿，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儿。

放下尤美丽，王耀祖正要用擦额头上的汗，老黑忙还是不依不饶：“抱一抱，再抱一抱！”几个老光棍也跟着起哄：“对对对，抱一抱，亲，亲个嘴儿！”

王耀祖直朝他的老弟兄们摇头。尤美丽竟然大大方方地转过身，面带微笑，伸开双臂抱住了他，“吧唧”一声，真的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又一串长鞭在院子里炸响，终于开席了。闻先生带着新郎新娘挨桌敬酒致谢，亲朋好友照例要说些“新婚幸福”“早生贵子”“白头偕老”之类的话，以表达他们的祝福。

婚礼结束，他们坐车去了王家的祖坟。王耀祖和尤美丽在坟前跪下，烧纸，上香，磕头。闻先生面朝坟墓，郑重地向王耀祖的父母和祖宗们宣布：“王家的长辈们，你们的子孙王耀祖今天结婚了，这位是新娘子，请你们放心吧！”

“嘎——嘎——”

大家抬头往上看，只见坟边大柳树上一只黑色的大鸟叫了两声，随即腾空而起，展翅飞走了。

“显灵了，显灵了，王家的祖宗显灵了！”

望着越飞越远，渐渐消失在天边的大鸟，王耀祖泪流满面……

祭祖仪式结束后，王耀庭直接送李大萍、尤美丽他们回了县城。整个婚礼，王耀祖付给李大萍 5600 元，其中尤美丽 3600 元，李大萍 1000 元，伴郎伴娘各 500 元。加上置办婚宴、租车的开销，总花费和收到的礼金数差不多，他自己几十年攒下的棺材本儿几乎没动。

第二天，王耀祖提了两瓶酒，来到老黑忙家里，诚心诚意地说：“兄弟，谢谢你。昨天要不是你那两下，真还没有那么热闹。你不知道，她身上的味儿有多香！”

又过了几天，王耀祖从镇上的照相馆取回结‘一日婚’的照片，看着那张他和尤美丽的合影贴，他对兄弟姊妹们说：“我死以后，你们一定要帮我把这张照片放到棺材里，这是我结婚的证明。”

一个星期后，李大萍突然接到老黑忙的电话。老黑忙说，看王耀祖结婚了，自己这辈子也不比他差到哪儿去，也想请她帮忙，结个“一日婚。”

李大萍满口答应：“兄弟，你就瞧好吧，保证让你满意。对了，上次跟王耀祖结婚的那个行不行？”

老黑忙想了想，吞吞吐吐地说：“行倒是行……不过、不过王耀祖是我的同门哥哥，她咋说也算我嫂子，这样不、不太好。还是麻烦你换……换一个吧。”

暴雨落下

■ 李 菲

一

杨腊梅打开大门的时候，不早不晚，刚好上午十点整。她拎着一大篮子菜，气喘吁吁地进了门。

“买这么多菜啊，吃得完吗？”王德川歪在沙发上，从老花镜后面抬起眼睛，斜了一眼杨腊梅手里的菜篮子，心疼地说了这么一句，又低下头继续看报纸。

“天儿太闷了，估计要下雨，我多买点放冰箱里，明天就不用出去了。”

杨腊梅把钥匙放在门口的矮柜上，换过鞋，拎起篮子进了厨房。

“小杨啊，中午咱们吃简单点，小玲说晚上要回来吃饭，你给欢欢烧个鱼，再炒两个她喜欢的小菜。”

“哦。”杨腊梅应了一声，走进洗手间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王德川，“喏，今天买菜的账。”说完，一转身去了厨房。

王德川放下报纸，从茶几的抽屉里拿出

个小本子，眯起眼睛，一笔一划地把纸上的账誊在本子上。

“鲈鱼价钱贵得哟，买条鳊鱼就行了嘛。”

“青椒好像又涨了啊，猪肉一斤都要二三十块了，啧啧啧。”

“怎么没买豆腐啊，豆腐好吃又容易消化，应该买点豆腐嘛。医生说了，我这身体要少吃点肉，青菜豆腐保平安嘛。”

王德川边抄边唠叨，半晌没有听到杨腊梅的回应，抬起头，对厨房里的杨腊梅说：“小杨啊，中午拍个黄瓜、炒个白菜就行了。”

杨腊梅正从篮子里拎出一条五花肉，听到这句话，不由一阵心烦，直接把五花肉摔在案板上，“啪”的一声，让王德川闭了嘴。

杨腊梅已经在王德川家里当了三年保姆了，这个退休十多年的副局长，一辈子也就在一个还算热门的部门混了个副处级。在位时没给属下做过多少好事，但也没犯什么错，退休后门庭一下子冷落下来，心里很是失落了一阵。没几年，老伴儿走了，儿子在外地上班很少回来，女儿工作单位不错，只是前

年离了婚，隔三差五带着孩子回来蹭饭。

上班那会儿，老婆管不住王德川的人，只好管住他的钱。他每月的工资都如数上交，好在日常应酬基本都有公家报销，几乎没花过自己的钱。老伴儿走了后，他开始自己管自己，一个月退休工资八九千，足够日常开销了，两个孩子隔三差五再孝敬一点，日子过得也还宽裕。只是最近几年，他的腿脚不那么灵便了，天天一个人在家，儿女也操心。为防万一，女儿在家政公司给他请了个保姆，就是杨腊梅。

杨腊梅今年满六十了，但一眼看上去也就五十出头的样子，倒不是花了多少工夫保养，完全得益于她天生皮肤偏黑。当姑娘或当媳妇时，皮肤黑是个短板，年纪大了，反倒成了优势。六十出头了，仍然皮肉紧致，脸上没多少皱纹。

杨腊梅是个苦出身，很小的时候爹妈就没了，养母虽然善良但家里一穷二白，没钱供她读书。直到她顶职进了厂，才认识了几个字，勉强算是扫了盲。二十三岁那年嫁了人，老公人不错对她也好，好不容易过了几年安生日子，谁知得了不治之症，老早就丢下杨腊梅和三岁的儿子先走了。厂子效益不错的时候，有人又给杨腊梅介绍了几回对象，但她都没点头，一来她觉得他们都不如自己的老公，二来她怕儿子还小换个爹会吃亏，她太了解寄人篱下的滋味了。后来厂子垮了，一个拖油瓶的寡妇，也就无人问津了。但杨腊梅不后悔，她四处打工挣钱，终于把儿子小海拉扯成人了。

十二点整，杨腊梅做好了饭菜，王德川背着手踱着小方步走到餐桌前坐下。

“哎哟，怎么还烧了肉啊，我不是说了要

简单点吗？”

“黄瓜也拍了，还有清炒白菜。”杨腊梅一边解围裙，一边暗暗翻了个白眼，心想你不吃我还要吃呢。

“小杨啊，天儿这么热，多吃点素菜才健康，咱们年纪大了，更要注重养生。”王德川夹起一块五花肉，嚼得津津有味。

杨腊梅没说话，默默夹了点菜，端着碗坐到沙发上，她把手机放在面前的茶几上，顺手打开了电视，她想用午间新闻的声音，抵挡王德川的喋喋不休。这个老头儿，虽然当过领导，威风过，也气派过，但骨子里的小家子气是与生俱来的。他的那些话，她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肯定是小玲打来的。”王德川放下碗筷，走到沙发旁的边柜上拿起座机话筒，“欢欢啊，想姥爷了没有哇，晚上回来我让杨奶奶给你烧鱼吃好不好？你妈妈呢？”王德川突然站直了身子，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电话紧贴耳朵，慢慢往屋角挪了几步。

“小玲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王德川压低了声音，语气也变得扭捏起来。他神秘秘的样子，让杨腊梅也不好在此时调低电视音量，但好奇心让她一直留意着王德川的动静，耳朵也在电视声里仔细分辨老头的声音。

“……嗯，我还没、没跟她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王德川挂了电话，回头看了一眼杨腊梅，若有所思，很快又踱回到餐桌旁继续吃饭。杨腊梅本想问问他是不是有急事，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住了。自己只是个保姆，不该管的事少管，这点儿规矩她是门儿清的。

王德川慢慢扒完碗里最后一颗米，把碗筷往桌前方一推，杨腊梅已经把泡好的茶端到他面前。王德川满意地端起来，轻轻吸了一口。这就是杨腊梅的好处，心细勤快有眼色，啥时候都不需要王德川多说一句。

“小杨啊，别忘了晚上给欢欢烧鱼。”王德川一边说，一边吹了吹茶杯口的茶叶沫。

“我记得，放心，我已经把鱼收拾好了，就在冰箱里。”

“欢欢很喜欢吃你做的鱼，都跟她妈妈说了好几次了。”

“嗯，孩子喜欢吃就好，以后只要她回来我就给她做。”杨腊梅边收拾碗筷边应声，欢欢是个可爱的小姑娘，杨腊梅也很喜欢她，只是不太喜欢她妈妈，小玲太精明了，事事都算得精细，深得王德川的真传。

“小玲也很喜欢你做的菜，每次回来吃饭都夸你。”王德川貌似专注地喝茶，同时又拿眼角偷偷观察着杨腊梅，“她还总夸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比她妈在的时候还干净。”

“那也是我该做的，不值得一夸。”杨腊梅擦桌子的手没停，眼睛又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放在一旁的手机，屏幕依旧是黑沉沉的，不见半点动静。

二

“小杨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见杨腊梅半天没说话，王德川有些忍不住了。

“啊，什么事啊？”王德川话题的突然转换，让杨腊梅有点猝不及防，她停下手里的活儿，茫然地抬起头看着王德川。她今天确实有点心不在焉，一直黑着的手机屏，让她心里很不踏实。

“小杨啊，是这样的。”王德川端起茶杯走到沙发上坐下，选了一个舒服的坐姿，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办公室。

“这两年你在我家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十分尽职尽责，小玲和欢欢都很喜欢你。你也知道，我这两年身体虽然还好，但血压偏高，腿脚也没那么灵便了，小玲总是不放心我一个人，所以想让我跟你商量一下，看你能不能转做住家保姆，这样她在外面也放心些。工资嘛，每个月给你加五百，也免得你来回跑，你看怎么样啊？”王德川翘起的二郎腿轻轻晃着。

杨腊梅愣住了。她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叮咚叮咚，杨腊梅的手机突然响起来，超大的音量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哎哟，你这个手机铃声就不能调小点吗？”被打断谈话的王德川有点恼火。

杨腊梅顾不得手上的油渍，赶忙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儿子的名字，心里一阵欣喜。“王大哥，我先接个电话啊。”没等王德川答应，杨腊梅快步走到阳台。

“儿子，拿到钥匙了？好好好！朝向怎么样，卧室大不大，装修质量怎么样，你媳妇这下可满意了吧？”杨腊梅的脸上，已经笑开了花儿。

这两年，杨腊梅一直和小海一家住在一起，小海从小学习一塌糊涂，最后只拿了个职高毕业证。学历低不好找工作，只能去帮别人开的士。她心疼儿子干活辛苦又挣不到大钱，前几年拿出所有积蓄，又东拼西凑，帮儿子买了一辆的士，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才算稳定下来。这两年，好不容易把借的钱还完，儿子要结婚了，又落下一堆饥荒。

杨腊梅心里清楚，儿媳妇当初之所以答应他们住在一起，就因为她家的房子要拆迁。小两口结婚一年后，拆迁落地，杨腊梅用拆迁款付了个首付，买了一套120平的三室两厅。当时她留了个心眼儿，房产证上写的是自己和儿子的名字。为此，儿媳妇还大闹了一场。杨腊梅提出，换名字可以，小两口自己还房贷。儿子一听面露难色，他虽然有自己的出租车，但挣的钱也有限，媳妇结婚后也没上班，成天在家追剧刷视频，美其名曰要在家相夫教子。为了让婆婆继续挣钱还房贷，媳妇这才不闹了。

杨腊梅内退后，一直在外面做家政，每月的退休金和做家政挣的钱，都贴补给了儿子，现在又要扛起还房贷的担子了。每天买菜途中，看到广场上跳舞的同龄人，她心里就不是滋味，又想到儿子在媳妇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交房前的这段时间，杨腊梅和小两口一直租住在一栋老旧家属楼里，两室一厅才不到40平米，杨腊梅特意每天早上很早就出门，晚上快八点了才下班回家，回去就收拾收拾洗洗躺下，跟儿媳妇几乎不打什么照面，才安静了一段日子。

“儿子，妈打算明天请个假，去新房子打扫打扫，一家人也好早点搬过去，老房子太潮湿了，天天衣服都晒不干。”杨腊梅努力压低声音，不让自己显得太兴奋。

“妈，不急的。芬儿让我跟你说，房子她来布置，您也少操点心。”电话那边，儿子说得吞吞吐吐。

“那怎么行，就你那媳妇，油瓶倒了都不扶的，能指望她？我今晚早点回去，明早你送我去新房子，我要好好做个卫生。”杨腊梅

兴奋地计划着，没听出儿子的犹豫。

“妈，真的不急的……”

“怎么不急啊，都等多久了！对了，刚才这边王老头儿还跟我说，让我以后做住家保姆，切，才多加五百块，就想让我二十四小时照顾他，算得也太精了，我才没那么傻呢。”杨腊梅捂着嘴，生怕王德川听见了。

“住家保姆？才给涨五百块？”儿子也有点吃惊。

“是啊，老头儿小气得很，再说，他就是涨一千，我也不想干，好不容易有了新家，住在自己家里多自在，不像在这里，连炒个荤菜都要唠叨半天。”杨腊梅回过头，朝客厅看了一眼，王德川还正襟危坐着，看样子还在等着给她做思想工作。

“妈，我跟你说个事……”电话那边，儿子正犹豫着怎么说，却被她打断了：“好了儿子，这会儿不说了，晚上回去再细说。”匆匆挂断了电话。

杨腊梅回到餐桌前，拿起刚才撂下的抹布继续擦桌子，一边擦一边偷偷观察王德川，老头儿脸色不是很好，显然对她突然打断自己的谈话心存不满。

“是你儿子打来的电话吧？房子拿到钥匙了？”看杨腊梅一直不开腔，王德川忍不住先开了口。

“嗯。”杨腊梅低低地应了一声。

“我刚才的提议，你是怎么考虑的呀？”

杨腊梅手里的动作慢下来，她本来不想答应，但一口回绝又觉得不好，毕竟自己是打工的，而且现在这份工资也很重要，她可不想得罪王德川。

“王大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在这儿做住家，是不是有点……有点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啊？”王德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气定神闲。

“王大哥，你看啊，你是老干部，又是单身，这个院儿里人人都知道，我要是住这儿了，左邻右舍的，会说闲话的。”杨腊梅一边观察王德川的表情，一边斟酌词句。

听到这个理由，王德川意外地没有迟疑，反而笑了笑，放下茶杯站起身，背着手在客厅里踱起步来。过了好几分钟，才听他说：“小杨啊，你说的这个问题嘛，我也想过了，你毕竟是个女同志，又是个单身，我也得为你考虑一下嘛。”

这下，轮到杨腊梅发愣了。

“其实呢，我是觉得咱们俩这情况，完全可以搭伴儿过日子的，互相有个照应，儿女们也都可以放心，你说呢？”王德川停下了踱步，微笑着看向杨腊梅。

三

杨腊梅没有料到，王德川会说出这种提议来，一下涨红了脸，好半天才嗫嚅出一句：“搭伴儿？怎么、怎么搭伴儿？”

“搭伴儿嘛，就是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互相照顾、互相依靠，家和万事兴嘛。”王德川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你是说……结婚？”

王德川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重新坐回到沙发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小杨啊，这些年我也看出来了，你日子过得不容易，单身一个人，退了休还在为了儿子到处打工，家里也不舒心，我想着我这儿虽然没多豪华，但好歹可以让你过几天踏实日子。我呢，也想有个知冷知热的伴儿，咱们刚好符合对方

的要求啊。”

见杨腊梅愣愣地看着自己，王德川接着说：“我知道，你家现在刚买了新房子，但你那个儿媳妇也不是个好相处的，你就是住进去了，也免不了要受她的气，还不如住过来。我的脾气你也了解了，往后的日子肯定要舒心得多。”

这几句话倒是说到了杨腊梅的心坎上，儿媳妇小芬自从进了门，就一直明里暗里和自己对着干，不仅好吃懒做，还把儿子拿捏得死死的，要不是看到她还能挣钱贴补他们，估计早就把她的铺盖卷扔到大马路上去了。新房的房本上虽然没写儿媳妇的名字，但只要有小海的名字，她就不会善罢甘休，想到这儿，杨腊梅心里就堵得慌。

杨腊梅没有作声，默默端起碗筷转身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哗哗地冲洗。王德川一看是这个反应，知道自己说中了杨腊梅的心事，心中暗喜。他打算乘胜追击，就跟到了厨房门口。

“小杨啊，我是为你着想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总有一天会干不动的。到时候，你那个儿媳妇会给你好脸色看？你儿子也顾不了你吧，不如你搬过来咱们一起过，也别到处打工了，至于结婚证嘛，你想拿咱就去拿，不想拿也随你。”

那一刻，杨腊梅心里多少是有点感动的，好多年没有人跟她说这样的话了。自从老公去世后， she 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儿子身上，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女人。上班挣钱退休打工，没人问过她累不累，儿子似乎觉得她是一台可以永动的机器，从来不知道疲惫。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些年她过得有多苦。见王德川还在等她回话，杨腊梅关掉水龙头，问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大哥，你这个想法，小玲和她哥哥知道吗？”

王德川好像并不意外，他轻描淡写地答道：“他们都没意见，尤其是小玲，她和欢欢都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来家里住还是她提议的，说这样欢欢也有人管了。”

这句话让杨腊梅瞬间清醒了，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自己呢。也是，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一个退休的副局长，一个月工资八九千，住着140多平的房子，都七十岁了还巴巴儿地要跟一个保姆结婚，嘴上说是体谅她的不容易，实际上不就是想找个人伺候自己终老，再把一大家人也伺候了吗？还有一点很重要，自己一旦搬进来，老头儿连保姆工资都省了。哼，算得真精啊。杨腊梅想了想说：“王大哥，如果我搬过来，那肯定是要结婚的，不然传出去不好听。”

“那是那是，女同志嘛，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王德川喜笑颜开。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负担重，儿子那边还需要我帮衬，所以……如果结婚，我家里那边……”

“小杨啊，儿子大了，都成家了，你也应该放手了。”王德川打断了杨腊梅，“他们小两口只要好好工作，供个房贷还是没有问题的，你何必操那么多心呢？”

杨腊梅知道王德川的话是对的，但想到儿子两口子的状况，想到那个马上要搬进去的新家，她觉得自己没办法撂开手。再说，她如果真的不供房贷了，也就意味着那个家她回不去了，她不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小海他跑车辛苦，要还房贷还要养家，压力也确实大……”听到这里，杨腊梅很希望王德川说一句“放心，还有我”。只要他有

这句话，哪怕他比自己大了十来岁，哪怕他平日里抠搜小气，自己也愿意跟他结婚。但王德川显然没往这儿想，只听他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嘛，努力挣钱是应该的，我们结婚之后，你的退休工资贴补一点给他们，我倒没意见，但家里的日常开支你也得考虑。而且，你也得留点养老钱嘛。”

“你的意思是，我们结婚了，家里的开销我也得负担？”

“怎么能都让你负担呢？放心吧，家里的水电物业这些大的开支都归我，我每个月再给你拿一千块钱，你就买买小菜，也花不了几个钱嘛，我俩平时也吃不了什么，小玲娘儿俩回来，你给孩子做点儿好吃的就行了。”王德川觉得，这条件很优厚了。

那一刻，杨腊梅浑身的血都快冲到头顶了。原来，在这老头儿的盘算里，自己不光要当他们全家的保姆，还得当带薪保姆，连伙食费都得自己掏。她强压着怒气，努力保持平静：“王大哥，要是这样安排的话，你之前每月给我开的三千块的工资，加上家里的生活费，就省出四千块了呀。这些钱，是不是应该交给我来管呀？”

“哪里省得下来哟，每年的物业费就得好几千，水电费又得几千，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你不住这里是不知道的。当然这些钱不用你操心，我来安排就好了嘛，你辛苦了一辈子，我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地住进来，好好享享清福。”王德川一手插着后腰，一手捋了捋后脑勺上所剩无几的头发，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不少。

杨腊梅心里冷笑着，这个人话说得好听，算盘打得更精，既然都算计到这儿了，不如把窗户纸都捅破算了。她放下手里的活儿，

擦了擦手，走到餐桌前坐下，王德川看到她认真了，也赶紧到对面坐下。

“王大哥，我来你家三年了。你这人挺好的，家里人口也简单，孩子们都不错，我是真心把这里当成我半个家来对待的。今天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今年七十三了，比我大了十多岁，我真跟你结婚了，将来如果你先走了，我怎么办？还能住在这儿吗？”

王德川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杨腊梅会直接说出这个问题。他有点尴尬地挠了挠头发，接着说：“小杨啊，你看，我现在身体挺好的，每年体检也没发现大毛病，你现在还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吧。”

“王大哥，我们都这个年纪了，既然要组成一个家庭，有些事就得提前说清楚，你说是不是？”

“哎呀，你们女人吧就是想得多。这个事吧……”王德川一时语塞，支吾半天，也没说明白。

“王大哥，你看啊，咱们如果结婚了，以我们目前的身体状况，我想起码能在一起健康地过十年吧，可十年之后呢，那时候你八十三，我也七十了。年纪不饶人，身体也不饶人，那时候万一有个什么变化，我总要想想怎么办吧。”杨腊梅步步紧逼。

“如果……到时候……真的那样的话，你住在这儿……也没什么问题嘛。”王德川的眼神开始躲闪。

“我如果继续住在这里，小玲和她哥哥能答应吗？”

“到时候……小玲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不就行了？”

“一起住？那我算什么？”

“一家人嘛，有什么不能一起住的。”

“你在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你哪天不在了，那可就不一定了。”话说到这份上，杨腊梅就死死盯着王德川的眼睛。

“哎呀，你担那么多心干啥，只要我们结了婚，不就行了嘛。”

“光结婚肯定不行啊。”杨腊梅心想，反正豁出去了，大不了不在这儿干了。

“那你想我怎么样？”王德川有点急了，梗着脖子，脸开始发红。

扯了半天，杨腊梅就在等他这句话，为了自己的下半辈子，也为了儿子，怎么也得争取一下。

“王大哥，那我就直说了，你把这套房子的房本上加上我的名字，我才能安心，将来你不在，好歹我也有个住的地方，你总不希望我将来流落街头吧？”

王德川愣住了，他看着杨腊梅，半晌没出声。

杨腊梅尽量控制着音量，好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委婉些：“王大哥你看啊，我跟你结婚以后，这里干活的工资就没有了，你天天记账应该清楚，一个月一千块钱菜钱肯定是不够的，还得拿我的退休金来买菜，我儿子家我也不能不管，我每月退休金就三千多一点，你还让我存一点，我能存下来吗？且不说我还得每天伺候你，照顾小玲和欢欢，这些该怎么算？这房产证上如果有我的名字，将来万一你不在，好歹我还能算这个家里人，我还有理由住在这儿，如果没有我的名字，你人一走我就得卷铺盖走人，那我这些年都算个啥？带薪保姆吗？”

杨腊梅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说中要害后的快感。其实，她还留了一个心思，如果

房产证上加了她的名字，将来王德川归了西，自己就算不能住在这儿，好歹也能分一笔钱留给儿子。但这话她不能直接说出口，那样就太赤裸裸了。

王德川直愣愣地看着杨腊梅，仿佛第一天认识她。说良心话，即使自己已是七十往上的年龄，他也没看上杨腊梅。虽说年轻时谨小慎微，没敢闹什么“彩旗飘飘”，但见过的美女也是一抓一大把，杨腊梅就算再年轻二十岁，也入不了自己的眼。但现在毕竟不是当年，实用踏实最重要，这也是小玲劝王德川时说的话。

小玲这闺女从小就鬼精鬼精的，一天天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但心里的算盘永远拨拉得清清楚楚。前一阵儿刚说服老父亲跟杨腊梅搭伙过日子，没过几天就拐弯抹角地跟他说，把这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她的理由是，要保护父亲的财产不被外人惦记。但王德川心里门儿清，她哪里是怕外人惦记呢，不过是担心老爹把房子偷偷给了哥哥。

那几天，小玲天天带着孩子往家里跑，小孙女一口一个“姥爷真好”，把王德川哄得晕头转向，他脑子一发热，就同意了小玲过户房子的要求。儿子在外地，一年回不来两次，指着儿子养老并不现实，女儿好歹在身边，如今又是单身，万一将来再找一个，等自己百年之后，这套房子搞不好真就得分一半给外人了。如果那样，还不如现在就给自己的女儿。反正，只要他有退休金，女儿就不会不管他。

房子过户之后，王德川就开始盘算，如何跟杨腊梅开口。刚才跟杨腊梅说的一番话，其中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个字的语气都在心里打过腹稿。在他看来，杨腊梅只是一个家

庭妇女，也没有什么见识，只要自己把家里的经济大权握在手里，她也占不了什么便宜。更何况，房子已经在女儿名下了。当然，这个事现在是不能让杨腊梅知道的。

王德川曾自信地以为，只要稍稍跟杨腊梅表露出想跟她过日子的想法，她不光会欣喜若狂，还会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毕竟自己以前是个副局长，有社会地位还有家底儿，对杨腊梅这种啥也没有，还上了岁数的单身女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下掉下的馅饼砸着了。可他万万没想到，杨腊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对付，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小杨啊，你的顾虑我理解，但在房产证上加名是个大事，我得考虑考虑。你呢，也考虑考虑。毕竟咱们都到这个岁数了，还是要以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为主嘛。”王德川起身走到茶几边，端起已经冷下来的茶，故作轻松地吹了吹，又喝了一口，便丢下这么几句话，转身进了卧室。

王德川身后的关门声，不大也不小，刚好让杨腊梅心里咯噔了一下。

四

整整一个下午，王德川都没有从卧室里出来。这一情况，让杨腊梅的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平时，他午休之后都会出来，有话没话地闲聊一会儿，或者看看电视什么的，看来中午的这场谈话让他很是不满。

杨腊梅也没有心情打盹了，她拿了块抹布，心不在焉地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最后索性坐了下来，心里来回盘算着。

午后滚烫的阳光，穿过淡蓝色的玻璃窗

后温柔了不少，离窗最近的一棵树，影子投射在棕色的家具和木地板上，摇动的树影让室内仿佛阴凉了许多。屋里不那么燥了，杨腊梅的情绪渐渐平缓下来，她抬起头，仔细审视这个家。

来这儿干了三年，不知不觉间，已经习惯了家里的一切，明亮宽敞的大平层，半新不旧的实木家具，既有气派又有家的味道。王德川虽然没啥情趣，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还是不错的，家里的布局和陈设谈不上新潮，但也保持了昔日的体面，墙上书法名家的墨迹，书柜里成套的文集，无不彰显着他昔日的身份。王老头儿的日常习惯也不错，穿着打扮都是常换常洗，不像外面那些邋遢老头儿。平日里虽说喜欢端着架子，不时还打打官腔，但对杨腊梅还是很温和的，家长里短的也时常关心嘱咐，有时候杨腊梅在儿媳妇那里受了气，他还会耐心开导，说些拙劣的笑话逗她开心。

想到这些，杨腊梅不禁心里一热。她想，也许这是老天爷给她的一个机会，让她下半辈子不仅身边有个人知冷知热，闲下来也能遛个弯跳跳广场舞什么的，即使还要帮忙带孩子，也应该不会比现在更辛苦。再说了，这里是单位家属院，王德川作为老领导，至少面上还是受人尊重的。如果真跟他结了婚，想来也会被人高看一眼吧。十几年低眉顺眼伺候人，也该过几天抬头挺胸的日子了。至于房子问题，虽然不能不在乎，但她又安慰自己：王德川虽然现在还没同意，或许结婚之后，日子过舒坦了，慢慢就同意了呢？到时候，自己就能真正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说不定，还能靠着王德川的关系，帮上儿子一把，以后就再也不用看儿媳妇的脸色

了，儿媳妇反过来还要讨好自己呢。想到这里，杨腊梅的心里又有了一丝期待。

要不，答应他？杨腊梅环顾四周，忽然对这个家有了不同的感觉，柜子、桌子、沙发、茶几仿佛都有了生命，正争先恐后地涌进她的生活，招呼她、靠近她，对她报以家人般的微笑，让她有了一种找到了幸福的冲动。

心潮澎湃了好一会儿，杨腊梅才揉揉酸涩的眼睛，起身走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仔细冲洗拖把，她打算把地板好好拖一拖，既然以后要在这里过日子了，家里的卫生更是不能马虎，她得让王老头儿看到自己真正的价值。

卧室的门开了，王德川表情严肃地走了出来。

“你起来了，我马上做晚饭。”杨腊梅听到动静，在身上蹭了蹭手，赶紧走过来。

“嗯，我去接欢欢，小玲今天加班，不回来吃饭，你别忘了做条鱼。”王德川一边换鞋，一边闷声闷气地吩咐。

“我记得的，你放心吧，鱼都收拾好了，就等欢欢回来，鱼要现做的才好吃。”杨腊梅微笑着，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亲近又随意，就像多年的夫妻那样。这个微妙的变化，让正在换鞋的王德川停了一秒，狐疑地转过头看了她一眼，仿佛想说点什么，但终究啥也没说，就出门了。

“哎！”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杨腊梅忽然想起来，还需要请明天的假，思前想后一下午，倒把这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

“算了，等老头子回来再说吧。”杨腊梅转身去了厨房，哼着歌开始忙活起来。这顿饭，她做得格外开心舒畅，一想到自己不仅安排好了儿子的新房子，还即将成为这个家的女

主人，浑身充满了力量。

王德川带着欢欢到家，小胖丫头脸蛋红扑扑的，一头汗把额前的刘海儿都濡湿了，两条羊角辫散了大半，好笑地翘在后脑勺，一进门就欢呼着扑向杨腊梅：“杨奶奶、杨奶奶，我要吃鱼，我好饿！”

“好好好，杨奶奶已经给欢欢做好了，快去洗个手。”杨腊梅笑着用额头挨一挨欢欢的笑脸，两只手举得高高的，生怕手上的油蹭到孩子身上。她是真喜欢这个小姑娘，可爱又天真，瞧得人心里暖烘烘的。杨腊梅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儿媳妇能给自己生个这样的孙女就好了。女孩好啊，贴心又省心，将来只要嫁个好人家，一辈子也就安稳了。不像儿子，如果自己没本事，挣不到钱，再娶个好吃懒做的厉害媳妇，这辈子基本上就翻不了身，就像小海。一想到儿子，杨腊梅心里顿觉黯然。

王德川在门口放下欢欢的小书包，却没有换鞋进屋，在门外跟她说：“你先给欢欢盛饭吃，我到前面老徐家去一趟，刚出门的时候碰到他，他说他从老家带回好些咸鸭蛋，非要让我去拿一点。”

“哦，那我把你的稀饭盛好凉着，刚好就着咸鸭蛋吃。”杨腊梅一边忙乎手里的活儿，一边回应着。老徐是王德川的同事加兄弟，年轻时一起工作奋斗一起喝酒吹牛，退了休一起下棋钓鱼一起上公园遛弯。杨腊梅突然想，王德川会不会把想跟自己过日子的想法告诉他的老哥们儿呢？也不知道老徐会跟他说些啥。杨腊梅忽然有点害羞起来，仿佛回到了刚谈恋爱的时候。

刚烧好的鱼香气扑鼻，欢欢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大块放在碗里。杨腊梅没有动筷子，

她坐在欢欢边上，边看着她吃，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逗她说话。

“慢点吃、慢点吃，当心有刺。”

“嗯，嗯。”欢欢吃得很投入，杨腊梅看得很开心。

“妈妈今天又加班了吗？”

“哦，妈妈说我晚上可以住在这儿。”

“这是爷爷的家呀，又不是你的家，你不能住这儿的。”杨腊梅逗着小丫头。

“不对，我妈妈说，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了，我可以住在这儿。”欢欢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杨腊梅。

杨腊梅心里一震，一个模糊的预感涌上心头。

“为啥这里变成你的家了呀？这里不是爷爷的家吗？”杨腊梅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

欢欢又夹起一块鱼肉塞进嘴里，鼓鼓的小嘴巴嘟嘟囔囔：就是……就是……爷爷给小本本了……是红色的。妈妈说……什么……过户，嗯，已经过户了，所以这里就成了我的家了。

杨腊梅的心擂鼓一样狂跳起来，前胸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浑身瘫软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妈妈……跟你……说的？”杨腊梅哆哆嗦嗦着，再次追问了一句。

“嗯，嗯。”小丫头两条腿在桌子下面来回晃着，丝毫没注意杨腊梅表情的变化。

钥匙开门的声音，把杨腊梅惊醒过来。她回过头，见王德川拎着一兜咸鸭蛋笑咪咪地进来：“哎，这鸭蛋真不错，你赶紧切几个，咱们就着稀饭吃。”

杨腊梅冷冷地看着他，并没有起身。欢欢的话，把她下午想到的王德川的好全都击

碎了。眼前的王老头儿，只是一个想把她骗回家当带薪保姆的骗子，自己居然还幻想着和他组成一个家庭，幻想着在这所房子里安度晚年，真是太讽刺、太可笑了。

“你愣着干嘛呢？快点去切呀。”王德川催促道。

杨腊梅站起身，脱下围裙，拿起放在沙发上的随身小包，走到门口开始换鞋，头也不抬地说：“我明天请假一天，我家里有事。”说完，不顾王德川的反应走出门去，又“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隐隐地，她听到门里王德川的声音：“哎，哎……”

五

天渐渐黑下来，乌云在城市的上空翻涌，眼看暴雨就要落下来，路上的人都在急急忙忙往家赶。杨腊梅看着眼前一栋栋房子里逐渐亮起的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还好，自己还有一个即将入住的新家，至于王德川家的那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我还不信了，离了他家，我还活不了了！

包里的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杨腊梅平复好心情，接通了电话。

“儿子，我正往家里赶呢，明天的假我已经请好了，一大早我们就过去。”

“妈——”小海的声音蔫蔫的。

“怎么了儿子，你媳妇又欺负你了？”杨腊梅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

“不是……”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哎呀，算了，我马上就坐车回去，你等我回来。”杨腊梅紧盯着马路尽头，可公交车迟迟未到。

“哎、哎、妈！”听筒里，小海忽然声音

也高起来。

“怎么啦，我马上就回去了。”

“妈，小芬说，你明天不用过来打扫了。”儿子的声音，又低得像蚊子一样。

“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过去？”

“小芬说，那个王德川既然想让你做住家保姆，以后，你就不用天天来回跑了，万一，万一……有可能的话，你就跟他，跟他……在一起算了。”

“小芬这话什么意思，那是我的房子！”杨腊梅浑身的血，再一次冲向天灵盖。

“妈，王德川家房子又大又好，你如果跟他……在一起了，将来……将来也会过得很好的。”

“儿子，你这是要卖你妈吗？”杨腊梅的心，仿佛被刀子狠狠戳了一下。

“不是……妈，我们也是为你好，你一个人这么多年，也该……”小海极力辩白。杨腊梅听着儿子的声音，一句话也说不出。

“妈，王德川以前是局长，说不定将来还能……还能……帮帮我，咱家的日子不也能好过一些嘛！”电话那边，小海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憧憬。

杨腊梅再也听不下去，挂断了电话。

傍晚的街头，归心似箭的人们，陆续奔向一个个亮着灯的窗口，那里会有慈爱的母亲、宽和的父亲、放松的丈夫、贤惠的妻子，还有天真烂漫的孩子。可这一切，都与杨腊梅无关。她站在街角，茫然地环顾四周，想找一个可以去的方向，但脚下挪了又挪，始终没能迈出一步。

突然，天上滚过一声炸雷，闪电撕开闷热的空气，倾盆大雨终于从天而降，恰到好处地掩住了她的泪水。

月牙儿

■ 刘德贵

一

深秋，天黑得早。天上有个月牙儿，像一个弯钩，远远地挂在那里。月光是冷的，洒下来，在操场上铺开一层青灰色。地上凹陷的地方，积着水，闪闪发亮，照出了歪斜的树影和空荡荡的篮球架。

孙小非蹲在操场边上，手指抠着一条裂缝。水泥渣子卡在指甲缝里，也不觉得疼，还在不停地抠。

“孙小非！”是李老师的声音，从教室里飘出来。

他没有动，李老师知道他听见了，又接着喊：“进来。”

他慢慢站起来，腿麻了，晃了两下，才走进教室，把作业本放在讲台上，低着头站在一边。李老师翻了翻，数学练习册的第13页，三道基础题是空白，应用题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个“解”字，后面就空着了。

“三道题呀，都没做？”李老师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重。她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镜腿歪了，用大拇指掰了掰，重新戴上，接着问，“上星期我就跟你说过了，你只需要做基础题目，怎么不做？”

小非抿着嘴，不吭声。

“说话呀。”

“……不会。”

“哪里不会？”

“都不会。”

李老师望着他。身子瘦小，校服在身上摇晃，头发乱糟糟的，有一撮还倔强地翘着。他眼睛很大，但很迷茫。看人时，既像在看你，又像是在望着远方。

李老师还记得，初二的时候，他在运动会跑100米得了名次后，跑到办公室去领奖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脸红得像苹果，眼睛里闪着光。

“回去吧。”李老师合上本子，推给孙小非，“晚上回家再做。”

小非把本子塞进了书包，转身走了。李老师看见，他的书包是绿色的，边角起了毛边，拉链坏了，用一根红绳拴着。

“等等。”李老师叫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馒头，用塑料袋包着，“饿了吧，赶紧吃。”小非盯着馒头，不动。

“拿着。”小非接过馒头，给李老师鞠了一躬，转身出了教室。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啪嗒啪嗒的。

李老师走到窗前，月亮已经出来了，还是小小的月牙儿。小非穿过操场，在大门口蹲下来系鞋带。其实，鞋带并没松开，他就抱着书包，在那里蹲着。过了好几分钟，才站起来往村里走去。

路边的杨树叶，已经发黄了，风吹过时发出哗哗的声音。月光下，杨树的影子很长，斜照在柏油路上，如一根竹子。

五年前，同样是在一个月夜，同样是一弯月牙儿挂在天上，妈妈牵着他的手，站在老槐树下。妈妈的手很冷，但手心却出汗了。妈妈蹲下来给他整理衣服的时候，眼圈红红的。哽咽着对他说：“小非，妈妈要出去一次，可能要很长时间。”

“去哪儿？”

“去……城里。”

“我也去。”

“你不能去。”妈妈抚摸着他的脸，声音有点颤抖，“你就在家里，等妈妈回来。”

他点了点头，说好。一辆轿车驶来，车灯非常刺眼。妈妈站起来，松开他的手，打开车门，上去了。月光下，妈妈的脸一边亮一边暗。

车门一关上，看不见里面了。小非想跑上去，却摔倒了。膝盖磕在石子上，很疼。他爬起来再追，尾灯红光如眼，分明在盯着他，却把他甩在后面。

车拐过一个弯儿，不见了。小非站在路

中间，月光洒在脸上，影子短得很。他扯起喉咙喊妈妈，眼泪掉进嘴里，很咸，也很苦。

奶奶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地上，抱着腿，一言不发。“回家。”奶奶上来拉他。他不动。奶奶说：“她不会回来了。”

从那晚开始，小非就不想说话了。

二

院门虚掩着。堂屋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小非推门进去的时候，奶奶还没睡，在炕上缝他的裤子——膝盖那里破了。

“回来了？”奶奶抬起头，眼镜滑到了鼻尖上，问他，“老师布置作业了吗？”

“嗯。”小非答。

屋里很安静，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都听得见。

“稀饭和馒头都在锅里，趁热吃吧。”奶奶说。

小非又“嗯”了一声，走到灶台前，打开锅盖，端出稀饭，拿起一个馒头，就着大头菜吃起来。

“你爸来电话了。”奶奶的针线没有停，边缝边告诉他，“你爸说，下个月回来看你。还说稍晚点，就接你去城里读书。”

小非没再说话。吃完饭，洗过碗，就回屋了。屋子不大，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墙上挂着几张奖状，纸张已经发黄，上面沾满灰尘。他在书桌上放下数学练习册，翻到第13页，盯着那三道题目看了好长时间，想了半天，仍然给不出答案。

窗户没关好，月光斜着照进来，落在地上，白茫茫一片。小非又盯着那片光芒，眼神迷离。他想起妈妈的手是凉的，有汗；想起那辆车

的尾灯红得像血；想起自己摔在地上，膝盖疼，心里也疼。

他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奶奶用旧衣服缝的，还有太阳的味道。他吸了吸鼻子，并没有流泪。他的眼泪已经干涸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窗外，月牙儿弯弯的，静静地挂在天上。

小非握着手机，像握着一块烧红的炭。他不敢让奶奶看到，不然，奶奶会骂他不听话。爸爸跟他说过，手机只能给他打电话，不要乱玩。老师也不让他们带手机，他就只能小心藏着。

他打开手机，屏幕亮了，光线很刺眼。接着打开浏览器，手指在屏幕上来回划动。网速有点慢，半天才弹出搜索框。

输入：数学题怎么做。几秒过去，出来一堆结果。点开一个，有讲解。看了几行，全是公式，像天书，他看不懂。

再输：作业帮。下载页面，进度条慢慢移动着。下完了，立即安装。点击蓝色界面进去，看到了拍照搜题功能。他犹豫片刻，翻到练习册第13页，对着题目，咔嚓。识别，转圈。他心里怦怦跳，像在偷东西。又过了几秒钟，答案出来了。答案之外，还有步骤，一步一步说得很清楚。啊，这么简单？

小非拿起作业本，开始抄写。抄完一题后，他停了下来，再回顾一下解题的过程，好像有点明白了。

第二题、第三题，都拍下来了。答案出来后，他又一个一个地抄在本子上。空白的地方被填满了，黑字落在横线上，整整齐齐。合上书页，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卸下一块大石头。

那天，他第一次在晚饭前写完作业。奶

奶端饭进来，看他本子上写满了，愣了一下。

“写完了？”

“嗯。”

“都会？”

“……会。”

奶奶不再问，放下碗，出去了。

小非看着作业本，心里既轻松，又空落落的，好像还丢了点什么。他把本子塞进书包，又把手机藏在枕头底下。

窗外，月牙儿又出来了。比昨天晚上稍微胖了一点，但光线还是很淡。他盯着看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睡了。

三

小非变了。

放学时，不再急着走。等同学们都走后，他就拿出手机拍题搜答案。数学、语文、英语、物理，所有的作业，都可以找到答案。他的作业本变整洁了，错题也少了。

李老师看着小非的作业本，愣了半天。

“你……自己做的？”

小非点点头。

“都会了？”

小非犹豫一会儿，又点点头。

李老师不再问了，先在作业本上画了一个“优”字，又写了两句话：“进步很大，继续加油！”

那天一放学，小非跑得很快。夕阳洒在身上，影子被拉得很长。他踩着自己的影子，蹦蹦跳跳地往前走。

夜里，小非躺在床上，心里空荡荡的。一想到作业太难，又难以自制。他搜索一道题，答案跳出来，看一遍，关闭。再搜索一道题，

看一遍，再关掉。这时候，他又想到了妈妈。前几年，都是妈妈陪他做作业。遇到不会的题，妈妈就去问邻居家哥哥。自己学会了，再回来教他。讲得慢一些，一遍听不懂，再讲第二遍。讲着讲着，却跑偏了。妈妈说：“小非，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把书读好了，才有出息。”

现在抄别人的答案，也算有出息吗？小非不敢肯定，又不想否定。他把手机塞到枕头下面，闭上了眼睛。恍惚间，看到妈妈站在老槐树下向他挥手。他冲过去，又没看到妈妈，只看到一个亮着的手机，里面有一道题目的答案。拿起手机想给妈妈打个电话，却发不出声。

第二天的语文课，老师让他们写一篇作文：我的××。老师说，可以写妈妈、写爸爸，也可以写老师、写同学。

小非盯着作文本，笔杆悬着，落不下来。三年级时，他写过妈妈，只写了三行字：“我的妈妈很漂亮。她给我做饭。她走了。”老师没给分，让他写详细些。他写不出来，就交了白卷。老师说不认真。他说不会。老师说写别的。他说都不会。

这次，他看着空格，脑子里乱糟糟的。写妈妈，写她是怎么离开的？写她五年没有回来？写爸爸，写他在工地干活儿？写他肩膀上有钢板？都不想写。

同桌已经写到了一半，钢笔仍在沙沙作响。前面的同学说：“我写的是我妈妈，昨天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另一个说：“我写的是我爸爸，他经常带我去游乐场。”

小非低头抠着本子。新本子，纸白如雪，蓝线一格一格的，看着像一个个围栏。他掏出手机，藏到桌子下面悄悄输入：有关妈妈

的作文，600字左右。出来一堆结果。他打开一个，是写妈妈照顾生病的我，熬夜很辛苦。文字优美，使用了比喻和排比。

可那是别人的妈妈。退出来，再输入，又出来一堆结果。写妈妈的白发，写妈妈的手，写妈妈的背影……看过几篇，都不像自己的妈妈，只得关了。

再点“豆包”，新的AI软件，有个同学觉得很好用，前几天才给他推荐的。他悄悄输入：写一篇关于妈妈的作文，600字左右，要感人。手机开始生成，进度条转了几圈，文字就弹出来了。

标题：月光下的守望。正文：“记忆里的妈妈，总与月光连在一块儿。月亮攀上树梢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妈妈的眼睛。那双眼睛，像月光一般清亮……”

他一字一句地读，读得很慢。妈妈在月光下讲故事，妈妈整夜不睡，守着生病的孩子。不光句子美，还有感情，有细节，有升华。结尾写道：“妈妈的爱，像月光，无声无息，却照亮我前行的路。她在哪里，那一弯月牙儿，就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守望。”全文653字。他拿起笔开始抄，抄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连标点符号都格外漂亮。

抄到“妈妈的手，因为长期劳动变得特别粗糙，但抚摸我脸庞的时候，却特别温柔”时，小非的手抖了起来。他想起那个晚上，月牙儿弯弯的，月光冷冷的。妈妈牵着他站在老槐树下，她的手心里明明有汗，却又冰凉冰凉的……

继续抄。抄到“妈妈离开的那天，月牙儿挂在天上，她回头看我的那一眼，成了我一辈子的痛”时，小非的眼泪掉下来，洒在作文本上，晕开一滩墨。赶忙拿手擦，越擦

越模糊。他盯着那团污渍，看了很久。

四

校长召集老师们开会。阳光透进会议室，暖洋洋的，但气氛却冷得吓人。数学老师首先发话：“这数学课，还怎么教？学生用AI做作业，答案比我的还标准。我讲了三遍的题目，他还是不懂。一看他的作业，又全是对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英语老师说：“作文也是的。我查了孙小非的那篇，相似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算正常吗？”

教语文的李老师没说话。她翻开孙小非的作文本，作文《月光下的守望》她看过好几遍，文字很美，以她的经验来看，情感似乎很真实。如果是AI写的，那么这份“真”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不能说这就是作弊。”物理老师插话，“眼下，AI已经是大势所趋。最关键的，在于我们如何引导。”

“引导？”数学老师一拍桌子，“怎么引导？告诉他不会就搜？作文不会写就让AI写？那还要我们做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物理老师年轻，红着脸想跟大家解释。

数学老师却不依不饶：“那你是什么意思？我们辛辛苦苦地讲课，他拿手机一拍，再一搜，答案就出来了。这样做，对其他同学公平吗？”

校长端坐着，除了会议的开场白，一直没有说话。见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争起来了，又见李老师一直没发言，就问她：“李老师，你怎么看？”

李老师当然也有看法，但她看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话不投机，想了一会儿才小心说：“这孩子的情况，有点特殊。他妈妈已经离家五年了，爸爸长年在外地打工，奶奶又是一身病，除了照顾他生活，根本管不了他的学习。爸爸牵挂家里，就给他买了手机。没想到，出了这种情况。但我总觉得，如果有人管他、教他，就不会这样。”

数学老师还有话说：“刘强的父亲是个残疾人，母亲靠捡破烂为生，人家就没有用AI做作业。”

见李老师要反驳数学老师，再争下去必然没完没了。校长接过话头：“老师们，我们教的到底是什么？是知识？是。但知识到处都有，书上有，网上也有。那我们究竟教什么？是教学生怎么去学。他们弄不懂的时候，就教他们如何弄懂。AI出现了，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说严禁使用，因为你禁不了，就像以前计算器出现时一样，现在怎么样？但也绝不能放任不管。必须让学生明白，AI只是一种工具，工具可以协助我们，但不能代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说到这里，校长喝了口水，跟着发出一声感叹，既像告诫老师们，又像自言自语，“这是一次挑战啊，对教师的挑战，对教育的挑战……”

五

暴风雨来临之前，天空变得很阴沉。下午，乌云压下来，黑沉沉的，像浸了水的棉絮。教室开了灯，白惨惨的光，照得人脸发青。

孙小非坐在那里，咬着笔头，手心出汗。昨天手机忘了充电，关机了。今天有数学小测验，他想查题，但没法查。

试卷发下来了。前面的填空题还可以，后面的就迷糊了。看了很久，也没弄清楚题目到底想表达什么。数字和文字像小鱼一样，在他眼前游来游去，可怎么也抓不住。

同桌在唰唰地写，他坐在那儿发呆。想偷看，又看不清。时间过得很快，他随便写了几个，就交卷了。数学老师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丝失望。

放学铃响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走了。小非慢腾腾的，一点也不急。他想等别人走了再开手机，说不定还有点电。

“孙小非，留一下。”李老师叫住他。他的心一沉。

五个没交作业的学生留校，其中就有孙小非。李老师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不时抬头看一眼。窗外天色更暗了。远处传来低沉的雷声，像有人敲着大鼓。

下雨了。开始是几滴雨点，啪嗒啪嗒地落下来，接着就变得密集了。几个学生家长来了，接走一个，又接走一个。教室里，只剩他和李老师了。

李老师批改完作业，抬起头来问他：“作业呢？”他掏出本子，递过去。李老师打开看了几眼，就皱眉了，“前几天挺工整的，今天怎么这么乱？”

他不说话。只咬住嘴唇，老老实实站着。

“说话，谁做的？”

“是……我做的。”

“怎么做的？”

他答不上来，目光投向窗外。

“回去吧。明天让家长来。”

他站起来，背上书包，走到教室门口，回头一看，李老师还坐在那里，正盯着他的背影。

出了教室，他把书包顶在头上，冲进雨里，飞跑回家。

吃完饭，他插上充电器，等待开机。开机后，屏幕亮起。他拍今天的测验卷子，答案跳出来。填空题对了三道，应用题全错了。他盯着解题步骤，看了很久。

窗外的雨还在下，天上没有月牙儿，只有无边的黑。

爸爸回来接他，是期中考试结束的第二天。天蓝，云淡，风卷着落叶，哗哗地响。父亲是骑着三轮回来的，他穿着看不清颜色的工装，胡子拉碴的，眼睛倒是很亮。

“收拾好了？”爸爸问他。

他点点头，指指三轮车。书包、衣服，都装进一个蛇皮袋，放在车上。

奶奶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对他说：“到城里了，一定要好好念书。”

孙小非点点头，鼻子有点酸，喉咙里挤出一句话：“奶奶，我走了。”

“走吧，走吧。”奶奶说让他走，自己却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他坐在车上，父亲扶着车把，身体一拱一拱地，使劲蹬着。他看见，路边的杨树叶已经黄透了，风一吹，漫天飞舞，像金色的雨。

爸爸扭过头，跟小非说：“学校里，我已经说过了。李老师，我也跟她说了。”一听爸爸说李老师，他的心一紧。

“你在用AI写作业吗？”冷不丁地，爸爸问。

他咬咬嘴唇，没承认，也没否认。

“为啥？”

“……不会。”

“不会，就问老师嘛！”

“老师讲了，我也不懂。”

爸爸不说话了。三轮车碰到块石头，咯噔一下。

“爸爸，我想……想去跟老师道个别。”

爸爸顿了半秒，没说话，调转车头，就往学校蹬。

见到李老师，孙小非突然心里一热。给她鞠了一躬，多说了两句话：“李老师，我来跟您告辞了。谢谢您！”

“嗯，去了城里，好好学。”李老师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又说，“城里老师好，你用心学，一定跟得上。”

孙小非看看李老师，又多说了几句：“李老师，我想跟你说，我是用‘豆包’做作业了，但请您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学生。”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李老师伸出手来，想抱孙小非一下。手在中途停顿一下，只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好好学！”

六

城里的学校很大。他坐在第一排，爸爸和老师说过的。陈老师很年轻，扎着马尾辫，声音很脆。

作业还是有，但不一样了。一道数学题，他想了好久。画图不对，列式也不对。他咬着笔，盯着题目。同桌凑过来：“哪里不会？我教你。”

讲一遍，不懂。再讲，画图，列式，一步一步下来，他懂了。

那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看见他在做作业。台灯照着他的侧脸，他眉头皱起，很

认真。

“会不？”

“会。同学教我了。”

爸爸点点头，进了厨房。锅碗碰撞声传过来，油烟味也飘了过来。小非继续写，写错了，用橡皮擦掉，再写。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还是月牙儿，细细的，亮亮的，照在屋里，白晃晃一片。小非抬起头，看看月牙儿。又低下头，继续写。笔尖划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食叶，像细雨润物。

期末，他数学考了72分。不是最高，但比以前强多了。而且全部是自己做的，他没用AI。

他把卷子折好，放进书包，出了教室，就往出租屋的方向走。城里的路很宽，车很多，路灯很亮。他慢慢走着，看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忽长忽短。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小非无意间抬起头，呀，月牙儿又出来了，细细的、亮亮的，悬在高楼之间。红灯变绿了，他迈开步子，继续往前走。在下一个路口，他专门停下来，看了看月牙儿。看到月牙儿，又想到了自己的72分，想到了自己的过往。呀，自己才14岁，就像月牙儿一样，现在只有细细的一弯，还不是那么亮。但书上说了，总有一天，月牙儿会圆起来、亮起来的。

夜深了，小非做完最后一道题，合上作业本，走到窗边，仰头看天上的月牙儿。月牙儿依旧弯弯的、尖尖的。但他突然发现，月牙儿不再像钩子，而像两个嘴角上翘的表情包，甜甜的，乖乖的，越看越好看。

小小说选萃

春到某河

■ 远 方

教研员李大海放下手机，麻将声犹在耳边。教研室主任张铁头的电话切了进来：“明早十点，期末试卷必须交印刷厂！”

晚上十点四十七分。李大海瞪着空白文档，恍然映出他两月的逍遥——六次垂钓，十七场麻将，命题文件夹却从未打开。

他慌，他恼，最后破罐破摔：随便弄一份，谁还真看？

搜索“初中语文期末试卷完整版”，第一条来自北方某论坛，是八年级期末试题。李大海全选、复制、粘贴，动作如行云流水。

改校名，改学年，到作文题时，停下来。他瞅瞅原题：春到清河。

“清河？”他嘟囔道，“我们这儿哪有这条河？”

窗外夜色正浓，他想的是明早该去哪里下钩。手指一动，将“清”字删去，换成一个“某”字。——春到某河。

他盯着这“某”字，觉得有几分哲学意味——某河，不就是任何一条河？学生自由发挥，多好。他完全忽略了阅读材料里的北

国风光、白桦林等提示，与他所在的江南水乡格格不入。

凌晨一点零七分，邮件发出去。他长舒一口气，收拾渔具时哼起了小调。

审阅流程如疲惫的传送带。张铁头出差用手机草草回复：已阅，送印。教研组长赵明感冒请假，他委托的年轻教师也不敢多问。印刷厂呢，他们只管排版。

于是，《春到某河》这个作文题，像一颗伪装的哑弹，跟着语文试题被送进了考场。

考试当天，八年级三班。

王小明翻开试卷第5页，眨了眨眼。教室里响起压抑的骚动。

“某河？”同桌悄声问，“什么意思？”

“就是某条河吧。”

“哪条？我们这儿的河都有名字啊。”

监考老师敲敲讲台：“认真审题！”

王小明盯着题目，足足愣了五分钟。他生长在水网密布的小城，熟悉玉带河、春江、南浦，但“某河”不在他的地图上。

时间流逝。前排同学只写两行：“我没去过某河，没什么可写。”右座女生画了条波浪线，标注“假设这是某河”。

王小明的笔尖悬着。他忽然想起读过的一篇小说，主人公梦游一条不存在的河。想

到那篇小说，灵感如电光石火般袭来：既然现实中没有，为何不能自己创造？于是，他落笔了——

“我从未真正见过某河，但我知道它的存在。——在爷爷的故事里，他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走了三天三夜；在地理书插图中，那些未命名的蓝色线条；在我的梦里，一条随季节变色的神奇水道……”

一旦突破“必须写真实河流”的桎梏，文字便奔涌而出。他写某河解冻声如玻璃风铃，写河边有只在晨雾中开花的植物，写渔民能从河中打捞起多年前丢失的物件——不仅是物品，还有记忆的碎片。他写自己曾溯流而上，到达一个所有钟表倒转行走的村庄。

收卷铃响时，王小明意犹未尽。

批卷现场，堪称灾难。

“赵老师，您看。”阅卷老师推过来一叠试卷，“全年级八百份，九成要么空白，要么只写几行抱怨。”

赵明一张张翻看，脸色渐沉。

“我不知道某河在哪儿，怎么写？”——最普遍的回答。

“我写了春到玉带河，算跑题吗？”——学生还算用心。

“出题老师是不是打错字了？”——善意的猜测。

王小明的试卷出现了。

赵明读完，沉默良久。作文里，某河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连接记忆与想象、现实与梦境的隐喻。这孩子写道：“某河之所以为‘某’，是因为它拒绝被固定命名。它在每个读者心中流淌成不同的模样——对甲是童年的小溪，对乙是故乡的大河，对丙则是通往未知的航道。”

“这篇给满分。”赵明说。

“可题目本身有问题……”

“正因为题目有问题，能这样破题，才见功力呢。”

调查结果出来，教研室里一片尴尬的沉默。李大海站在张铁头面前，头埋得很低。

“你知道问题多严重吗？”张铁头声音平静，但比咆哮更可怕，“全市统考，作文题竟是个不存在的地名。家长来电，媒体也听到了风声。”

“我以为……‘某’字可以泛指……”

“你以为！”张铁头终于爆发，“你以为教学是儿戏？出题是填空游戏？”

处理结果很快下来：李大海调离教研岗位，张铁头年度考核不合格。试卷呢？全部作废，择期重考。

故事却没有结束。

重考前，赵明把王小明的作文复印出来，发给全班。

“今天我们不讨论标准答案。”他说，“我们只讨论：当题目本身出现问题时，该如何应对？”

学生们窃窃私语。

“王小明创造了一条河。当现实中没有‘某河’时，他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穿越——从无到有地构建，从限制中寻找自由。”

全班同学看向王小明，他耳根发红。

“老师！”一学生举手，“我们可以不按题目要求写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赵明走到窗边，指着外面真实的河流说，“考试有规则，就像河流有河道。但王小明的作文提醒我们，当河道本身有问题时，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条新的河道——当然，是在批卷老师能理解的

前提下。”

下课铃响了。王小明最后一个起身，走到讲台边。

“赵老师，我其实……一开始也很生气，觉得题目莫名其妙。”

“后来呢？”赵明问道。

“后来我想，如果连这种题都能写好，那什么题都不怕了。”王小明腼腆地笑笑，“就像在游戏里打通了最高难度。”

赵明也笑了：“这个比喻好。学习有时确实像闯关——不仅要应对明确挑战，还要应付系统本身的漏洞。”

那天傍晚，赵明沿玉带河散步。夕阳染红了河水，他想起王小明的句子：“某河不在任何地图上，它流淌在每一个愿意想象的人的心中。”

他拿出手机，给教研室群发了一条消息：“关于作文命题的几点思考——从‘某河事件’谈起……”

赵明写道：“教育的本质之一，是教会学生在现实的河道中航行时，也不失去开凿新航道的能力与勇气。”

河面上，一只白鹭掠过，翅膀划开金色的光斑，像一行写在空中的、只有河流能读懂的注解。

丫片儿

■ 孟宪歧

丫片儿从小就有一股泼辣劲儿。

爹种了两架黄瓜，嫩嫩的黄瓜纽顶着金灿灿的花儿，鲜艳欲滴。爹说：“那几个黄瓜纽儿千万别动啊，我要留种的。”

爹的话一言九鼎，家里人谁也不敢违抗。丫片儿每每看见那几个黄瓜纽儿，吸溜一下涎水，却不敢摘。

周六，同学春杏来丫片儿家玩，外面下起了雨。丫片儿和春杏望着窗外雨打黄瓜叶子，担心黄瓜纽儿会被大雨给浇掉了。雨越来越大，春杏坐不住了，开门走了。春杏刚出去，爹披着塑料布就进了门。

爹问：“你俩谁把小黄瓜摘了？”

丫片儿：“我没摘呀？”

爹说：“反正少了俩。”

丫片儿一听就急了：“谁是春杏摘了！”

言罢，丫片儿顾不上穿鞋，光着小脚丫钻进雨中。行至半路，丫片儿追上了春杏。果然，春杏手里还拿着两个小黄瓜。

丫片儿对春杏说：“你跟我回去，和我爹说清楚！”

春杏红着脸：“我不回去。这小黄瓜，你拿回去。你也太小气了！”

丫片儿说：“我爹以为我偷吃了小黄瓜。”

丫片把两个小黄瓜带回了家，身上沾满了泥巴。

爹笑了：“你呀，真是多此一举，春杏摘都摘了，还要回来干啥？”

丫片儿撅起了小嘴儿：“爹你偏心眼儿，我要是摘了，你非打我不可，人家摘了，你倒不生气。”

爹说：“我能管你，却管不了别人。”

爹又说：“那两根小黄瓜，你就送给人家吧。”

第二天一上学，丫片儿悄悄把两根蔫不拉唧的小黄瓜塞进春杏的书包：“我爹说了，送给你啦！”

春杏掏出来，还给丫片儿一根：“咱俩一

人一根！”

咀嚼着有点儿青涩的小黄瓜，两个女孩心里甜滋滋的。

丫片儿读到六年级的时候，成了学校最高的女孩。

有一回，春杏在回家的路上被两个男孩截住，一男孩拽住她的衣服，一男孩拽住她的书包，她害怕得哭起来。

丫片儿做完值日赶上来，见春杏挨了欺负，怒从心头起，一只手抓住一个男孩的脖子，狠狠地摁了下去。

两个男孩没有丫片儿的力气大，都被丫片儿摁在地上，挣扎不起。

丫片儿问：“还欺负人不？”

男孩的头像鸡啄米：“再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丫片儿在初三那年，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瑞欣的男生写的。信里说，他喜欢丫片儿。

丫片儿找到瑞欣说：“你个小屁孩儿，躲一边去。再胡说八道，我还让你躺在地上起不来！”

瑞欣就是当年欺负春杏的那两个男孩中的一个。可现在瑞欣却不害怕，对着比他高半头的丫片儿说：“你等着，我非要和你搞对象不可！”

丫片儿对瑞欣不屑一顾：“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做梦去吧。”

丫片儿后来考上了体校，主攻排球，参加过省里比赛，可惜，肘部受了伤，毕业后分到了教体局。

有一天，丫片儿的办公室来了一个男子，身材魁梧，穿一身警服。丫片儿一惊，这不是瑞欣吗？

瑞欣故意站在丫片儿身边：“咋样？我不

比你矮吧？”

丫片儿忽然红了脸，想起了当年她说过的话。

瑞欣说：“我在警官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县刑警大队，听说你在教体局，这不就跑过来看你了！”

丫片儿的心里，有一股暖流涌过。

在丫片儿和瑞欣举行婚礼那天，瑞欣攥着丫片儿的手，大声说：“今天，我终于吃上天鹅肉了！”

丫片儿缩回手说：“吃上吃不上，那得看你的能耐。到时候，谁吃谁还不一定呢。”

婚后，丫片儿和瑞欣很幸福。

丫片儿单位有一处酒店，由内部职工承包。可总是负债累累，领导为此事有点儿伤脑筋。看丫片儿风风火火的泼辣劲儿，领导就想到了她。

领导说：“现在有一件棘手的事儿，你能不能替我扛下来？”

丫片儿摸不着头脑：“领导都棘手的事儿，我扛得动吗？”

领导说：“只有你能扛！”

丫片儿问：“到底啥事啊？”

领导答：“你耐点劳，把酒店那一揽子活儿扛起来！”

丫片儿连连摇头：“领导你饶了我吧，我哪会做买卖？干到最后，还不得把我自己赔进去啊？”

领导说：“就是你了！”

丫片儿被逼无奈，真就把酒店这摊子事儿挑在了肩上。

丫片儿的酒店，成了县交警大队的家店了。瑞欣三天两头领着人来，当然人家可不是白吃白喝，都争着抢着结账。

那次瑞欣单位的头儿来酒店，指名让丫片儿去陪酒。

丫片儿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沾过酒。

大队长说：“弟妹你是老板，我是客人。今儿我让着你，我喝两杯，你喝一杯，行不？”

大家都跟着起哄：“老板喝两杯，队长喝一杯！”

丫片儿说：“队长，我真不会喝酒，你就放过我吧！”

队长说：“放过你可以，放不过瑞欣，我喝一杯，瑞欣就得喝两杯！”

丫片儿看了看瑞欣那红扑扑的脸，把心一横，端过一杯酒：“队长，我就依你！”说罢一扬脖，酒下肚了。

队长也不含糊，一连干掉两杯。

丫片儿自己又满上一杯：“队长，我就陪你三杯！”

丫片儿咚咚连喝了两杯，又说：“队长请吧？”桌上的人都面面相觑，队长先是一愣，随即端起酒杯，咚咚咚咚，喝掉了四杯酒。

丫片儿一抱拳：“队长，多有得罪，我忙去了，你们慢慢来！”

队长出门时，是被人搀着走的。

丫片儿豪爽又好酒量，名噪一时。

年底一算账，丫片儿的酒店居然挣了10万块钱。

领导高兴，奖给了丫片儿5万块。丫片儿没拿，她用这5万块钱买了米面油，发给了酒店职工。

丫片儿说：“单位给我开工资呢，不能拿两份钱啊！”

大家都说，这酒店，只有丫片儿开，最好。

丫片儿戏谑地说，这条贼船，真是上去容易下来难。

挑 山

■ 李文果

大海还记得小时候和父亲的那次对话。那时的大海，刚上小学二年级，有次考试考了一百分。父亲一高兴，就让母亲炒了两个菜，多喝了两杯。酒劲儿一上来，父亲就问大海，长大了想干什么。

在此之前，大海跟着当挑山工的父亲上过几次山，他看过山上的云，看过山上的花，看过山上的庙，还看到过上山游玩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城里人，就觉得当挑山工也很好玩。于是就大声说，爹，我长大了也想和你一样，做个挑山工。

爹骂大海没有出息。爹说，挑山工这行最苦，最累，还危险，很多人都看不起，要是有其他出路，谁愿意做挑山工啊。爹对他说，你知道为啥给你取名叫大海吗，就是让你长大后能走出去，像大海一样走得越远越好，不能跟爹这样，一辈子窝在山旮旯里。

大海问，爹，那咋叫有出息呢？

爹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城里的大学，再娶个城里的媳妇儿，那就叫有出息。

大海很听话。从此就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次考试都能进前三名。

大海上高中那年，有天下大雨，父亲向山上挑货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山崖，当时就没了呼吸。大海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了学费和住校生活来源，不得不辍学了。大海没能满足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和父亲一样，做了一个挑山工。

大海挑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挪。每上一步小腿肚都

在打着颤儿，每走一步都要重重地呼吸。这时候，大海才懂了当年父亲说过的话。挑山这活儿，是真苦真累，还会受到很多人的白眼儿。但是，挑山是每天都能算出挣了多少钱的。大海就计算着，这一趟货物运到山上，能挣到多少。有了这个念想，他就撑过了那段累得几乎快要放弃的日子，甚至还练出了挑山人必备的铁胸功，就是肩挑背扛时间长了，让胸骨形成了天然的承重结构。就这样，大海成了一个熟练的挑山工。

时间长了，大海对挑山就熟悉了，几乎不用思考就知道背着多重的货要把背弯成多少度，拐弯的时候怎么避免碰到山体。大海发现，其实挑山还是有很多乐趣的，感觉不是游人在追着他赶路，而是他在追着游人欣赏风景。

有一次，大海看到一个小伙子，神情沮丧地取走了锁在栏杆上的同心锁，他在心里数数，这是今年的第五个失恋者了。

还有一次，他看见有个人准备翻栏杆寻短见，就上前死死地给拦了下来。后来这事被媒体报道了，大海还被网友们称为“最美挑山工”。于是，大海就觉得，挑山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挑山，就是他的事业。

转眼间，大海的儿子也大学毕业了，在城里安了家。大海就想，再干几年，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就跟儿子进城享福去。

一天，大海和其他挑山兄弟接到景区通知，让他们到管理处开会。会上，管理处的领导说，从下月开始，向山上运送货物的工作，全部由机器狗来做。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机器代替人工，只是早晚的事，早做早好。领导说，已经和政府部门联系好了，挑山工都给安排了公益岗位，都还有活儿干。领导

还说，经过模拟试验，一个机器狗一天的运货量，相当于八个挑山工呢。

就这样，做了半辈子挑山工的大海，很不情愿地转了岗。大海给儿子打电话诉苦，儿子对他说，这还真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抵挡的，你没看到春节晚会上，机器人都会跳舞了吗？儿子让他想开些。

道理大海都懂，可还是有点想不开。想不开的大海就抽时间到山道上，看机器狗如何运送货物。大海发现，机器狗还真像领导说的，身上背着比他那时背的重几倍的货物，在山上山下来回穿梭，而且还不知疲倦。听着机器狗体内电机的嗡嗡声，大海甚至恶毒地想，这机器狗咋不撞坏呢？

一天，大海又在山道上看机器狗。忽然，他想象的事居然真的发生了。一只正向山上运送货物的机器狗，可能是程序出了故障，径直撞向山壁，背上的物资箱，也被撞得歪歪扭扭，几乎要掉下来。

大海叹了口气。他走了过去，把机器狗身上的物资箱扶正绑紧。他的眼里，突然有了一种慈爱的光芒，就像小时候，父亲给他扶正背上的书包一样。

近邻

■杨秀建

大田和二田，是一条田埂之隔的邻居。

田家村的人，清一色的田姓。三十几户人家，错落有致地点缀在溪涧两边。追根溯源，百十来口人，全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人。年老年幼，不是沾亲就是带故。

大田二田两家，走动得很勤快，遇事有

商量，逢忙相互帮，碰到急难事，一起想办法解决。门对门多年，从未红过脸，好得跟亲兄弟似的。大田家炒啥稀罕菜，少不了铲一碗送给二田；二田赶场回来，也不忘捎些油饼果子给大田。农忙季节，大田帮二田耙田栽秧，二田给大田打谷晒粮。大田家孩子半夜生病，二田跟大田替换着背上孩子就往卫生院跑；二田家老人住院，大田三天两头去医院看望。

后来，大田从集上抱回一只看家护院的狗子——阿黄，二田养了一群山鸡，下蛋贴补家用。大田二田出门干活，家里鸡飞狗跳是常有的事。阿黄时常赶鸡咬鸡，鸡偶尔也会啄伤阿黄。毕竟鸡狗力量悬殊，阿黄伤鸡的事，自然多了去了。

二田捡起地上被阿黄咬死的鸡，朝对门的大田打招呼，咱哥儿俩有口福了！大田附和着笑过之后，一脸正色地叮嘱二田，下次见到阿黄咬鸡，下手狠点，叫它长长记性。说过笑过，大田二田就坐在一起吃喷香的土鸡肉，喝大田从家里带来的米酒，早把鸡狗相扰之事抛置脑后了。

阿黄毕竟不是人，受训挨揍后照样忘性犯事。二田虽说心里不快，表面上却依然云淡风轻地说与大田听。听得多了，大田渐渐悟出了话外之音，嘴上多次放出狠话，耐心疼它，打死一锅炖了下酒。

有回，二田上山给果树打枝回来，撞见阿黄正满院子撵鸡。一只被咬断脖子的下蛋鸡，在地上“啪啪啪”地拍翅挣扎。二田弯腰捡起一根手腕粗的柴火棒，顺势朝阿黄扔去。说来也巧，原本只想赶走阿黄，没承想生生打折了阿黄的一条腿。

阿黄每次见到二田，总是围着他不停地

摇头摆尾，“呜呜呜”地叫着撒欢儿，那股子亲热劲儿，跟见到大田时没啥两样。看着阿黄“嗷嗷”叫着，一瘸一拐地跑回家，二田既心疼又后悔。他紧随阿黄来到大田家，愧疚地解释说，大哥，实在不好意思，不小心误伤了阿黄。大田望着摇尾乞怜的阿黄，连连拍手说，打得好，打得妙！

话是这么说，等二田一走，大田的心里却别扭开了，你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哪，我客套几句，你却当真下狠手。这么大岁数了，打狗欺主的道理，你难道不懂吗？你家的鸡跑到我家堂屋，甚至跳上灶台拉屎，时常打碎碗碟，我也只是轰走了事，从未对你说过一句重话，更没有打伤打死过你的鸡。想不到你平日左一声大哥，右一声大哥，眼里心里却根本没有我呀。

鸡狗长期骚扰不宁，也不是个事儿。二田小声征求大田意见，大哥出门时，能不能给阿黄拴条草绳？啊，这村里村外，你见过哪家的土狗拴绳子了？大田抚摸着阿黄的伤腿，大声说道，难道你不能把鸡关进笼子里养？看着气急的大田，二田心里直纳闷儿，你家阿黄前后咬伤咬死我好几只鸡，也没见你上门道过一声歉，何况还是你三番五次放话，让我好好教训阿黄……

回到家，二田捡起垂死的鸡补刀放血，炖了锅鸡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二田细思深想，犯不着为鸡狗之事跟邻居闹掰了。他像往常一样，站在堂屋门口，大声唤大田过去吃肉喝酒。

二田喊过，就站在那里，等着大田回话。可过了好一阵子，大田才反背着双手，慢腾腾从屋里踱到门口，懒洋洋地应了一句，感冒了，闻不得腥气！说完，转身进了屋。

二田盛了满满一钵鸡肉，叫儿子趁热送到大田家。眨眼的工夫，儿子低着头，又原封不动地端回来了。儿子委屈地告诉他，大伯伯说，吃鸡肉骨头会卡喉咙。

从此，大田二田心里种下了芥蒂，相互猜忌在记恨中越长越大。大田家有事，宁可花钱请其他村民，也不再找二田。二田忙不过来，四处打电话喊亲戚过来帮忙，也不再麻烦大田。哥儿俩之间，再没有家长里短的唠嗑；孩子也不再一块儿做作业玩游戏。路上偶尔碰见，都面涩涩的，难堪又别扭。

大田二田不再往来走动。那条连接两家的光溜溜的田埂，渐渐长出了杂草……

画大饼

■ 韦耀武

张伟在公司上班三年了，工资还在原地踏步，一分未涨。

工友们私下抱怨：“哪有这样的公司，三年都不涨工资，还让人活不？”

大伙儿一齐转向张伟：“张伟，你技术过硬，老板又相信你，你就代表我们去跟老板谈谈，要老板给我们涨工资。”

张伟也早有这个想法，他搔搔头说：“好吧，我试试看。”

怎么找老板谈呢，张伟想了半天，一时拿不定主意。说得太直吧，怕老板不高兴，工资没涨成，反而得罪了老板，以后在公司就难得混了。眼下工作太难找，可不敢轻易跳槽，还是得转着弯儿说。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张伟就进了老板的办公室，他把一份早餐放在老板的办公桌上，

满脸带笑地说：“老板，这是我给您带的早餐，鸡蛋饼，您最爱吃的。”

老板一笑说：“好的，谢谢啦！”

张伟接着说：“我也最爱吃鸡蛋饼了，不过这鸡蛋饼前段时间涨价了，以前两块钱一个，现在两块五了。虽说涨得不多，但对我这样喜欢吃鸡蛋饼的人来说，一年下来也要多花好几百块哩。”

老板又是一笑：“是吗？这个我倒没注意。现在物价上涨很正常，咱们阻止不了物价上涨，但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面窝没有涨价，我们可以改吃面窝呀。张伟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过了一段时间，张伟又去了趟老板的办公室，他说：“老板，我有个发小，前段时间辞职了，他在那个公司是骨干，可公司一直不给他涨工资，他就辞职了。”

老板听罢，淡淡地说：“这样不好，年轻人嘛，就该脚踏实地，先干出成绩来，该涨工资的时候，自然就会涨的。张伟，你不是也想辞职吧？”

张伟见老板正看着他，只得支支吾吾地说：“没、没有……”尴尬了一会儿，慌慌张张地退出了办公室。

又过了段时间，张伟再次找了老板，他开口说：“老板，过几天我想请几天假，家里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要我回去相亲。对方提出要10万块钱彩礼，我在公司上班三年多了，也没存下什么钱，这么大一笔钱，还得找亲戚朋友帮忙凑凑。”

老板一笑说：“这是好事啊，这个假我批了，提前祝你相亲成功。”

张伟在心里说，你光说“提前”，可对象不要“提前”，她是要我给“提钱”啊。

张伟特别失望，他说得那么明白，可老板却死活不接自己的茬儿，咋办呢？他想了想，把心一横，直接说：“老板，您看我们在公司上班都三年了，工资该涨涨了吧，大伙儿都盼着呢。”

老板哈哈一笑说：“工资是该涨了。你跟大家伙说，年底，年底一定给大家涨。”

出了办公楼，工友们围上来，问他：“怎么样，老板咋说的？”

张伟笑逐颜开：“老板说了，年底就给大家涨工资。”

大伙儿一听，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有人嘟囔：“年底？这才四月份呢……”

小徐拍拍张伟，一指前方：“你看，那是什么？”

张伟有点迷惑：“哪里？嗨，那……那不是太阳吗？嗯，你是个明白人，老板答应给涨工资，这就是看到太阳了。”

小徐说：“哪里是太阳，分明是老板画的一张饼嘛。”

亮灯取件

■陈 涛

作为小镇最早经营快递业务的人，小陈姑娘凭借超前意识，率先实施亮灯取件。镇上先后冒出的快递店门前，取件人群排成长龙，等得久了，难免怨声不断。而小陈姑娘家的顾客，却能即来即取，就像吃自助餐一样方便快捷。

亮灯取件，就是在每个快件上夹一只感应灯牌。顾客打开拼多多 app 扫码，对应灯牌亮起，就可以自行前往货架取件签收。不

仅速度快，小陈姑娘也省力。

亮灯取件实施以来，顾客交口称赞，业务更加红火。尽管又变累了，但小陈姑娘觉得非常充实。老顾客孙奶奶，在家带四岁的孙子，儿女常年在外出，隔三差五寄生活用品回来。由于年轻时受过工伤跛了腿，熬不住排长队，好在孙子虽小，手机倒是玩得溜。这一老一小配合得挺好，存取快递就固定在了小陈姑娘家。

出现问题是在一个周三。

住在下街的大学生小谢放暑假回家，网购的一双限量版球鞋到了。那孩子扫码取件，灯牌亮了，货架上却空空如也。小陈姑娘赶紧查监控，视频画面里，一个戴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跟着前面的人混进来，瞅见亮灯的格子，顺手牵了羊。这人是备而来，他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小陈姑娘就没法追查。球鞋两千多块，她赔了半个月的收入。

从此之后，麻烦接踵而至。有人拿了快件不签收，有人拿错了快件，有人借口“灯没亮”扯皮……最棘手的是，小陈姑娘没法证明谁在说谎。那段日子投诉不断，小陈姑娘每天忙于调监控、赔钱、道歉，折腾得焦头烂额。先前积攒的口碑，也碎了一地。

权衡利弊，小陈姑娘无奈地取消了亮灯取件。柜台外面重新排起长龙，有客户闹情绪，她也顾不上了。不是姑娘心肠硬，她也想过恢复，可一想到那双球鞋，就打了退堂鼓。让客户受点苦，总比老丢东西强。再说了，别家的快递，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那天傍晚，孙奶奶照例带着孙子过来，孩子掏出手机扫码，屏幕显示扫描失败。孩子愣了愣，再扫，还是一样。孩子急了，哇哇大叫：“奶奶，怎么扫不了？”

队伍里有人看笑话：“小屁孩儿，不认得字？你瞅瞅墙上写的啥？”

孙奶奶抬头一看，墙上贴着告示：因业务调整，本店取消亮灯取件。她想起昨天邻居张婆婆的话，说小陈姑娘家最近丢件特别多，让她叮嘱儿女，别再快递到这里了。再看小陈姑娘，正在接电话，眉头紧锁，声音压得低低的，似乎是在挨训。

孙奶奶拽了拽孙子：“排队去。”然后一瘸一拐地往队尾走。

小陈姑娘挂了电话，看见孙奶奶，连忙招呼：“孙奶奶，您不用排队，您到这边来，我给你亮灯。”

孙奶奶摇头。她不是高风亮节，而是怕别人有怨气，让小陈姑娘为难。这孩子也不容易，一个人守着快递店，丢件丢得眼圈都黑了。自己要是搞特殊，后面排队的人更有话说，小陈姑娘也更为难了。孙奶奶对她笑笑：“排都排了，不差这一会儿。”

小陈姑娘知道她的脾气，执拗得很，劝说无效，无奈地笑笑，继续忙碌着。

天骤然暗淡下来，乌云压得很低，风卷着尘土，似乎是下暴雨的前兆。小陈姑娘从货物堆里抬头，下意识地看向队尾。孙奶奶的孙子正蹲在地上玩石子，老人则是撑着腿，一下下捶着膝盖。

“老人家，你到我前面来吧。”

孙奶奶前面，是一位穿工装的大叔，手里捏着两张取件码。孙奶奶刚想推辞，大叔已经退到她身后：“我的快件多，费时间，你先来。”

小陈姑娘看到孙奶奶终于挪到柜台前，递上手机，核验取件码，然后签字，动作很慢。她想起亮灯取件的时候，孙奶奶从不签字，

孙子拿完就走。老人腿脚不便，遇上眼下这种情况，就只能站在门口等。

雨点砸下来了。小陈姑娘蹲下去，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只灯牌，夹在孙奶奶儿子快递过来的包裹上。一只生鲜箱，刚到的。

她把灯牌按亮，告诉孙奶奶：“您下次再来，不用排队。”

孙奶奶疑惑：“不是取消了吗？”

“没呢。”小陈姑娘随口扯了个理由，“系统坏了，还在修。”

小陈姑娘帮孙奶奶把箱子挪到门口，小孩伸手要抱，孙奶奶拦不住，小陈姑娘就势把箱子扛起来，送出门去。

雨下大了，小陈姑娘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回身看见队伍里有人在看她，又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那盏灯牌还在闪，红一下，暗一下，似乎有些接触不良。

片警老吕

■ 李培竹

老吕迈过五十五岁的门槛，被单位从刑侦一线调到了后勤科室。可他天生是个劳碌命，整日窝在办公室里，浑身都不得劲儿。一天，听说局里要充实社区警务力量，他直奔局长办公室，申请去社区当片警。

局长笑着跟他说：“老吕啊，社区片警可不是闲差。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尽是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方法不对头，挨埋怨、被投诉，都是常有的事，得有超常的耐心才行。你可想好了？”

老吕寻思片刻，随即挺起腰杆：“局长放心，我想好了。干了几十年外勤，早习惯了

风里来雨里去，实在不习惯坐办公室。我就爱跟老百姓打交道，自信能当个称职的片警。”

“好！”局长一拍桌子，“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片区正缺有经验的老警察。”

老吕回家给老伴说了，虽然招来一顿数落，可他还揣着满心欢喜，乐呵呵地到西湾社区走马上任了。

西湾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四万多户人家，多半是拆迁户，还有一部分是出租屋，人员构成错综复杂。老吕到警务站报到那天，刚和同事们寒暄几句，报警电话就响了。一听有警情，他二话不说，就跟着年轻警员小陈，匆匆赶往现场。

起争执的，是冯老大和冯老四，一对堂兄弟，隔着巷子住斜对门。老四家紧挨巷子口，他儿子买了辆轿车，为图省事，总停在自家门口。巷子本就狭窄，车子一挡，大家进出都费劲。老大上门交涉了好几回，侄子嘴上答应把车停到巷子外边，转天照旧我行我素。老大忍无可忍，骂了侄子几句，还扬言要把他的车给划了。老四媳妇护短，当场就跟老大吵翻了天，两人越吵越凶，邻居们赶忙过来拉架。有人见他们快动手了，害怕出什么意外，就报了警。

老吕和小陈赶到时，两人正脸红脖子粗地对峙着。他们先是喝止这场骂战，又耐着性子听两人把前因后果说清楚。老吕先劝两人消消火气，又讲起几十年的兄弟情分。说到动情处，老大和老四的眼圈都红了。末了，老吕又训了老四儿子一顿，怪他懒了几步路，竟让长辈伤了和气。一番周折下来，兄弟俩终于握手言和。

这边刚消停，平台又传来指令，说农贸市场有人起了冲突。两人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只见一个女人正揪着肉摊老板理论，吵得面红耳赤。一问才知道，女人买了一扇排骨，老板按十三斤收了钱，可她在公平秤上一称，只有十一斤七两。回来讨说法，老板却说新鲜猪肉水分大，天生爱“折秤”。老吕当即沉下脸，厉声斥责这是强词夺理，勒令老板立刻退钱道歉。

一场场纠纷处理下来，一上午的时间就没了。回到警务站，匆匆扒完工作餐，老吕刚打了个盹，报警电话又响了。他灌下几口浓茶，抖擞精神，又一头扎进了街巷里。

老吕后来常感慨，社区民警这活儿，看着琐碎，实则磨人得很。他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算摸透了门道。

日子一晃就到了年末。局里突然传来通知，说辖区一个绰号“黑皮”的贩毒嫌疑人，最近从外地潜回了内地，大概率会回老巢，要求社区警务站密切盯防，准备配合刑警实施抓捕。

十几天过去，转眼就到了除夕，一场大雪铺满整座城市，黑皮却始终不见踪影。没出现警情，大伙儿的心渐渐放松下来，只盼着能安稳过个年。

正月初二，老吕轮休。女儿女婿带着小外孙回家拜年，一大家子热闹了一整天。晚饭过后，老吕陪小外孙玩了一会儿，就跟家人说：“我去警务站转一圈。”

女儿皱起眉问：“爸，今天不是你休息吗？”老伴在一旁叹气：“你爸就是鸡刨命，一天不往站点跑，浑身都不自在。”老吕嘿嘿一笑，披上厚外套，推门走进夜色里。

警务站里，小陈和同事大刘带着三个辅警守在那里。老吕问明没什么紧要事，松了口气，拍拍小陈的肩膀：“你先回家吧，今晚

我替你值班。”

小陈连忙摆手：“师傅，您都连轴转了三天了，还是回家歇歇吧。”

“你媳妇刚生完孩子，还在月子里，正等着你照顾呢。”老吕不由分说，“别婆婆妈妈的，我还扛得住，你赶紧回去吧。”大刘和辅警们也在旁帮腔，小陈道过谢，就回家了。

大刘带着两个辅警出去巡视了一圈，回来时冻得直跺脚，一个劲儿地喊冷。

守到午夜，老吕说：“你们歇着，我出去转转。”他裹紧棉衣，沿着街巷慢慢走，鬼使神差地拐向了郊区的方向。站在街口的阴影里，老吕眯着眼打量着前方——那条田间小道偏僻隐蔽，没有监控，黑皮要回家，必定会从那儿绕过来。

夜色越来越浓，气温也越来越低，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刺骨地疼。老吕掏出辣味牛肉干，慢慢嚼着提神。约莫过了半个钟头，小道尽头忽然冒出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往街区这边走来。

老吕打量那人的身形，心里咯噔一下，正是黑皮！他暗暗冷笑：这小子挺有反侦查意识的，竟熬到大年初二半夜才露头。可惜啊，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子早就在这里候着他了。等黑影走近，老吕大喝一声：“黑皮！”

黑皮猛地一怔，却没像寻常逃犯那样撒腿就跑，而是缓缓转过身，亮出一支注射器，阴森森地说：“我知道你是来抓我的。你是不怕死，尽管过来铐我！老子染上了艾滋病，都到晚期了，拼死回来，就想再回家看一眼。反正早晚都是个死！”说完鼻子一哼，抬脚就要往街里走。

老吕没犹豫，一个虎扑冲上去，将黑皮绊倒在地。黑皮疯了似的挣扎，两人扭打在

一起。混乱中，老吕只觉后颈一阵刺痛。他咬着牙，死死将黑皮摁在地上，反手铐了个结实，喘着粗气喝道：“黑皮，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想跑？”

黑皮被摁在地上，却突然怪笑道：“你摸摸后颈，看看有什么？老子把艾滋病传给你了。老子死了，也得拉个警察垫背。”

老吕伸手往后颈一摸，竟拔出一支弯曲的注射器。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蹿上头顶，他咬牙骂了声“混蛋”，就掏出手机给大刘打电话。告诉他已经制服了黑皮，并叮嘱大刘叫上救护车，说黑皮已是艾滋病晚期，得先送他去医院。

雪野安静下来，只有寒风在呼啸。黑皮闷声开口：“你都知道我有艾滋病，还用沾了我血的针头扎了你，明知道会被传染，为啥还要救我？”

老吕喘着粗气，声音却格外坚定：“为啥？抓捕你，是我当警察的职责。你得了病，不去医治，反倒往城里跑，往家里跑，心理扭曲成这样，就不怕传染给更多人？我既然撞见了，就绝不能让你得逞！”

黑皮沉默了，满身戾气，竟一点点消散下去。

拾荒者

■ 孙俊

郝仁杰是行里的退休干部。我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会去捡破烂。

在古城，人们习惯把那些拾荒者，叫做“捡破烂的”。说这几个字时，总拖着一种鄙夷的尾音。郝仁杰和我住对面楼，每日隔窗相见。

他退休前是我们分行的一把手，养老金估计是个万字头。他老伴是退休教师，每月也有五六千的进账。女儿在股份制银行，女婿是私企高管。这家境，用本山大叔的话说，就是不差钱。

一天早晨，我伏在窗台上，观察雪松上那对缠绵的斑鸠。正看得入神，老伴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你快看，楼下那个……是不是郝仁杰在垃圾桶里刨东西？”我定睛一看，果然是他。

老郝佝偻着腰，半个身子探进绿色垃圾桶里，像在挖掘什么宝藏。他动作极快，捡起什么东西，就往身旁的三轮车斗里扔，然后迅速盖上垃圾桶盖，跨上三轮车，“吱呀”一声溜走了。

“他这是图啥？”老伴大惑不解。我也犯起了嘀咕：说他老年痴呆，可他刚才那套动作利索得很，尤其是左右张望时那警惕的眼神，分明是怕人看见。

我是行里有名的“闲事精”，还是《古城报》的特约记者，这事自然勾起了我的好奇。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

他总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装，戴顶深色旅游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在院里捡破烂时，倘若碰到熟人，他会直起腰，微微一笑，嘟囔着：“顺带的，顺带的。”仿佛这样就能解释一切。

他身高不过一米六几，在一米来高的垃圾桶里翻捡，常需踮起脚尖，看上去颇为吃力。盛夏时节，垃圾桶恶臭扑鼻，他却眼都不眨。捡来的废品，他会在车棚里分门别类，码放整齐。

有两次，我在院里迎面碰上他，故意打招呼：“郝行长，出去啊？”他打着哈哈：“溜

达、溜达！”眼神却躲闪着。

时间久了，院里人就说三道四。有人说，老郝捡破烂上瘾，一天不捡就手痒心慌。有人刻薄，老郝是生怕穷人吃上肉，连这点破烂都要跟人抢。对于这些说法，老郝却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

隆冬时节，雪花纷扬。上午九点，我朝窗外一瞥，见他骑着那辆三轮车，“吱吱呀呀”出了大门。我抓起棉衣跟了出去。

街上冷清，路面结着薄冰。老郝弓着背，吃力地蹬车。快到云集市场时，他刹住车，敏捷地跳下来奔向一个健力宝空瓶。就在他弯腰去捡的瞬间，街角猛地冲出一个浑身邋遢的流浪汉，抢先一把将瓶子攥在手里。

老郝愣住了，气得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可一看到流浪汉皴裂的手和单薄的衣衫，只轻轻叹了口气，默默转身而去。那流浪汉攥着瓶子，警惕地瞪着他，慢慢退回墙角。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老郝佝偻的背影在风雪中推着三轮车，忽然觉得他推着的不是废品，而是某种沉重的东西。

我发现，老郝几乎每天都借口买菜，实则捡破烂。每每看到能卖钱的废品，他眼里会闪过一种光，手脚格外麻利，那神态，不像是在捡破烂，倒像在做一件极其紧要的事。那天，老郝一个人急匆匆往外走。受好奇心驱使，我再次跟了上去。

他转了几条街，拐进了前进路邮局。我在阅报栏前假装看报，偷偷观察。他在汇兑窗口要了张单子，埋头填写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打皱的钞票，整理平整，连同单子递进窗口。

我等他走后，急忙跑到窗口。营业员是

个带着眼睛的年轻姑娘。

我脸上堆着笑：“美女，问一下，刚才那位老先生……是在汇款吗？”姑娘警惕地抬起眼睛：“你问这干啥？”

“啊！他是我的老领导。”我连忙把记者证递了进去，“我就是想知道他汇钱干什么用。”姑娘面色缓和了些，低声道：“大概有两三年了吧，这位老人几乎半年来汇一次款，金额不多，一两千块的样子。收款人呢，是谷山县小沟乡一个姓杜的。”

她顿了顿，补充道：“我经常看见他在街上捡破烂。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自己这么辛苦，还要资助别人？他只说，闲着也是闲着。捡点破烂，还能变废为宝，心里踏实。还说这钱来得不易，那边用着，或许更懂得珍惜。”

谷山县小沟乡？我立刻想起，那是我们分行以前的扶贫点。我马上给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豪打了电话。王豪在电话那头证实：“没错，郝行长在位时，精准扶贫结对子的就是小沟乡老鸦村的杜老栓。老行长虽然退休几年了，咱们村也整体脱贫了，但他还是坚持定向帮扶杜家。他说过，精准扶贫，不仅要把人扶上马，还得再送一程，要防止因故返贫啊……”

挂了电话，我愣在原地好一阵。耳边回响着邮局姑娘的话，眼前浮现出老人在垃圾桶旁踮脚的身影，在风雪中默默退让的那个瞬间，还有他填写汇款单时专注的神情……我转身离开邮局，再也没有跟踪过他。

不知何时，院里对老郝的议论慢慢少了。偶尔，有人还会默默地将快递纸盒放在他的三轮车斗里，或是将矿泉水瓶轻轻放在垃圾桶边。老郝的三轮车，每日依旧“吱呀吱呀”

地响着。那响声，就像古城墙根下的一阵风，拂过汉江，也拂过人心。

靠山

■方帮军

小丁一从大学毕业，就分到轻工公司下属机械厂办公室当秘书。

第一年过年，办公室所有人员都到罗主任家拜年，唯独小丁没去。罗主任就在心里琢磨：可能是年轻人才出社会，不懂得人情世故吧。就没有介意。

第二年过年，办公室所有人又到罗主任家拜年，还是只有小丁没去。罗主任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有了想法。转念又想：莫非他上头有背景，用不着求我，所以才不靠近我？是呀，要是他上面没靠山，绝不可能分到厂里来。我们这个厂，也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对，千万不能得罪小丁，今后还要多照顾他。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

不久，罗主任被提拔为副厂长。罗副厂长又推荐小丁，接替了他原来的职务。成了办公室主任的小丁，过年仍然不到罗副厂长家拜年，平常仍然不到罗副厂长家串门。罗副厂长不但没有见怪，反而暗暗庆幸，自己平时对小丁多有关照，才得到被提拔重用的回报。今后，还得加倍关照他。

厂长到龄退休，罗副厂长坐上了厂长宝座。罗厂长又力荐丁主任，担任了副厂长。丁副厂长仍像过去一样，不给罗厂长拜年，不到罗厂长家串门。罗厂长不光不埋怨，而且更加重视丁副厂长。

不到两年，罗厂长又被提拔到公司任副

经理。丁副厂长在罗副经理的保荐下，顺利当上了厂长。这时的丁厂长，还像从前那样，不给罗副经理拜年，不到罗副经理家串门。罗副经理呢，则更加深信丁厂长在上头有靠山，更加庆幸自己有一双慧眼，给自己带来了好运气。

两三年过去，经理也到龄了，光荣退休。时值上面提倡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丁厂长才三十岁，大学本科毕业，就成了经理候选人，最后一跃登上经理宝座。

丁经理上任的当天晚上，原罗副经理带着老伴，叩响了丁经理的家门。

在客厅坐定后，老罗说：“丁经理，我俩是多年的老交情，就直话直说。今天登门拜访，目的有三个：第一，祝贺你荣升。第二，感谢你以前对我的关照。第三，恳请你日后继续关照我这个老部下。”

丁经理听后，愣了一会儿，连忙问：“罗经理，这些年多亏了您对我的关照，刚才说我以前关照您，从何说起呢？”

老罗满脸堆笑地说：“这个吗，你我心里清楚，就不明说了吧！”

丁经理更糊涂了：“我真不明白呢。”

老罗就直说了：“你能分到厂里，你不到领导家串门，说明……”老罗省略了不言而喻的部分，接着说，“我走到这一步，不是你的关照，怎么可能呢！”

丁经理总算明白了，他叹了口气，坦然说道：“我能分到厂里，当时上面考虑的是专业对口；我不到领导家串门，却是我的一贯脾气，没想到……”不管丁经理如何解释，老罗坚信他背后有靠山。

丁经理心里默默地说：“要说靠山，我还真有。不是别人，就是我父亲。老头儿常在

我耳边唠叨，男人嘛，好不好看没啥，有没有权也没啥，要紧的是走得正。走得正，才不会摔跟头！”

一念之差

■ 罗光柱

老杨是学校的一名保安。

每天一上班，老杨做完手头的活儿，就坐在值班室看报纸，时而又做点笔记。他以标准的坐姿阅读着，有俄乌战争的新闻，也有家乡倚天大桥通车的报道，还有他情有独钟的副刊。他总会反复地阅读，文章有平民的生活，优美的风景，还有耳目一新的议论，都让他读得津津有味。

那天，同事老梅的母亲过八十大寿，要回家招待客人，就跟老杨商量，想跟他换个班。老人有几个八十大寿，这有啥商量的？老杨爽快地答应了。

学校大门前，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中间是一条长长的防护栏，师生们从学校两端的斑马线走过来。马路的那边是商家店铺，上午人来人往，有购物的有休闲的，显得有序而轻松。

下午三点多，老梅赶到学校，二人作了简单交接后，老杨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早上他老婆熊妩媚说，要到一个推销保健品的朋友家聚会，中午不回家吃饭。这时候，老杨也不知道做什么，去老婆那里吧，有点不合适，那就看会儿电视吧。

五点多了，老婆还没回家做饭。老杨心里开始抱怨，这女人真磨蹭。老婆比老杨强势，这会儿也不在身边，抱怨也是白抱怨。无奈，

老杨自己到厨房做了米饭，又炒了两个菜，自己先吃了。

天黑了。该去接老婆了吧？老杨心里在嘀咕。搁在刚结婚那几年，不用想，他就径直去了。可这几年，老婆越来越不听话了，平常和她说个事，就像没听见一样，末了还是咋想就咋办。老婆现在眼里只有钱，她忘了生活是平凡的实在的。老杨老跟她说，她是最没有资格瞎折腾的。说来说去，她就是不听。老杨就觉得，这人有点招人烦了。

但这次有点不一样，她从农村那边走回家，要穿过幽兰大道。大道下面建有涵洞供行人和车辆通过，但仍有人不顾警示牌提醒，在大道的绿化带踩出一个缺口，横穿双向六车道的公路。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自然也是违章的。可他老婆就经常这么干。平常老杨骑电动车带她外出，她坐在后面还要指挥，不管是红灯还是逆行，只要能抄近路，她都命令老杨冲过去。老杨稍有点犹豫，她就说老杨笨。老杨也厉声呵斥过她，但她就是听不进去。一想到这些，老杨心里就烦，想着想着，竟在沙发上睡着了。

老杨醒来时，已经八点多了。他感觉有点不好，就准备出门接老婆去。他刚站起来，手机响了。一看是老婆的号码，电话里传出却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你是谁？”

“我是老杨。哦哦，我是熊妩媚的丈夫。”

“你在哪里？”

“我在滨河小区。”

“你老婆现在在人民医院，你赶快过来看看吧。”

“她怎么回事？”

“她被车撞了。”

老杨有些懵了。挂掉电话，就骑上电动车赶到了医院。他先到急诊室询问，值班护士说：“刚才送来一个女伤员，经过简单处理后，人已转至住院部重症医学科。”

老杨问：“她穿的什么衣服？”

护士说：“好像是白色碎花连衣裙。”

老杨说了声谢谢，就向住院部奔去。他走到重症医学科门前时，大门紧闭，走廊的椅子上，只有两个病人家属。老杨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告诉他，你有事就按门铃，医生会出来的。

老杨摁了门铃，几分钟后，一个护士出来问：“谁有事？”

老杨说：“是我，刚才我老婆熊妩媚送到这里了，是吗？”

“刚才送来一个女的，单子上写的是无名氏。”护士说。

老杨对护士说：“你拍个照片出来，我看一下。”

护士把照片拍出来，老杨看了，确定是自己的老婆。护士说：“稍后我完善病人的信息，马上要进行手术，你要签几个字，我再给你拿个单子，上面有病人需要的生活用品，你明天带来，顺便到收费窗口交费用。”

老杨一一记下，又问：“她现在怎么样？”

护士说：“情况还不明了，你先在外面等着吧。”

事已如此，只有按医生说的办。他先给在外地打工的女儿打电话，接着给王姐打电话借钱，最后向学校保安班长请假。

过了许久，老杨才走出医院，平时大路上车水马龙的，此时却静得出奇。他沿着桔黄色路灯慢行，一直消失在黑暗的尽头。

三个保姆

■ 蒋 琦

去年九月的一天，我正在高铁上望着车窗外飞驰的风景，手机骤然响起，是老公打来的。他用平静的口吻，说了一个让我难以平静的消息：凌晨四点，婆婆摔倒在卫生间里，右肩、右髌关节粉碎性骨折，预约当天做手术。手术有风险，或许成功，也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挂断电话，脑袋嗡嗡作响，周遭瞬间调成默片状态，窗外的风景以更加狂野的姿态向后飞奔。不难想象老人摔倒后的情形，但牢牢占据我脑海的，却是老婆婆卧倒在地呻吟不止的惊恐模样。平日千叮咛万嘱咐，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草草结束行程回家，放下行李就直奔医院。榻前陪护数日，十分疲累。临近出院，兄弟姐妹商议，赶紧找个住家保姆。

唐 姐

两天后，中介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合适人选，让我们去面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

中介所商谈保姆事宜。小小的中介所，四壁贴满租售房屋信息，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人坐在一角，看年龄六十左右，眼睛不大，但目光和善。她身着红毛衣、白外套，整洁朴素。看得出来，是精心装扮了一番的。

女人姓唐，老板让我们叫她唐姐。我们简单说了老人的状况和照看需求，唐姐边听边点头，自称有照看此类老人的经验，可以一试。老板在一旁帮腔：“唐大姐干活踏实，用了包你们满意。”

一边是老人的急需，一边是较为投契的眼缘，我们没有讨价还价，就签了用工合同，并互相留了电话。那天是九月底，唐姐说她十月三日到岗。

当晚，我们回忆起白天的情形，又觉得有些草率了。合同上只签了名字，连身份证号码也没留一个；女人有无基础疾病，需不需要做一次全面体检，万一发生意外可咋说？次日一早，我向中介老板道出担忧，老板哈哈一笑：“别担心，合同上写得清楚——乙方因自身原因出现的任何意外，均与甲方无关。”

末了老板说，你们这是头一次用保姆，慢慢就有经验了。

三号一早，唐姐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到楼下了。我下楼去接她。她换了一身家常便服，手里拎着个大包袱，说是换洗的衣物。到家后，我先介绍她与老人认识，再嘱咐照顾老人的日常事项，又给她介绍日用物品和设施的使用方法、如何位置等等。此前，我已借来一张小竹床，放在老人榻边，以方便唐姐照顾老人起夜。

唐姐放下包袱，便投入了工作。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是八十六岁的老人，吃喝拉撒全靠他人帮着在床上解决。医生说，摔倒的老人最怕褥疮和血栓，嘱咐每天翻身按摩必不可少。婆婆受伤的关节处还是很痛，穿衣时偶有碰触，就发出阵阵惨叫，向她故去多年母亲的急呼求告。

唐姐的到来，让我们轻松了许多。几天之后，她已熟练掌握整套护理操作，并帮着做些家常饭菜。唐姐的厨艺不敢恭维，不论什么菜，都主打一个水煮。这一条，跟她的自我介绍倒也吻合。当时，她说自己做菜一般，我们还以为她在谦虚呢。水煮菜的软烂口感挺适合老人，我们却吃不惯。若在家吃饭，我们便自己下厨，炒点下饭菜。

相处一周后，家中猛然多出个陌生人的异样感渐渐淡化。一个多月后，老人的身体渐有起色，可以坐起身，自己端碗吃饭了。唐姐面露得意之色，我们也心怀感激。

渐渐熟络后，不时会聊些家常。唐姐的老家，竟是蕰山高庙村的。那可是我老爸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亲切感油然而生。她说，从小家里实在太穷，她就没上过学，基本算是文盲。我猛然想起初来时，她曾让我在老

人的药盒上画上三角形、五角星、小圆圈等标记的事。原来，因为不识字，她只能按照标识强化记忆。

唐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先前一直在广东打工，去年返回家乡谋差事。大儿子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的学业可谓费尽心力。大孙女曾就读于一所收费颇高的民办初中，毕业后仅考上职高，读了几天死活不去了，现在和她妈一起在超市当收银员。小孙子刚上初中，成绩也拉胯，当爹的着急上火，辞了外地的的工作回家督学，仍旧看不出效果。谈起这些，唐姐就直摇头：“小时候看着别人上学，我羡慕得要命。如今儿子累死累活挣钱养娃，娃们又不好好学，都是命啊！”

唐姐很羡慕她的小妯娌，说她的命可真好，长得漂亮，还会撒娇，小叔子把她看得跟宝贝儿似的。如今，她天天在家打牌，日子过得可滋润。不像我，这大岁数了，还在外面讨饭吃。”

“能干活儿，说明你身体好，自己挣钱养家，多踏实！”我安慰她。

唐姐说：“我家那个死鬼，对我没啥感情，我坐月子他都没好好侍候过，寒心死了。我们现在是各挣各花。死鬼年轻时长得好，曾有个特别相好的女孩，却被女孩她爹生生给拆分了——嫌他家太穷。那女人的命也好，后来找的男人，很会挣钱，比跟着这个死鬼享福多了。”

大字不识的唐姐，心忧子孙的唐姐，跟老公关系淡漠的唐姐，干起活来挺扎实，而且极其节俭。剩菜剩饭，我再三叮嘱要倒掉，她舍不得，悄没声地放进冰箱。被我盯紧了，索性全部吃掉。我说，这又何必呢，吃坏了肚子更难受。她却有自己的说辞：“吃进肚子

里，总比倒掉好吧。”

唐姐没啥爱好，最大的消遣，就是刷手机视频。她坐在老人床边端着手机，两个脑袋凑在一起，被各种段子逗得哈哈大笑，那是她俩的开心时刻。每当这时，我先前对短视频的各种反感渐渐消解——它的确能帮老人消磨时间。

唐姐也会刷到各种低价打折的信息。一次，看到某床上用品店打折清仓的消息，她相当激动，迫不及待地向我推荐。我只相信物有所值，也看出是她自己想去一探究竟，便对她说：“要不，你去看，我在家顶一会儿。”她开心地穿戴整齐，才刚出门，又折返回来，还自言自语：“算了，便宜就没啥好货色。”不知道，这猛然降临的觉悟从何而来。

两个月匆匆闪过，婆婆的变化也令人惊喜：脸色越来越红润，能扶着轮椅站立挪步了，穿衣服时胳膊的痛楚感也渐渐消退，先前担心的两大问题都没出现。眼前最大的困扰，是婆婆频繁起夜。一天早上，唐姐向我抱怨，阿姨一夜起来七八次，她快吃不消了。我问，不是穿了纸尿裤嘛，为啥还要频繁起夜？唐姐说：“谁知道呢，老太太大概是要省纸尿裤吧。”我听后又急又气，跟婆婆好说歹说，她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当晚依然照旧。她儿子又急吼吼地劝说一通，仅消停了一天，第二天又故态复萌。老人刻在骨子里的节俭和固执，岂是几句话能轻易改变的？

又一天，唐姐满面愁容地对我说，她姐姐、姐夫都生病住院了，侄男侄女们都在外打工，床前无人照料。我问那咋办？她吞吞吐吐地跟我商量，想找个人来我家顶替一周，她先去照顾姐姐和姐夫。我有点为难：“老人已经习惯你了，突然换个人，不好吧。我家这点

活儿，还值得转包？”唐姐讪然笑笑，没再吱声。我姐得知此事后，怪我面情软，她只几句话，就让唐姐打消了念头。

随后几天，唐姐明显心不在焉了，具体表现为丢三落四，一会儿找不到撑衣竿，一会儿忘记关窗户了，炒菜又时咸时淡的。我心里着急，生怕她在厨房操作时接个电话，一分神忘了关闭燃气。换人的想法，就是这时候萌生的。

唐姐离开我家时，很有些不舍。她跟我商量，以后如果有机会，她还愿意来我家干，让我别删她的电话。我应承着，不会的，我们还是朋友嘛。结完工钱，我把她送到楼下，另塞了个红包。她稍作推辞后收下，我目送她的背影融进了夜色中。

王姐

打算换人的那几天，我曾两次到中介所面谈。第一次，是个胖胖的农村女人，四十多岁，由她表姐陪着。女人看着挺憨厚，表姐的眉眼却不停地转动。听我介绍完老人的需求，女人答应试做几天。她表姐则一再追问：如果只做几天，如何结算工钱？我当时没太在意，随口一句，做几天就结算几天。

约好了第二天到岗，谁知晚间十点，中介老板发来短信，说对方改变主意了，明天不来了。我这才猛然醒悟，她表姐为何一直追问，不来的线索从那时就埋下了。

第二次见的是王姐。这次我有经验了，提出要看看身份证，王姐爽快答应，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来递给我。证件上显示，王姐生于1958年，已近七十岁了。她的身份证尾号的四位数，竟与我相同，有点惊喜也有点

担心——年龄偏大了。中介老板见我面带疑虑，再三说明王姐干活绝对没问题，说她是因胃部息肉割除休养了几个月，先前在本地家政行业很抢手的。我征询了王姐的身体状况，她承诺没有任何基础疾病。

好吧，先试试。

王姐到家伊始，我照例把日常器物的固定位置、使用方法给她介绍一遍。我一边说，她一边点头。老公担心她一下子记不住那么多，在一旁插话：“少说点，慢慢熟悉。”

聊起家常来，听王姐口音，不似本地人。她说她是丹江口人，嫁到谷城来几十年了，原来是县化肥厂的一名质检员。退休后先帮儿子带大了孙子，如今孙儿们都大了，她便趁身体还算硬朗出来找点事做，一为打发时间，也为养老加强点储备。她老公是城建部门的退休人员，可自行照顾饮食起居，闲了就在他们家附近的茶馆打打小麻将。

初来乍到，王姐表现得很随和，对老人也有耐心。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虽未老年痴呆，说话难免颠三倒四。王姐不急不躁，并不生硬反驳，而是找出前后线索，帮助老人回忆。几天相处下来，老人已经十分依赖王姐。我还是有点担心，照顾老人起夜，年近七旬的王姐能否吃得消。

一周之后，我察觉出王姐与唐姐的差异来。相比唐姐的极度节省，王姐基本上不吃剩菜，她说剩菜里亚硝酸盐太多，吃了对身体不好。起初觉得这样挺好，后来又觉得她矫枉过正了。中午的菜，晚上热热再吃，也不行吗？王姐笑而不答，但也拒绝吃剩菜。我只得叮嘱她，不想吃剩菜，就控制好每次做菜的份量，争取一次吃完不要浪费。王姐的厨艺比唐姐稍好些，为照顾老人，她炒的

菜也以软烂为主。她说她不会煎鱼，煲汤也不拿手。我开玩笑说，手机上教程很多，学学就会了。王姐说，年龄大了，学不会。于是煲汤、煎鱼之类的，还是由我们掌勺，虽然我的厨艺也不惊艳。

其次，王姐不如唐姐干活主动。婆婆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与唐姐的精心照料分不开，她会主动为老人擦洗、按摩，并扶着老人练习走路。而王姐则基本上是不安排就不做。没办法，我只能一一叮嘱：定期给老人洗头洗澡换衣服，每天上午下午分别扶老人练习走路，定时给老人温水果、冲牛奶，定时做按摩……总之，事事先交待好，否则大概率她不会主动去做。

另外一条，王姐明显比唐姐更有个性。你吩咐什么事，她心里若有意见，要么不搭理你，要么当场争辩。还有一种情况，她当时没想好怎么回应，便先保持沉默，过后再寻找时机找补。那天，我说老人的房间，每天都要及时打扫，保持清爽。当时她没搭理我，晚饭后，她把我拉到厨房小声嘀咕：“老奶奶的房间，我每天都打扫了的。但她太喜欢吃零食了，饼干渣碎纸屑散得到处都是，你总不能看到这些渣沫，就怪我没打扫吧！”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一个多月过后，王姐似乎习惯了我每天晨起做早饭。我在厨房忙着，豆浆机发出的嗡嗡声，菜刀在砧板上的咔嚓咔嚓声，她都能充耳不闻，只从容地蜷缩在被窝里，直到早饭做好，我敲门呼喊。从前一天晚上八点上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起床，她一般会在被窝里待上近十二个小时。

阳台上的窗户又是一个问题。几年前，一只老鼠咬破窗纱钻进屋内，搅得家里好几

天都不得安宁。因此，无论是王姐还是唐姐，我都一再叮嘱：务必关好窗户，谨防老鼠进屋。我在叮嘱时，明显感到王姐的不耐烦。她在身后小声嘀咕：“还把这当个大事了。”我没理她。几天后，收过晾晒的衣物，她又将窗户洞开，若不是我临睡前检查一遍，后果真不堪设想。我有些恼火，喊她近前查看。这一次，她终于噤嘴无语。

王姐的饭量不小，家里包饺子，下锅时我让大家报数，她报出十六个。我有点惊讶，我家正值壮年的男人，才吃十四个哩。平时吃饭，王姐一般先喝一大碗汤，再盛一大碗米饭，堆上满满的菜。从外面买回来的饼子或馒头，我们喜欢烤了吃，她却喜欢蒸着吃。她说，先前在化肥厂上班时，总是从家里带了馒头去烤着吃，吃了多少年，实在是吃够了。从那以后，我便让她单独蒸着吃。

那段时间，我早起做饭一直持续着。终于在某天早上，我推门对她说：“该起床做早饭了吧？”压下的潜台词是，我每天在厨房弄得乒乓响，你一点听不见吗？她有些尴尬地穿衣起床，来到厨房作势帮忙。原以为有过这次提醒，往后她会自觉一点，没想到第二天她依然照旧。这下我真生气了。她比我年长许多，我对她一直以礼相待，啥事都商量着来，尽量不说狠话。如今，我依然不说狠话，但既然她不自觉，我就来安排。

临近春节了，我与王姐商量她的休假事宜。她竟说，我们这边如果需要，她可以不休息。我有些讶异：“你也是儿女双全的大家长，春节我们可不敢留你。”她讪笑着说：“春节在这里，或许还轻松些。回家了，一家老小的团圆饭都等着我做。我若不回去，他们自己也能做。”

一天，王姐突然说要请两天假去检查身体，说近几天乳房下面总有些疼痛感。这是大事，我当即答应。那天正值周二，我请假在家照顾老人。第三天返岗后，我询问她检查情况，她说医生给开了些药，让她回来先吃着，若还是痛，就要去做全面检查了。

结算第三个月工资的当天，王姐夸我为人爽利，在我家干得心情舒畅，彼此还有说有笑。次日天空放晴，我对王姐说，趁这好天气，把老人床上的被褥拆下洗洗。她半晌没吱声，过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那个部位又开始扯着痛了，她实在担心，要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并决定辞职了。

小 孔

不得不再次来到中介所。一抬眼，屋内坐着四名求职的中年妇人。靠里面的一位长着胖胖的圆脸，面色黑红，扎着马尾，前额头发略显稀疏地贴在头皮上。她的脸正对着大门，我和姐姐一眼便看中了她。

她是七零后，五山西湾人，两个女儿均已成年，如今都在外地打工；丈夫先前也在外打工，前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后，干不了重活，现在村小学当保安。

小孔只比我长几岁，她很勤快。到家的第一天，正巧是个艳阳天，我把床上的被子拆下来，让她协助我洗洗晾晒。次日她又主动提出，要给老人洗头洗澡换被褥。

厨房里的小家电，教过一次，她就会操作了。我示范了一次黄豆加红枣的豆浆配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喝到了同样口感的豆浆。为了健康，我一直习惯多吃杂粮，甚至焖米饭也常与小米混搭，煮粥更是以小米、燕麦

为主。小孔只喜欢吃大米，她说混搭的米饭难以下咽。那天中午，她在家蒸馒头。吃饭时我说，晚上煮点粥喝。回家一看，她却煮了一锅白米粥。

小孔很能干，厨艺也挺不错。自打她来家里，煲汤、煎鱼等等，都不用我们再亲自下厨。她与唐姐、王姐最大的不同，是对家里的牵挂。住家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阳台上煲起了电话粥，与远在外地的两个女儿和留守家乡的丈夫轮番私语。次日清晨，从她手机里传来数声鸡叫，原以为那是她设置的独特铃声，谁知竟来自连接在她家门口的视频监控——小孔家里养了几十只鸡，白天家中无人，只能借助监控器来掌握鸡群动向。我靠近她的手机瞄了一眼，屏幕上数只鸡正在门外踱步觅食，还不时引颈鸣叫一声。

小孔刚五十出头，大女儿已满三十，且身怀六甲，准备端午节前后休产假，并已商定好，届时她过去照顾大女儿坐月子。也就是说，小孔在我家顶多只能干三个月。真是流水的保姆啊，我不禁感慨。

小孔特别爱说话。吃饭时坐在桌边，她总能找到话题，且话题总会不知不觉转到她的两个女儿或老公身上。女儿小时候的趣事，女儿爱吃什么，女儿给她买了新衣服，女儿得知她牙痛给她买了电动牙刷，女儿责怪她干活太拼命不知保养……

一天，小孔突然感慨，她和丈夫都是劳碌命：年轻时，老公在外打工挣钱，她在家带孩子干农活；如今，老公的身体累垮了，只能回到家乡，她又不得不出门打工挣钱，两人一辈子聚少离多。好不容易孩子们大了，也跑得远远的。

用工合同上约定，每月休息两天。居家

半个月后，小孔和我商量她的休息时间。她盘算着，家里的地等着春耕，想趁清明节期间回家，那时她老公也放假了，夫妻俩协力把几亩玉米地播种好，收获了给鸡当饲料。

那天，她清晨六点不到就起床了，乘坐最早一班公交车回家。等她赶到家里，丈夫已在地里忙开了，正等着她协助点种、施肥哩。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两人在地里忙乎一整天，一回家，丈夫就瘫在床上打起了呼噜，而她还要为丈夫整理换季的衣物，再将早上发酵的面团蒸出一锅馒头塞进冰箱，另给丈夫煲一锅排骨汤改善伙食。一切忙乎停当，已近深夜十一点了。

第三天上午，小孔重返我家，带着满脸的疲惫。言语间，她抱怨假期太短，让她在家干活时简直在拼命赶进度。她说：“如果有三天假，我也能稍微轻松点。田里屋里赶了两天活，都快把我累散架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我对她说：“那你今天就歇歇，中午饭我来做。”

我走进厨房，系上围裙。正午的春阳铺洒在灶台上。数声鸟鸣掠过，不太密，隔一会儿响一串，像在试音，又像在述说着琐碎家常。楼下的香樟树已经换了新装，满树嫩绿在风里轻轻翻涌，每一片都薄得透光，并在风中簌簌作响，像许多细碎的叹息叠在一起。远处，谁家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仿佛人间的日子，就这样在一呼一吸间度过。

忽然想起高铁上的那个电话，想起了唐姐、王姐和小孔。流水的保姆，铁打的日子。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这流水里，一站又一站地，撑住。

明明如月

■ 岸 鱼

2018年霜降过后没几天，邓安庆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要回襄阳。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回来交学费。我才知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还差学校两万多块钱的学费，结果连毕业证、学位证也没拿到，还放在学校。

邓安庆回来了，我去见他，他没有太大的变化，单是胖了些，脸上圆起来了，衣服也鼓起来了，不似当年黑瘦的样子。问了才知道，他自觉回来交学费，是准备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需要学历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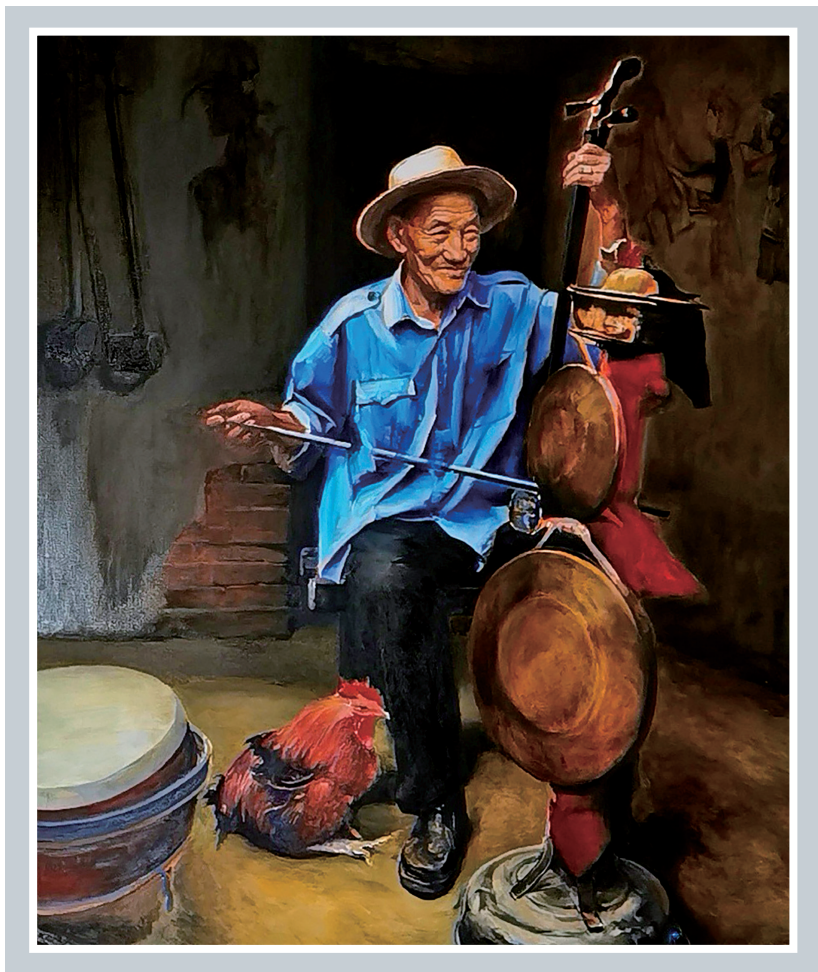
湖北文理学院的老师听说邓安庆回来，请他给学弟学妹们做个讲座。毕竟，他现在也算得上著名作家了。他答应了，领导还有点不放心，特意嘱咐他，要多讲正能量的东西，给学生们以希望。邓安庆也有点逗，讲座题目竟然是《奋斗了十几年，我终于还清了学校的学费》。这个题目，在领导那儿是通不过的，被改成了《文学改变命运》。我跟他开玩笑：“没准儿你真那么跟学生讲了，人家对文学更加敬而远之了，混了十几年，才还清学费，是不是有点惨？”他听了，哈哈一笑。

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陪邓安庆到护城河畔散步。当时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走在城墙下，旁边是华夏第一护城河，到处一片幽静，往来人影全然不见，只有稀少的几个人走过，仿佛皮影戏上的剪影。盈盈一水间，摇晃着一个月亮，和天上的月亮遥遥相望。那是极好的月色，恰到好处地照在城池之间，高高的水杉，疏朗的栈道，攀援的常春藤，都在月色中含情脉脉。他一边走一边感叹：“啊，真是太美了。”这一刻，作家失去了语言，只留下由衷的赞叹。这时候，他不再是讲座上的青年作家，也不再是网络平台上的文化名人，似乎还是大学时那个自说自话的青年。

在这样的月色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几年前的那个冬夜里，京城树梢上的明亮月色。那年元旦之后，我因为工作去了一趟北京，见到了邓安庆。那次公干，因为事情太多，白天没时间见面，只好约到晚上六点。下午五点，他就坐地铁赶过来了。他过来时，我还在开会。本来准备找个小店喝点小酒的，

刘浩的油画艺术

刘浩，男，1993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研究生学历。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教学之余，长期坚持艺术创作，油画作品连续六次入选湖北省美术作品展。作品《遥远江城》荣获第十二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铜奖，同时入选2018首届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凝香清影》入选2018“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古镇四月》入选2019湖北省美术创作重点项目扶持工程优秀作品展；《荆楚2020》入选湖北高校第九届美术与设计大展（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文旅厅主办）；《影像1969—襄渝铁路》入选2021年省级主题美术创作展（湖北省委宣传部主办）；《希望的田野》入选2024由中国国家画院、湖北省文旅厅举办的乡村振兴主题美术作品展。



古曲新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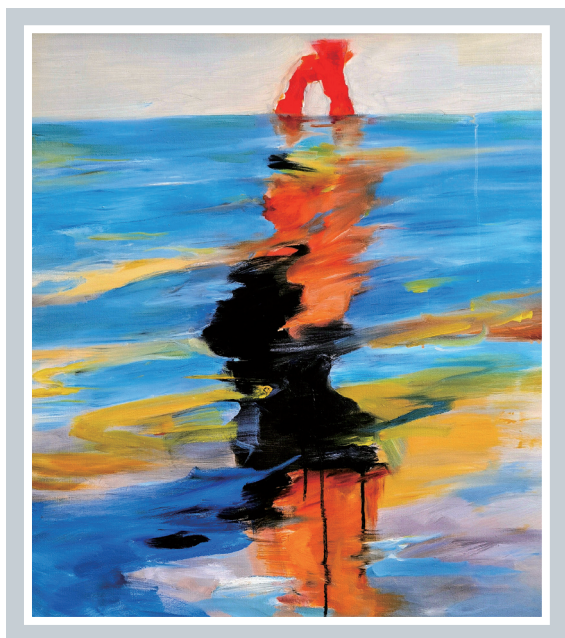
古镇四月



希望的田野



融



漾



影像 1969 - 襄渝铁路

本栏目由市作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联办

可我的工作晚上八点多才能完成，他就一直在楼下边看书边等我。正好活动提供晚餐，我们就一起吃了份饭，然后一起回到宾馆，哪儿也没去，就坐在床上聊天。

邓安庆喜欢自说自话，多年过去了还是如此。只是他说话的思路，比以前清晰了很多，见识也明显广博起来。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几乎都没有停过，说得口干舌燥，就喝光了房间里的矿泉水。他说话的时候，喜欢两手撑在床上，动的却是身子，宾馆的床不稳当，随着他的晃动咯吱咯吱地响。有一瞬，我想到了总是穿着长衫，最后却用双手撑地，走出咸亨酒店后，不知所踪的孔乙己。

三十几岁的邓安庆，已经在多个城市漂泊，如今成了一个自由作家，书出了好几本。问他是否准备结婚，他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找谁结？不过结婚又有什么意思呢？我问，那你老爹老妈不操心啊？他说，老妈虽然给了我生命，但我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按自己的想法活啊。

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我送他回去，还有点儿依依不舍。正好附近有个公交站，里面停着好几十辆车，我们就在车辆之间穿行，找那辆能送他回住处的车。邓安庆终于上了车，偌大的车厢里，就他一个人，回到他住处，还得一个多小时。记忆中，那晚北京的月亮也分外明亮，朗朗地照耀着安静的夜晚，路灯的光似乎都比下去了。我一个人往回走的时候，想着他走过的路和刚说的话，也想到我曾经写过的关于他的文章，脑海里，突然蹦出几句歌词：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明月何曾是两乡，千里之外，将两个片段链接起来，我不知道，在邓安庆将来的文

字里，会不会将这晚的月光酝酿进去。可在他回北京的两天里，这次相聚说过的话，我倒记住了不少。比如他说的童年时“匮乏”“惶恐”的感觉，他说的北京的“通透”，以及写文章的“冷静”。这次聊天，还谈到他童年的成长、亲人的经历等等。我似乎对他敏感的气质有了更多的理解。于是，更多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便慢慢浮现出来。

那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邓安庆比我晚一届，却不知什么时候慢慢熟络起来，还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文字。一开始，是他先找我的。中文系真正沉醉文字的并不多，我算得上一个。又因为参加过几个活动，在校园里多少有了些露面的机会。于是，我们一有空就聊文字，聊贾平凹、聊王安忆、聊毕飞宇、聊《红楼梦》……

有时候，晚上十点多了，我们还在走廊尽头的阳台上聊天。月在山顶云在天，不能全看，感觉到的，是外面星星点点的亮光，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过道，各个宿舍里都很安静。有个雄壮得像机器侠一样的男生，喜欢在这个时候锻炼身体，他两手向前平摊，手上各摊着两块板砖，一边向上平举，一边喊着：“南板儿玩（N01），南板儿图（N02），南板儿思雷（N03），南板儿岳（N04）——刘—德—华！”以至于后来他喊1234的时候，楼道里有的人也和他一起喊，特别是最后一个加了感叹号和破折号的“刘德华”响起，整个楼道都传出阵阵哄笑。

有一阵子，我们很谈得来，还有点儿知音的感觉。不过后来又慢慢淡下来。他对文字的热爱颇为纯粹，而我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心思纠结，文字只是一种倾诉和解脱。他是带着审美的态度在看文字、看文艺。随着他

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宽广，且研读日深，我已经跟不上他的节奏，再加上他偶尔来找我时，我可能正为情感的折腾心烦意乱，就有些心不在焉，有一句没一句的，话题慢慢地接不上了。恐怕他也渐渐觉得无趣，分明是乘兴而来，末了却扫兴而去。他的心思沉浸在文字里，在字斟句酌之间自得其乐。在我看来，他在周旋俗务上，是比较愚拙的。而我，也不是喜欢勉强维持关系的人。两个人的交往，渐渐少了起来。

在校园里，我还是经常碰到邓安庆。那时候，我们已经从老校区搬迁到了新校区。校区还在建设之中，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我在黄昏或是傍晚会遇到他，他经常是一个人，行走在灰暗的背景里。他走路的时候，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和两腿之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弧度，略微向一边偏着。他斜挎着一个帆布包，挎包的带子很长，向前走的时候，书包一起一伏，在他的大腿外侧拍打着，节奏感挺强。

毕竟不是形同陌路，邓安庆在文字上慢慢意气风发起来，在中文系也有了名声，在校内外的各种文学比赛中，多有斩获，成了2003级的才子。我们又在楼上班的寝室，经常还会不咸不淡地聊几句。我总觉得他说话的时候，舌头没有捋直，语音要在嘴里囫囵转几圈，然后才放出来。他发现了什么好书，跟我分享的时候，口头禅是：“哎呀，真的好，我跟你讲……”你就疑心他看到的确实是好书。不过，认真听他说话的人并不多，在学校里，他虽然有了些名气，其实就是一个异类。我去他寝室的时候，看他在架子床上爬上爬下，给室友们推荐书籍，可和他热烈讨论的人实在不多，大家都各忙各的、各

玩各的，恐怕直到毕业，真正将他视为知己的人，也委实有限。

自我感觉，我比他“正常”一些。虽然一直自惭形秽，却也在逐步修剪自己，想努力成为“泯然众人”的人。随后，我这里谈恋爱、找工作、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地来。我想象不出，邓安庆日常生活情境和恋爱的样子，以至于后来得知他开始谈恋爱时，我还有点诧异。这诧异里，有着《套中人》“别里科夫竟然谈恋爱了”的感慨。

邓安庆确实恋爱了。可我总觉得，他的爱情有些稀里糊涂，直到他带着女朋友到我这儿玩的时候，我才把心放下来。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他带了女友过来，女友是同校美术系的，圆圆的脸，细细的眼，亮亮的笑。我们在学校对面的小店吃饭，他说话的时候，女孩就看着他，很喜欢地听着。我们的话题，总有点儿飘，他依然是自说自话。他对爱情，恐怕并没有多么深切的领悟。后来的情况即为明证，他和女友还是好聚好散了。那女孩已经在异乡成家立业，邓安庆依然漂泊在各个城市。在他的一本书里，竟然有这么一句广告语：“爱情就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之旅，可能找到天堂，也可能遇见海盗。”想来想去，总觉得有些荒诞滑稽。

毕业后，邓安庆在襄阳待了两年，恰好和我妻子成了同事。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想想确实是一种缘分。不过他并没有长久待在这里，那年辞职后，他就开始四处飘荡，在豆瓣、新浪读书等地方都待过。几年之间，换了诸多职业，没有一项工作干过三年。还去了不少国家，喜欢穿行在大街小巷，或是选一辆远途公交，在咣当咣当的节奏里，看一座城市的本来面目。再关注他时，他已经

出了书,《纸上王国》《山中的糖果》《望花》等,让我颇为羡慕嫉妒。从那以后,我们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说到底,还是我与文字的缘分未尽。他出新书了,我要了一本,特意嘱咐要签名的。邓安庆也真在,手头上没有,就在网上买了,然后给我快递过来。

这些年,我曾经几次劝他结婚生子,走所谓的正统之路,可他并不在意,也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有一次,听我劝身边的朋友早点结婚,他特意跟我说:“千万不要劝,这样会给别人很大的压力。”他是这样想,也在这样做,一步步地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其间,我也慢慢醒悟,人生天地间,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路走,别人是劝解不来的。因为这世上的路,很难真正分清好坏,你觉得好了就是好了,你觉得不好,别人说了也没有用。所谓的理解和劝慰,也不过是站在自以为的阳光里,去表白对昏暗的解读罢了。

一直喜欢席慕蓉的一句话:“生命原本是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是一个温柔地等待我成熟的果园。”我们不一样,我们都走在自己的路途上,或许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最好的自己在那里等着我们,好在无论何时,不管何地,我们头顶的明明如月,一直可以掇在我们的心底。

邓安庆去土耳其了。

邓安庆回老家了。

邓安庆在大刊《当代》上,发了一篇题为《摇落》的小说。

邓安庆说自己胖了五斤。

邓安庆被出租车司机教育了一番。

邓安庆和一个名叫邓安庆的大学教授一起,做了一场讲座。

邓安庆母亲的手冻裂了。

邓安庆的父亲在2025年去世了,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

时序更替,距离我上次写邓安庆,将近八年了。2026年小寒刚过,邓安庆从苏州飞到汉水,助力“侠义襄阳”的宣传。当他从603文创园出发,跑步穿过襄城,我和他相聚在汉江北畔,见面之后,不由生出一种“人是物非”的感觉来。

其实,有关邓安庆的信息,这些年一直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我的信息库。从他的朋友圈,从我隔一段时间和他的闲聊,从他的文章中,也从他一次次给我快递过来的书刊中,无不传递出他的信息。读他的文章,代入感很强,一不小心就捕捉到我们共同走过的城市的影子。襄阳、西安、北京、苏州、上海,不时浮现出我们共同的往事的底片:隆中山下的阅读,九隆广场的闲逛,首都子夜时的清冷月光……于是,微笑、默叹、感慨、唏嘘、哑然,各种情绪随机产生,最终化为羡慕不嫉妒,向往不仰慕的一声叹息。

这几年,邓安庆的作品在全国大刊上频频亮相,大有渐入佳境、遍地开花的势头。就我所见,《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花城》等文学期刊,时不时就刊出署着他的大名的篇什。襄阳有一位邓安庆的粉丝,读过他的作品后说:“他憋着一股劲儿。”可我觉得,也未必非如此不可。想写多写好当然不错,至于是不是憋着劲儿,就一言难尽了。这年头,靠纯文学安身立命,委实不易。邓安庆能以一己之力,在苏州买房定居,在文字上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这次见面,说到他的房贷快还完了,很是欢愉。就他自己所说:

“贫穷是写作的第一动力。”更何况，他也不是喜欢和别人攀比的人，也常在“世界上好作品已经那么多，我的写作有何意义”的自我怀疑中纠结。

邓安庆明显瘦了不少。据他自己说，这两年在连续锻炼了，苏州的家里特意买了跑步机，难怪他能从襄城跑到樊城。我邀请他到家里坐坐，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邀请我们去他苏州的家看看。

这些年，我对邓安庆的行踪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他在西安和苏州的经历。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也不信他曾窘迫到那般田地。大学期间，我曾带他回过我老家，后来他曾跟我妻子说：“他家竟然这么穷！”我还以为，他的家要比我好点，读过他的多本书后才知道，他家竟也如此窘迫。我也不曾料到，影视中每天吃两个馒头喝点开水度日的残酷，竟是他他在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听到他在苏州安家，阳台种花，墙上挂画，雨中品茶，则又让人悠然神往了。闲谈之际，我开玩笑说，等他成了更大的名，我或许可以写一篇《我所知道的邓安庆》的文章，也捎带着蹭一点大作家的热度。

前几年，我还在关心他如何面对父母逼婚，他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在朋友圈里也经常发些“劝婚者退”的预警。这两年，我不再和他聊这些，他也不再作类似无谓的辩白。我说我对他羡慕不嫉妒，其实也慢慢明白，他的路和大多数人的路不同，就算今天，也未必是别人眼里的成功。去年高考前夕，他开玩笑说：“想起来挺惊险的，要是当初高考万一考好了，就过不上现在这种生活了。”这么看来，他对目前的生活还挺满意的。邓安庆说话做事，给人的感觉柔柔弱弱的，可是

对自己选择的生活，却又韧性而坚定，有一种傻傻的执拗与倔强。

对于很多八零后而言，邓安庆成了我们的“笔替”。他把我们易于忽略的瞬间进行了延展、放大、过滤、提炼，让我们知道，原来你我也曾是这样一个情动于中之人，原来我们也曾如此在乎父母和身边人的感受。只是世事浮沉，我们已经失却了先前的细腻和敏感，他却还在琢磨和体味成长的乐趣和苦楚。至于其中的得失利弊，委实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可为知己言，难为外人道也。

这次见面，我们没怎么说他父亲去世的事，但无意之间，还是他自己说了，他说前段时间，又梦见了父亲，才知道悲痛看似过去，其实他一直还在悲痛的笼罩之中。他说有天深夜，明明梦到父亲灿烂地笑着，醒来却既感动又难过。

在一本名为《暂别》的散文集里，邓安庆写到了父母老去的哀伤，乃至离世的隐忧。那时候，他还在《迷梦》中劝慰自己：“终有一天，我们会面临生离死别，而在世相处的日子，我希望我跟母亲都是安心的。”而今，被糖尿病折磨几十年的父亲不在了，对父亲是一种解脱，对他来说，或许同样如此。今年，他准备接母亲去苏州，就陪着她安度晚年。我和妻子听了，都替他高兴。长安的窘迫月色，曾令他栖栖遑遑，如今苏州有母亲相伴的捣衣之声，则可伴他安然入眠了。晚上，送邓安庆回去之后，妻子对我说：“唉，要是有人照顾他，就更好了。”

这个时候，月亮慢慢上来，静静地看着岷山汉水，也静静地看着在夜色中游动的行者。愿我们都在尘世获得想要的幸福。

与茅荣焉

■ 艾 子

一

荆山多风。

风一起，满山皆动。大树摇撼，枝丫相摩，呜呜地响。叶子被风卷离枝头，旋几旋，便落向远处，再不回头。

白茅不动声色。一丛连着一丛，漫山漫谷。风来，便俯身；风过，再直立。一株弯了，旁边的株秆悄悄托住，仍旧撑成一片。等风彻底歇下，茅便站直，绒絮被吹得干净，通体更显素白。

三千年前的中原，先人们爱的就是这份洁净与温顺。他们把它写进《诗经》：“手如柔荑”“白茅纯束，有女如玉”“野有死麋，白茅包之”……

那时，茅是雅洁，是美好，是仪式里不可或缺的圣物。

为何被人如此推崇，又如何卷入那些仪式的，茅并不知道。它只知道生长。长在荆山，长在沮漳，长在楚人来过、住过、安息过的土地上。

二

我的整个童年，是被茅串起来的。

老家有句谚语：“三月三，抽茅尖。”茅尖，就是幼时的白茅。它还有别的名字：丝白茅、白茅根、茅芽。《本草图经》里写：“春生苗，布地如针，俗间谓之‘茅尖’。”

抽茅尖要瞅准时候。太早了，里面还没长成，一层皮，剥开来什么也吃不着。太迟了，苞肚鼓胀，嫩草渐渐变老，入口又皮又柴，怎么嚼都嚼不烂。

最好是长到大半根筷子长、外衣鼓得紧紧的、白净的身子还没露出来的时候——左手轻轻捏住白茅细细的秆，右手从梢头往上一扯，“啵”一声轻响，茅尖就抽出来了。

剥开绿中染着紫红的外衣，一层，两层，三层，像削竹笋一般，里面就露出银白的蕊——其实是尚未绽开的穗。中间圆、两头尖，像一枚小小的梭子，饱满、光滑、柔软。送进嘴里慢慢嚼，嫩，甜，还有一股淡淡的香。那个味道，我一直记得。

小时候，我住在荆山南麓的沮水河边。沮水从谷地流过，在两岸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田，深褐色的土，种什么都长。荒坡上、田埂上、林子边，到处都是白茅。两场春雨一过，头一天还光秃秃的地里，第二天就蹿出了绿芽。从绿芽冒头那天起，小伙伴们就天天盯着。上学路上看，放学路上看，星期天更是满坡跑。找到一片白茅茂密的地方，蹲下来，一根一根地抽。抽满一把，装进兜里，边走边剥边吃。那种富足带来的惬意，成年后再难寻觅。

茅长得快，也老得快。先是三五片细叶，像小毛竹叶。叶片间慢慢鼓起一个苞，像孕妈妈的肚子。苞越鼓越大，没过几天，便抽出细细的穗。先是淡紫，等紫色褪尽，就全白了，毛茸茸的，像小狗的尾巴。风一吹，白絮飞身而去，满坡飘摇——从生到老，不过十几天。

这时候，我们便不抽茅尖了，改掇白穗。掇一小把，或拣一根粗壮的，扎成小小的扫把，追着相互扫。白絮晃得到处都是，落在衣服上、头发上、鼻梁上，看着好笑，也越发觉得好玩。大人瞅见，吓唬一句“小心晚上挨打”，我们做个鬼脸，跑到另一块坡上接着疯。

那时候，不知道白茅还有别的用处，不知道它去过中原，上过祭坛。只知道它是甜的，是春天的，是我们从地里拔出来的，是属于我们的。

三

楚国的童年，也养在和我同一片山水里。

“辟在荆山”“宅兹沮漳”——史书里这么写着。最早时，楚国还没有史书，只有山，

只有水，以及漫山遍野的白茅。树木遮天，菌果遍地，野兽出没，白茅就在它们中间，一丛一丛，洁白，修长，和几千年后我看见的一模一样。

楚人来了，茅就成了他们的伙伴。

它软，可以编成垫子铺在地上，编成蓑衣披在身上，厚厚一层铺在屋顶，雨打下来，顺着茅滑走，屋里还是干的。冬天茅枯了，干了，点火就着，“嘭”一声炸开，火苗顺着风蹿出去，烧出一片空地——明年那里就能下种。

至于吃的，三千年前的孩子不笨。春天茅尖冒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伸手去抽，和我们一样，剥开外衣，把那截雪白的蕊塞进嘴里，嚼一嚼，同样是甜的。

人开荒，茅护着土，不让雨水冲走；人扎寨，茅围在四周，充作篱笆；风来了，它替人挡着；人饿了，山里有野果，茅不争不抢，就在旁边守着。你活你的，我活我的，可谁也离不了谁。

那时候的楚人，大概觉得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守着这片山，守着这片水，和茅一起，一茬一茬，一年一年。

可别人不让。

姬姓的周人要他们跟着去攻打殷商，死人堆里滚过来，刀剑下活过来，仗打完了，分封了，会盟了——楚人首领鬻熊连大殿的门都进不去，只能和四方蛮夷的首领一同待在殿外，守燎，听那些人不屑地唤他：“荆蛮。”

纵然再不情愿，也只能忍着。忍到熊绎时，新鲜事儿又来了：周天子要楚国进贡白茅。

熊绎愣住了。白茅？江淮地界到处都是，曾、邓、谷、卢……哪个诸侯国没有？可周天子偏不要别国的，就要楚国的。

熊绎慢慢就明白了。周天子要的，并不是茅，他要的是楚人低头。你贡了，就是认了；你不贡，就是不服。

心里有团火，可看一眼面黄肌瘦的部众，熊绎也只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

白茅被一片片割下，一捆捆扎好，装上柴车。那些茅带着荆山的泥土，带着沮水的湿气，一路向北，走很久很久，一直走到周王室的祭坛上。给周天子进贡，熊绎也得去。他在殿外，和先祖当年一样，卑微地守燎。

风吹过来。荆山的风，不知吹了多少年。它吹过熊绎的脸，吹过那些默默割茅的人，也吹过那些割下来的白茅。

一晃四百年，公元前656年，大军压境。管仲站在阵前，对着楚国使者，痛斥道：“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战旗猎猎，剑戟斧钺，就为一捆茅。

白茅长在荆山，长在沮水，长在楚人屋前屋后。春天孩子拔它，冬天大人割它，它什么都不说，只是一茬一茬地长。如今它被包成束，摆上周王室的祭坛，酒从茅的头顶上浇下，顺着茅秆往下渗。

渗下去，渗进土里。

渗下去，是神饮过了。也表明，楚人低头了。

但茅没有断根。楚人没有散落。风还在荆山吹着，吹过一年，又一年。

四

父亲年少时，家里比荆山的崖壁还干净。深冬里，只穿一条打补丁的单裤，赤着手就往山上走。北风刮在脸上、手上，茅叶的细刺扎进皮肉，又冷又疼。手指被扎出一串小

血点，他也只是攥紧镰刀，不肯停。弯腰，割草，捆扎。一捆白茅比他身子还大，他就那么一步一挪，背到街上——一分钱一捆，卖给旅店喂马，供自己读书。

那时候，出身不好，家里又穷，别人见了他，躲瘟疫似的。同村人说，这家的孩子，读书有什么用？父亲什么也不说，只拿上镰刀，往山上走，头也不回。

天一亮上山，天擦黑才回家。一片山坡割光了，再割下一片。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手冻得握不住镰刀，往怀里揣一揣，缓过来继续割。茅刺扎进肉里，扎得多了，再也不觉得疼，只当是日子刻在手上的印子。

有一天，生产队长从地头走过。平日里，他从不跟父亲说话。那天却站住，朝父亲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什么。父亲没听清，只愣愣地看着他走远了。回到家，他坐在门槛上，把那句话想了很久。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他割草时，嘴角总是翘着的。就那么一句话，他记了一冬天。

后来他离开家乡，参加工作，撑起一个家。单位里遇到难事，别人唉声叹气，他却只闷头做，做完就回家。同事问他怎么扛得住，他只笑笑，不说话。

我小时候，家里依然穷。冬天的垫被子太薄，半夜常常冻醒。父亲总在白露过后，趁天晴把地头枯黄的白茅割回来，晒干，厚厚地铺在床上。我们嫌它粗粝，嫌翻身时沙沙作响，脸上藏不住嫌弃。父亲不骂，只沉下脸：“它暖过我好多年，你们要知道。”

小时候我只知道茅尖是甜的，从不知道它还能是什么。后来听父亲讲那些冬日，再看满山白茅，再看叶片边上那细密的刺，忽然想起他说的——那不是刺，是骨头，便渐

渐懂得了：为什么那些寒冬，他的手被扎出血来，依旧紧紧攥着镰刀。

父亲不懂楚国旧事，不懂熊绎的隐忍，不懂千里北上的白茅，也不懂三千年的传承。可他活成了茅的模样：不辩解、不低头、不倒下。被轻视，就往土里扎得更深；被苦寒，就把根养得更壮。

这骨头，生在荆山，传自楚人，落在我父亲的命里，一脉相承，从未断过。

五

每年清明回乡祭祖，我都会在墓园看见白茅。它们密密匝匝，挤挤挨挨，把先人的土地团团围住。

族人要砍它，说这是贱物，长在坟上对后代不利。我笑笑，没有作声。

三千年前，它被需要时，被赞美，被送上神坛。现下不需要了，又说它是不祥之物，

要把它砍了。人啊！

冬天，白茅枯萎。远远望去，那一圈淡黄，像一道城墙，把先人的墓园守得严严实实。我蹲下来，拨开枯叶，去年的枯茎还立着，今年的新芽，已经从它脚边钻出来——根还在。一茬接一茬，就在这里，不肯离去。

这些年，荆山的大树陆续进了城，杜鹃、兰蕙也跟着去了，住进修葺一新的广场、精心装扮的花坛、格调清雅的宅院里。茅没有去。

它守着荆山，守着沮水，守着这片楚人世代栖息的土地。像村里的老人，哪怕只几间老屋、两亩薄田，也不肯进城。他们只说：不能走。走了，这边就空了。

一枯一荣便是一岁，一茬一茬便是千年。

春生，夏长，秋枯，冬藏。风来则伏，风过即起。茅不说话，却让每一个站在坟前的人，都看得懂。

荆山有茅，沮水有声。

我生此间，与茅荣焉。

稿 约

《汉水》文学杂志常设下列栏目，并面向国内作家征集原创文学作品：

◆昭明小说：主要刊发本地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要求作品富含正能量，且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习池春水：主要刊发散文、随笔类作品。作品要求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真知灼见，有人文情怀。

◆鹿门诗苑：主要刊发现代诗，亦欢迎古体诗、词、曲等作品。要求思想深刻，意境优美，情理交融。

◆隆中对：专门刊发关于襄阳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

◆游子吟：专门刊发旅居外地的襄阳籍作家的作品。

上述栏目所有作品必须是原创首发，必须保证署名作者即为合法著作权人。来稿请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并注明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邮箱：3960822371@qq.com

《汉水》文学杂志社

大哥

■ 张凌云

习池春水

大哥

人生的很多无奈，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你无法阻止父母错误的结合；比如在外叱咤风云的父母，在子女面前却唯唯诺诺；比如你眼睁睁地看着兄弟姐妹身陷困境，却又爱莫能助。

大哥自从十多年前辞职，到老公所在的单位上班后，每逢春节团聚，都要把积攒了一年的怨愤、委屈、心酸，一股脑儿地倒向老公，谁不配合他的工作，谁有意刁难他，谁不服从管理等等，并一条一条举例子，一件一件讲经过。我们不忍打断大哥——这个场合，是他难得的吐槽机会，我们也是他一吐为快的倾听者。大哥说到最后，都要总结似的说，明年我不上工地了。这时，满屋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老公脸上，仿佛大哥的遭遇，都是他不作为的结果。

大哥在工地上当安全员，听他说不上班了，我和老公都深感愧疚。刚开始，老公还不厌其烦地安慰他，给他出谋划策，让他如此这般地去应对。次数多了，老公偶尔会在我面前抱怨，说大哥不会处事。我知道老公

说的是事实，还是毫不客气地回怼他，你的兄弟也不咋样。再后来，不管大哥当面跟他吐槽，还是气极了给他发信息，老公都一声不吭。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只能闭嘴，但内心却五味杂陈。这里面，有心疼，有自责，也有点恨铁不成钢。

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脾气很暴躁。每回吐槽时，我们两口如果不站在他这边，或是说话不小心逆了他的意，他真敢赌气不上班。那样，不仅大哥一家人要抱怨我，母亲也会给我脸色看。他刚辞职那年，情绪特别低落，感情特别脆弱，心思还特别敏感。第一次上工地，和老公在同一个项目。临走之前，我再三叮嘱老公，半个月后是大哥的生日，一定要记住，到那天请大哥吃顿饭。我的意思很明显，想给大哥一点温暖，让他坚强起来，正常起来。没想到，因为我一个不得体的举动，让大哥误会了，好长时间都不接我的电话。

大哥生日那天，我怕老公事务繁杂，把这事忘了，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那一头，老

公直接把电话给了已经在吃饭的大哥。大哥接过电话，满心欢喜地和我说话。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老公请没请上，和大哥闲聊了两句，我听见那边人声嘈杂，以为老公不仅请了大哥，还请了项目上的同事，就急匆匆地对大哥说，不聊了，你们赶紧吃饭。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就为这点事，大哥痛苦万分，认为他亲妹妹在为一顿饭钱闹脾气，所以急急挂了他的电话。当时我并没意识到大哥生气，都大半夜了，侄儿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爸现在没有工作，让我们操心了；说今晚他小姑爹又请他爸吃饭，让我们破费了。还说等他长大了，一定会感谢我这个当姑姑的。突然接到这个电话，我特别委屈，既担心大哥伤心到何种地步，又责怪他不该把大人之间的事告诉孩子。我立即给老公打电话，问他咋回事。老公莫名其妙，说他一点儿也不知情。又说，怪不得饭后大哥拼了命似的去结账。我听后心如刀绞，彻夜无眠。

事后，我反复回想那天打电话的细节，发现我的举动，确实有不妥之处。老公那时在项目上负责，请管理人员吃顿饭，倒也无可厚非。但那天是大哥的生日，我听见电话里人哄哄的，怕别人认为老公在假公济私，就不便多说。事后得知，那晚吃饭的，只有老公和大哥。因当时正是就餐高峰，所以饭馆里人声嘈杂，是我自己精神紧张，不合时宜地挂了电话，才让大哥产生了误会。后来，我给大哥说明了原因，并给他道了歉。但大哥似乎不太相信，心里那个坎儿一直没过去。直到有一天又提起那件事，我对大哥说，你还记得吧，当初我没有工作住在你家，有回我嫂子饭都做好了，你还让她把你下班后才买的排骨炖了给我吃。我说明天再炖不迟，

你却坚持马上炖，嫂子也只好照办。我说这件事就是你不记得了，我也不会忘记。亲亲的兄妹，我怎么会因为一顿饭钱挂你的电话呢？再说了，你哪一天生日，难道别人比我还清楚？后来瞅个机会，我又把这事给母亲说了，希望她瞅机会劝劝大哥。果然，再见大哥时，他已经一脸和气。看样子，那道坎儿已经过去了。

我常常想，人如果能劳动，有手艺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大哥肯定是生活的强者。但是，人生在世，离不开与人相处，生活也没有如果。从古至今，因为看不透人性，缺乏和人相处的智慧，难倒了多少英雄汉！

我常常羡慕有生活智慧的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为人很好但不会处世，往往一路坎坷；有的人善于处世但为人一般，却又一帆风顺。我的大哥，恰恰是为人很好，但不会处世的人。他原本是有工作单位的。刚参加工作时，他工作卖力，刚正不阿，群众基础很好。加上他能写能画，没过几年，便被提拔到部长职位。那几年，大哥工作得心应手，很有点春风得意。但从他的言语中感觉到，他太重情义，而且还一根筋，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知子莫如母，母亲也时常数落大哥，只要别人对他有一点好，他能把裤子脱了给别人穿。果然，大哥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送了人，自己却出丑了。

大哥不曾想过，生活的智慧，一定要随职位的变动、环境的转换同步提升。他也不曾想过，性子太直的人，最容易得罪人，也最容易遭人暗算。于是，大哥得罪了人，也被人辜负了。他的遭遇，是那种领导也没预想到的局面。领导很同情大哥，劝他暂忍一时，静下来反思反思，往后还有别的机会。但大

哥做不到卧薪尝胆，只能卧床长叹。

满面春风的大哥，从此萎靡不振。老公向大哥建议，先考个安全员证，再去他们单位上班。

大哥也不是不通情理，他知道新的工作多亏了老公，就暗自下决心，一门心思要给老公长脸，也向家人们证明他的能力。想法固然很好，但他根本不能正视自己容易冲动、不会变通的缺点，又犯了“想脱裤子送人”的毛病。他在工地上不停地转来转去，检查安全生产，监督文明施工，硬是把在原单位得下的腿部静脉曲张给转好了，还一个劲儿地要感谢老公。大哥的静脉曲张病好了，心病却添了不少，烟瘾也越来越大，整天牢骚满腹，看着更沧桑了。我用心观察着，既心疼又无能为力。

这些年，大哥换了十多个工地，每到一处，都会积下一肚子怨言。实在憋不住了，就给老公发信息吐槽。老公熟悉工地的情况，但他认为，大哥说的那些问题，固然不可小视，但一多半是他脾气太爆、缺乏智慧，处理不当造成的。工作上，大哥虽然认真，却不知道讲究方法。哪里出现了违规行为，他立即报告队长，要求严厉处罚。本来是为员工安全考虑的好事，他一较真，反而变成了坏事。从大哥这边考虑，自己严格管理，杜绝安全事故，应该得到支持才对；从队长那边考虑，为了工作大局，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偶尔变通一下也很正常。在有些施工队里，领头的并不反对严格管理，但因为他们对大哥有看法，就存心跟大哥打别，以讨好干活的工人。遇上这种情况，老公也左右为难，既不能批评大哥，也不能指责队长。

老公对大哥说，你想管好工地，就要学

会理解队长。每次处罚前，一定要先和队长沟通。我则幼稚可笑，搬出《晏子使楚》《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的故事，想让大哥汲取些生活智慧。但大哥那火爆脾气，哪会把我这个从小就受他保护的小妹放在眼里。再说，为人处事也跟学习一样，好之、乐之，还要加上悟性，才有效果。没有悟性，只能是纸上谈兵。不会变通，只知“男女授受不亲”；学会变通，才知“嫂溺不援豺狼也”。

大哥小时候，既是父母的骄傲，也是乡邻们羡慕的好娃子，更是我们兄妹的保护神。在我们村庄，大哥就是孩子王。他那个年代的人，但凡儿时玩过的游戏、学会的本领，你随便说，大哥无所不能。踩高跷、玩弹弓、游泳、爬树，没有谁比他更勇敢，没有谁比他玩得更好。大哥十多岁时，能从两米多高的戏台上，像体操运动员一样，来个后空翻再稳稳落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队书记的儿子，在村里算得上“村宠”。但他早晚跟在大哥屁股后面，是大哥的铁杆“粉丝”。

大哥不仅会玩，还写得一手好字。早些年，每逢春节，父亲便义务为乡亲们写春联。伺候笔墨、牵对联的事，大哥乐此不疲。他不光牵对联，还专心看父亲运笔，父亲写完后，他拿起毛笔就在报纸上练笔。因为太用心，涎水流到报纸上仍浑然不觉。父亲只会写行书，大哥的行书、楷书、隶书、篆书，都写得跟字帖上一模一样。有一年，一位乡亲去找父亲写春联，见大哥正在那里练字，越看越喜爱，当即对父亲说，你写的行书春联也很好，但我就喜欢你儿子写的楷书，就让你儿子给我写吧。其实，人家心里清楚，大哥的字已经超过父亲了，只是不好明说。父亲心知肚明，反而暗自得意。从那以后，每年

为乡亲们写春联的事，便由大哥接替了。

大哥只要专注哪一件事，没有干得不出色的。十一岁那年，他肚子疼得满地打滚，母亲却拿不出五分钱给他看病。等肚子不疼了，大哥从竹园里砍回一根竹子，自己剖了一堆篾线，然后编了个竹篮，想拿到街上卖了换钱。后来，大哥的篾匠手艺，得到很多老篾匠的夸赞，说他编的竹篮有棱有角，还特别精致。不像有些糙角子篾匠，编得粗枝大叶、歪三扭四的，没有个看相。

也是造化弄人。但凡你有一个优点，老天就会给你搭配一个缺点。大哥身上的优缺点，犹如柑橘树择壤挂果一般，南橘北枳。大哥只有在家乡才活得光彩夺目。在乡人眼中，他是勇、孝、仁、义的楷模。

大哥十六岁那年，邻居张大爷鸡笼里的五只鸡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大爷哭着说，肯定是她，肯定是她。大爷口中的“她”，乡亲们都知道。“她”是个惯偷，昼出夜也出，每次回家时，蛇皮袋里总有些从别人地里顺回的苞谷、棉花、花生、稻穗。据说，这是一种病。“她”的家人也拿她没办法。但张大爷是位孤寡老人，日常开销就指望这几只鸡。见张大爷哭哭啼啼，大哥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等他回来时，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就装着大爷的五只鸡。当他骑行一个多小时，在集镇上找到“她”后，一句话没说，提起蛇皮袋就走，围观的人上去拦住，要打抢东西的大哥，又见“她”不敢吭声，便知道了原委，也没再为难大哥。

婶婶也常把大哥的孝顺挂在嘴上。婶婶说，大哥刚参加工作临走的当天，默默地挑起水桶，到她家门前的压水井给家里挑水。大哥一边压水一边流泪，婶婶去洗衣服时，

问他咋了？不问还好，一问，大哥便止不住哭出声来。大哥说，父亲在镇上工作，弟弟妹妹还小，我再一走，农忙时没人给我妈帮忙了。说完，又放声大哭起来。

大哥参加工作几年后，有一天突然跑回家，从包里拿出几个首饰盒，里面有一条金项链，一个金戒指。他笑眯眯地说，是给母亲买的。母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你这个娃子恁不懂事，我一个老婆子，成天跟黄土打交道，要这些东西做啥？大哥只是讪讪地笑。见母亲坚决不要，大哥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小时候有天半夜醒来，听见您和父亲在床上闲聊。您说姓张的媳妇您最遭业，人家守萍有金项链，人家同枝也有，连您娘都有金戒指，就您一个人啥都没有。母亲说的这几个人，都是我家族里的婶婶和奶奶。大哥说，他从那时起就下决心，等自己长大了，就拼命攒钱，然后样样都给您买齐。母亲听了，感动得老泪纵横。

2003年，哥哥们在城里单独给父母买了房，接二老进城去享福。可没过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当父亲的棺椁送回老家后，全村的乡亲都赶来送行。乡亲们围住母亲和我们兄妹，纷纷诉说我们一家人的好，说父亲宽厚仁义，说哥哥们尊老爱幼，说我们一家人父慈子孝，是村里人的楷模。刘奶奶颤巍巍地提着鞭炮和纸钱，来祭奠父亲，感念父亲曾为她仗义执言。父亲的老伙计们都赶过来，全程负责他的葬礼。哥哥们儿时的伙伴，也主动前来帮忙。队里的一片公墓，分田到户后划给了解军叔，此后，村里再有人去世，都各自安葬在自家地头。我家的田地因父母进城早已给了别人，但解军叔执意要让父亲葬在公墓地。解军叔说，像父亲这样德高望

东北话

■ 廖俊艳

生在东北，从小浸润在东北方言里，落下一口不可磨灭的东北腔。哪怕离家三十多年，仍乡音不改，且顽固地抵抗着外来语言的渗透。好像丢了东北腔，就斩断了我的东北根，注销了我的东北籍，白山黑水就会摘了我的徽章，小时候拍我入睡的林海松涛，再也不肯光顾我的梦乡。

东北方言像东北人，直率坦荡，酣畅淋漓。其音韵洪亮，跌宕有致，如松花江奔流，少有婉转而起落分明。其语风豪爽，不事雕琢

而形态鲜活，似关东雪野，纯净辽阔，尽显黑土地之醇厚生命力。

东北方言很霸气，有东北人的地方，就有无条件的语言压制。吴越方言的甜软，巴蜀方言的麻辣，广东方言的生猛，荆楚方言的爽烈，被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一吆喝，通通屏气敛声。

那年去东京，住处离银座不远。去上野公园，要穿过一条商业街。商业街上，东北菜馆几步一个，路边上，居然有东北的卤猪

重的人，葬在他家地头既是他的荣耀，也是子孙们的楷模。父亲和大哥活成这样，让我们顿感骄傲。

想起这些，我不想给大哥讲故事了。因为大哥的故事，也足以感动很多人。我接受了有很多毛病的大哥，如果大哥变得会处世了，老天会不会让他生出另外的毛病？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为人和处世，就好比学生面

对文科和理科，有的人文科拔尖儿，理科却一塌糊涂；有的人学理科如鱼得水，可见了文科又脑子发蒙。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意，只要不愧对自己，不愧对他人，他就是自己的英雄。对于大哥，我没啥可埋怨的，也不再恨铁不成钢。铁就是铁，钢就是钢。大哥毛病再多，也是我的大哥。

蹄儿，油汪汪，红亮亮。错愕之间，伴着熟悉的香味飘来亲切的东北话：“嗯哪，大姨！这猪蹄儿老烂乎了，都离骨儿了，连蹄筋儿都焐得胶黏儿，贼好啃！”旁边一个浑厚的东北女烟嗓在催老板：“麻溜儿地，快给我装两个，哎呀妈呀，不赶趟儿了……”

那系着白围裙的东北女子，腰板儿溜直，浓眉大眼，脸颊一汪东北红，动作麻利，一嘟噜一串儿的东北话，清脆响亮，小炮仗似的噼啪炸响，越发显得周围的日本人气弱声微。真得劲儿！

方言的深处，藏着东北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当你听到一个东北人用大碴子味的方言跟你唠嗑时，鲜活生动的文化性格和生活场景就会联翩而来。东北境内生活着许多古老的少数民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移民涌入，使东北地区形成多元文化结构。农耕渔猎文明和商贸活动彼此渗透，各族人民在拓荒的苦寒中相濡以沫，又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中磨合同化，形成心灵默契的表达方式，遂成就了东北方言。

这种语言与人文的同生共长，使得东北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独特的魅力。因此，赵本山、潘长江的小品能风靡全国。

东北方言独特的成因，使它不能诉诸标准的四声文字，更多的是依赖拟音。它生长在特定的地域和集体生活场景的共同记忆里，活跃在对生活情境的想象和体验里，沉淀在一方人的文化基因里。方言一响，画面声音全部打开，各种感官马上苏醒，身觉心觉立刻就位，所有细胞同声共振。可一旦诉诸文字，就像所有的插头一齐拔掉，感官雷达全部失灵，对着僵硬的笔划，扫描一条被晒在

沙滩上的死鱼，毫无感觉。方言更适合表情与肢体配合，以及口口相传的心领神会。因而，东北方言能跟着遍布世界的东北人，攻城略地，到处开花。

最有迁移性的东北方言，是“嘚瑟”。诸般情态，也只能用这两个字来拟音。无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无法描摹这个方言词汇最初产生的生活情境。描摹不出来，反倒激发了无限想象，让词义无限扩张。这个词汇的表现力，太茁壮了：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含义，嬉笑怒骂阴阳褒贬即时生成，听者精准捕捉瞬间秒懂绝不会接收延迟。

提着礼物去看望老友，久别重逢，分外眼红，伴一声嗔怪：“真能嘚瑟，来我这儿还带啥礼物？”那意思很明白，咱俩之间还用得着客气？可是，谁怕被别人放在心尖上，再给友谊加点佐料？谁不喜欢雪中送炭后再锦上添花？这里的“嘚瑟”，是藏不住的欣慰和惊喜，是对友情最深情的理解和回应，绝对是个声情并茂的褒义词。

夕阳西斜，小伙子振作精神，轻轻敲响姑娘的门。门缝里，露出半张绯红的脸：“别嘚瑟，让我妈知道就完了！”怕你木讷，盼着你来，但你也得收敛一点，千万别给我招骂。紧张，羞涩，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内中情味儿，你自己去想。

工资涨了嘚瑟一下，买件好衣服嘚瑟一下，职务提升嘚瑟一下，娶了媳妇添丁进口，更要嘚瑟一下。这里的“嘚瑟”，是炫耀，是显摆，是喜形于色，是得意忘形。

看到别人长相漂亮，觉得别人比自己机灵，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成功……面红耳赤地嘟囔一句：“看把你给嘚瑟的。”别人的幸福是扎心的刺，无一例外是嫉妒，是羡慕，是

不服气，但又不是那么恶毒。东北的贬义词，也有一股厚道劲儿。

最容易被外地人理解的，也是“嘚瑟”。这个词早就冲出东北，走向世界，被各种杂音模仿演绎。其他的方言，则继续留守家园，滋养着东北的地方文化，张扬着无与伦比的语言生命力。

东北的副词，最为彪悍。很、极、非常，在东北语系里太虚弱。老、贼，这两个字便占山为王：多是老鼻子了，美味是老鲜亮了，害怕是老吓人了，喜欢是老稀罕了；痒是贼刺挠，数量大是贼多，厉害是贼邪乎，懦弱是贼土鳖，不稳重是贼嘚瑟，钻心疼叫贼拉拉地疼……恣意到不合逻辑，贴切到感同身受，共情效果，便无与伦比。

东北的形容词，不光丰富，还格外生动有趣。说话做事不靠谱儿，叫嘚儿呵地；喝醉了，叫里倒外斜地；走路不稳当，叫跟头把式地；做事不利索，叫秃噜反帐地；家里不整洁，叫皮儿片儿地；脸上不干净，叫魂儿画儿地；做人不低调，叫舞舞喳喳地；女性太凶悍，叫破马张飞地；做事太张扬，叫五马长枪地；尴尬了，就叫卷沿子、傻眼了吧……端的是包罗万象，不胜枚举。没有足够的生活体验，也会给你鲜活的画面，让你能够有滋有味地去嚼去品。

七八岁的时候，隔壁邻居家有个嫂子，有天晌午站在当院儿，两手叉腰，大声呵斥她的丈夫：“亏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心眼儿比虱子屁眼儿还小三圈儿。”以大衬小、粗鲁幽默，且带点刻薄的揭露，伴随着自然的情绪宣泄，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到可以实际测量，也只有东北方言了。

东北方言里的量词，都是可以入画的。

再加上数目字，便是非同一般的形象：比如一骨碌、一嘟噜、一疙瘩；一屁股饥荒，一脑门子官司……这种语言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是东北人苦中作乐、幽默豁达的生动体现。在寒冷漫长的冬季和艰苦的拓荒环境中，能用幽默来化解生活的艰辛，无疑是一种生存智慧。

东北的动词，无比传神。发脾气，叫尥蹶子，用马儿惊怒扬起后蹄猛踢的动作隐喻人的愤怒，力度、程度、氛围同时拉满，让人胆战心惊。惩治别人，叫削一顿。“削”，这个让人联想到砍瓜切菜场面的动词，有着凌迟处死血肉横飞的威慑力。有逃避意味的跑或退场，叫做“遛”。这个动词，大概率来自东北大地上古老的渔猎场景：被追赶的野兽在山林间驾风奔逃，瞬间不见踪影；河里的鱼群被撒网的声音惊动，突然像一股黑烟消失在远方。大规模且迅疾如风的集体逃逸，最后散落成独自亡命的个体。东北人说到哪个人“遛了”，不光是报告那人的动向，调侃里还带着点轻微的蔑视。

“唠嗑儿”的重音，在一个“唠”上。这里读四声，场景情味由两个字共担。“唠”是有条件的：交情够深，默契够足，时间够长。“嗑儿”透着亲切：是家长里短，是插科打诨，更是推心置腹。雪野茫茫，狂风呼啸，茅檐土屋，一灯如豆，炭火正红。几个人在炕桌上对坐，烫一壶老酒，聊半宿悲欢，肝胆相照，酒酣情浓，哪管屋外天寒地冻，风啸雪狂。东北人的直爽刚烈、乐观幽默，是东北方言的灵魂，动词也有浓重的抒情意味。

东北的名词，最具个性：猫骨朵儿，牛蹄儿菜，刺老芽儿，老牛栓，婆婆丁，小根蒜儿，猴头蘑，鸭巴掌……拎着名单来到春风乍至

的田野，完全可以对号入座，哪怕你从没见过。小时候，总以为蛤蟆骨朵儿会开花，上学了才知道，它的学名叫蝌蚪。至此，意兴全无，哪怕它们也会找妈妈。

漫长苦寒过后的大地生机，是自然环境献给东北人最深刻的柔情。这些词汇像孩子的乳名，倾注着东北人的热爱与感恩。

东北孩儿唱着童谣取笑同伴大额头：“奔喽儿奔喽儿头，下雨不用愁，人家有雨伞，我有奔喽儿头！”离开了东北这个语境，你很难猜到“奔喽儿头”是个什么事物。听者脑补的夸张画面，是不是有趣到让人笑喷了：那满街的奔喽儿不会撞头吗？

东北的“驴”字，并不限于名词，且意蕴多变。孩子任性倔犟，暴躁易怒，大人们无奈地说：这家伙，又驴起来了！这个“驴”，又是一个特别温情的名词，小时候帮姥姥抱柴摘菜收衣服，给姥爷用作业本卷纸烟，两个老人就会亲昵地夸我：“我的大驴子啊！”这个“驴”所传达的欣慰、满足、贴心、自豪等微妙复杂的情意，换了“好孩子、大宝贝儿”，就变得矫情别扭，生硬疏远，隔辈亲的味儿就淡多了。网上一首歌很火，引起了无数东北人的共鸣：

我在南方想北方，
想念灶坑烧热的炕。
想爸沉默的惦念，
想妈做的疙瘩汤。
南方的雨太长，

我想家乡的雪茫茫……

冰镩爬犁打出溜滑，搓嘎了哈抽冰嘎儿，铁锅大鹅溜肉段儿，酸菜粉条炖血肠儿，这些用东北方言描述的场景，哪一样不让身在异乡的东北孩儿魂牵梦萦？

近代学者齐佩瑄在《东北方言研究》中有云：“辽东之语，直而能壮，拙而多趣。词多古韵，语尚夸张，极寒曰‘冻掉下巴’，吝啬曰‘铁公鸡拔毛’，虽俚俗而意象昭然，盖戍边移民融通胡汉，淬炼三百载而成此刚健质直之体也。”作为中华语库年轻的分支，东北方言幽默生动、豪爽亲和，魅力无限。

“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树林在原野上低吟……金色的豆粒，火红的高粱，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群……狐仙姑深夜的谰语，原野上怪诞的狂风……”端木蕻良的《土地的誓言》，流露出的是东北游子对关东原野挚痛的热爱。爱读萧红、迟子建，她们用方言再现的富饶神秘的黑土地，朴实粗犷的百姓生活，是东北人的集体记忆，是地域文化共同体最坚韧的精神纽带，抚慰着漂泊的东北人绵长的文化乡愁。

久雨初晴，听两只鸟儿在窗前的树枝上斗嘴，我给翻译过来：

你瞅啥？
瞅你咋地！
再瞅个试试，
试试就试试……
听听，这疙瘩的鸟语，也带了大碴子味。

家父列传

■ 刘家国

—

父亲名叫刘豫生，出生于1937年6月20日。还没满月，就遇上了“七七事变”。也就是说，打他一落生，就被裹进了战火硝烟里。老家在谷城县三清乡刘家小河村，也就是现在的庙滩镇小河村。国难当头，再偏僻的村子，也躲不过兵荒马乱。

祖父读过几天书，知晓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因此，父亲在七岁上，被送进本村的一家私塾，念了大约两年书。在他九岁那年，家里接连出事，书就读不下去了。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县城抓壮丁，伯父刘豫龙当时正在县城上中学，虽然才十六岁，也在劫难逃，一走就没了音讯。紧接着，家里又遭土匪抢劫，东西被抢得精光。那时，大姑母刘豫珍已经出嫁，祖父、父亲和二姑母刘豫华，只有躲到南沟大姑奶奶许家。在那里避了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生活却从此改变了。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进过学堂。

1948年3月，洛阳战役结束，伯父中弹

负伤落下残疾，托人捎回一封信，随后就彻底断了消息。一连串的打击，让祖父有点撑不住，他的精神垮了，人也颓废了，并染上了赌博、酗酒的毛病，田地、房屋几乎都卖光了。同年7月底，小河村解放。那年，父亲刚满十一岁，继祖母高氏也在这年进了门，帮着撑起了这个破家。入冬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不停地骚扰，一家人又躲进西沟刘家寨，两个月后才敢回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家里就剩下祖父刘临训、祖母高益清、二姑母刘豫华和父亲四口人。

当时，家里还剩一间小货栈，祖父在外跑点小生意，祖母、姑姑和父亲就守在家里守着。1950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因为祖父早年当过代理保长，而且伯父又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家里难免受到影响。其间，还有个小插曲：在此之前，祖父虽然精神垮了，但他读过书，懂得历史，有人多次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他听说过国民党的腐败，也见过他们是怎么对待百姓的，就断定这样的政府肯定长不了。再有人来动员他，他死活

都不答应。有一阵子，保长位子空缺，乡里让祖父补上。他拗不过，答应只挂个名，算是应付过去了。“镇反”运动开始，乡亲们证明了祖父的这段历史。上面通过调查，认为他在代理保长期间，并没做过坏事，也就没为难我们家。尽管如此，货栈是开不成了，一家人就只能依靠三亩水田糊口。父亲刚满十二岁，就扛起锄头下田了。冬闲时，他又跟着族兄刘豫洪做泥瓦小工，看别人怎么砌墙、怎么吊线，都默默记在心里。十四五岁时，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小砌匠。

二

上面没有追究祖父的问题，也没有为难一家人，可祖父的那段历史，终究是一个污点。父亲刚满十八岁，已经长得周正挺拔，是十里八乡公认的帅小伙。就因为家里的这个污点，在队里一直不被看重。1958年，生产队办了个火纸厂，因祖父懂点经营，就被安排在厂里帮忙。父亲则跟着民工队伍，去老鸦山修水库，也就是后来的南河水库。

父亲干活从不含糊，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可辛辛苦苦干一年，先进、模范总轮不上他。三年困难时期，谷城也闹饥荒。父亲和二姑母在工地上，好歹有口饭吃。在家的祖父祖母，却只能喝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直到1961年，国家调整农村政策，村里集体和自留地都种上红薯、萝卜，家里才慢慢缓过来。也是这年春天，父亲和母亲成了家。第二年，我出生了。

父亲身材结实，留着平头，看着很斯文。可因为常年存着心事，让他很不快乐，一天到晚，都沉默寡言。在老鸦山工地，有个胡

姓青年仗着力气大，当众吹牛，说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了父亲。众人起哄，让他俩比试摔跤，父亲只两三个回合，就把他摔倒了。那人恼羞成怒，不光跟父亲动了手，还说了好多难听话，两人就扭打起来。据当时在现场的老辈人说，如果那人只是动手，父亲可能就忍了。可他一上来就骂，且越骂越难听，越骂越伤人，父亲一急眼，就还手了。幸亏本家侄儿刘X富上去拉开，不然，真不知道是个啥后果。从那以后，村里人都知道，父亲看着文弱，其实一身力气，只是处处小心罢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带着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不论别人怎么欺负，也不论受多大的委屈，人前人后，都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就会给家里带来麻烦。

六十年代末，紫金区在铜锣观办了个茶场，听说刘家祖上做过茶，就让父亲去茶场当技术员。本来是个好出路，可他去了一个多月，就耷拉着脑壳回来了。后来听说，跟他一起去的不少人，都转了身份，端上了公家饭碗。那些日子，父亲虽然闷闷不乐，却从不说原因。家里人都明白，多半又是政审没通过。父亲把遗憾咽进肚子里，从此只安心务农。

三

那时候，农民除了挣工分，基本上没什么来钱的门路。1973年，国家经济有所恢复，鼓励发展社队经济。大队出台了一项政策，只要每月给队里交10块钱，拿上队里的证明，就能外出务工。当时最吃香的，就是拉板车，都说车轱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干。父亲想给家里挣点钱，收拾好衣服被子，约

上同伴就去了县城。他们在城里，从夏天干到腊月二十五才回家。那天一进门，父亲放下行李，跟瘫了一样，歪在凳子上就直叹气，哎呀，明年再不出门了，还是在家挣工分稳当。祖母问他怎么了。父亲说，钱是挣了点，可太苦了。县城里有上千人在拉板车，能揽上活儿的没多少，常常在毛家划子菜场一等一两天。城里吃饭贵，住的地方都没有。父亲还好点，白天在街上等活儿，晚上就到二姑家，在堂屋里铺点稻草对付一夜，天不亮又出门了。半年过去，父亲一算账，挣了一百二十多块，交给队里六十块，吃饭花了二三十块，剩下的还不到三十块。祖母叹气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从此，父亲不再远出，农忙时在田里劳作，农闲就在附近打零工，给家里挣点油盐钱。

有一出花鼓戏，叫《刘海砍樵》。说的是贫民刘海砍柴度日、侍奉寡母的故事。父亲这一辈子，除了晚年开豆腐坊，早年最主要的副业，就是砍柴卖柴。我们家住田畈，离山远，别人一天砍两挑子，父亲一天砍三挑子。下午砍一堆，先挑一担回来，歇都不歇又进山，摸黑再挑一担回来。后来有了板车，他和母亲一起上山，带点干粮，一直干到天黑。

1977年，政策逐渐松动，父亲托人花五元钱，在郭峪新林大队典了一片山，高兴得跟捡了宝一样。他私下估摸，这片山砍完，能卖七八十块钱。可仔细一算账，要砍三万斤、拉三十多车，一百多天才能干完。尽管如此，一家人还是看到了希望。能挣七八十块，也算一大笔钱了。那天，家里炸了油馍筋，像过年一样，妹妹要新衣裳，弟弟要新书包，我想挂画片。

这一年，父亲才四十岁，已经头发花

白、躬腰驼背，看着像个老人，一走路两腿都打弯。常年爬山挑担，肩上老茧一层叠一层。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担子，从山顶挑到公路，压得人直不起腰。他年轻时，身高有一米七五，老了缩得不足一米六，全是苦日子压的。生为农民，谋生的路子少，明知伤身体，为了一家老小，也只能咬牙扛着。

我小时候的每个星期天，要么上山砍柴，要么跟着父亲卖柴。初中毕业后，我已经会拉板车了。每次上街卖柴，我就和父亲一人一辆板车，他拉重的，我拉轻的。凌晨鸡叫头遍就起床，装好柴摸黑赶路，只望着启明星走。小娃子瞌睡大起不来，父亲就催我，快起来，去晚了集散了，柴卖不掉。见我实在起不来，父亲就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哄我：卖完柴，晚上给你做干饭吃。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最大的盼头，不过一顿白米饭。

去庙滩必经皂角树梁子，上坡像过鬼门关，几个人互相推，喊着号子慢慢往上爬，跟蜗牛一样。下坡更危险，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伤，每年都有人在那里出事。我跟着父亲，在那条路上走了好几年。

到了市场，往往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把柴卖出去。肚子饿得咕咕叫，饭店里飘出的香味勾得人馋水直流，可父亲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家里的窟窿太多，挣点钱还不够补那些窟窿呢。这时候，父亲就跟我说，好好读书，将来有了出息，就不用吃这个苦了。

四

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祖母。第二个，就是我父亲。十岁上下，父亲出门干活都带着我。一路上，父亲就给我讲古：刘

邦斩蛇、薛仁贵征西、刘秀与王莽、《三国》与《水浒》，听得我都入了迷。十二岁后，跟着父亲上山砍柴，他又给我讲李闯王、妈妈儿山、牛头崖的传说，还教我认树、认草、认药材。在我心里，父亲什么都懂。

那时候，父亲大约三十六七岁，眼里有光。等他五十多岁，我再问起这些故事时，他却木木地说记不清了。我常常想，父亲天资出众，如果生在太平年月，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才有识，还有大出息的人。

父亲若是喝点酒，酒劲儿一上来，也会跟我们“吹牛”，他说自己能写会算，说自己犁田耙地、木工瓦工样样在行，还说别看自己只念了两年私塾，《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大学》《中庸》，背得滚瓜烂熟。他还跟我说，当年他跟老师打赌背书，最后还是老师输了。

我上初中以前，家里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乡亲们都说，他的字工整好看。初中毕业后，父亲对我说，你上了这么多年学，往后家里的对联，就该你写了。那年春节，我真写了。亲戚们看过都说，国儿，你这字比不上你爹。

父亲一生温和，极少打骂我们兄弟姐妹。我这辈子，只挨过他两回打。头一回，是在我十三岁那年。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堂屋，厉声叫我跪下。夏天没穿上衣，荆条一抽就是两道血印。他一边抽一边问：知道为啥打你不？我哭着说：我把砍柴镰刀弄丢了。那时候，一把镰刀七八角钱，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天，才一两角钱的分值。也就是说，他要劳动四五天，才能买一把镰刀。父亲便气我不懂持家。祖母过来一把护住我：这是你亲儿子，咋下得了手？父亲大声道：妈，他这

么大了，该知道日子艰难了啊！因为祖母护得紧，父亲没再打我，气冲冲地走开了。

第二回，是我上高一时。那年放暑假，我在郭峪砍了一挑子花栎柴。上一趟山不容易，砍了就舍不得丢，只好硬挑着往家里走。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实在太重了，走几步就要歇一气。直到下午两点，才走到南沟口。父亲黑着脸寻过来，接过担子就往回走。回家吃过饭，他又把我叫到堂屋，拿根荆条指着我，喝斥我跪下。我一头雾水。祖母走过来，问他这是为啥？父亲气呼呼地说：他才十五啊，就挑这么重，压坏了身子，往后可咋办呀？那根荆条很细，我又穿着褂子，落在身上并不怎么疼。见我认错了，父亲再次嘱咐我：做事要有分寸，身体是一辈子的本钱。

从1956到1978年，队里的粮食一直不够吃。遇上春荒，就更紧张了。那时候，每人每年的口粮，按毛粮算是360斤，打出米面最多只有七成。算下来，一天还不到七两。主粮不够吃，全靠自留地的土豆、红薯、萝卜撑着。多亏谷城跟南阳离得近，那边红薯产量高，我们就用檩条、毛竹去跟他们换红薯干。两地百姓互相帮衬，才熬过最难的时候。

一次，柳树沟的幺表叔过来，吹他们家粮食堆成山，叫父亲去拉一板车回来。父亲信了他的话，下午一收工就挑着箩筐去了。全家人都眼巴巴盼着，可到了后半夜，父亲才空手回来。一进门，把箩筐往地上一摔，气呼呼地说，他自己都断粮了，还在吹！祖母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在幺表叔家喝了两碗红薯稀饭，怕丢人，才趁黑夜赶回来。

那些年，父亲苦多乐少，最开心的一回，是1977年夏天，在八仙洞水库捡鱼。那天，我正在学校执勤，母亲跑来叫我，说父亲在

水库捡鱼，让我快挑箩筐去。我赶过去一看，山洪下来，鱼被冲得到处都是。年轻人抢活鱼，父亲却在水底摸鱼头，竹篮已经装满了。当晚，家里煮了一锅鱼头豆腐汤，还切了腊肉，比过年还高兴。父亲喝了点酒，还难得地哼起了小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政策越来越好，乡亲们也都翻身了。么表叔再来我家，父亲也不提当年那件事，还拿好酒好菜招待他。父亲也知道，那时候家家都难，么表叔又爱面子，在人前说点大话，也可以理解。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先前那些事，不提也罢。

五

父亲和伯父，不是一母同胞，可兄弟俩感情很深。1986年，有个台湾老兵回来，带回伯父的一封信，还有“汉家刘氏茶坊”的拓片，送到县城我二姑家里。我们专程赶过去打听，可那个老兵已经回台湾了。后来听说，伯父在新加坡给人做茶艺师，虽然攒了点钱，但他腿脚残疾，还是孤身一人。父亲心疼伯父，可山高水阔，他也爱莫能助，只能对天长叹：这辈子，怕是见不着了。

父亲一生勤劳本分，从不与人争长短，受了委屈也只往肚里咽。我考上师范那年，父亲四十四岁。这时候，队里条件好了，我家里的劳力也多了，年底分了八百多块钱。父亲终于扬眉吐气了，他对我们说，现在政策好了，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感恩国家。

我毕业后，分到了谷城县教育局。有一回，跟着领导到庙滩检查工作，公社书记客气，硬把我推上了主席台。当天，这事就在

村里传开了。父亲嘴上谦虚，心里比谁都高兴。私下里，却又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感谢共产党，没有好政策，你再有本事，也难得出头。任何时候，都不能摆架子，都要踏实做人。

父亲六十岁时，我们家买了原黄畈乡政府的三间平房。父亲说，到了这个岁数，柴是砍不动了，车也拉不动了，我就和你妈开个豆腐坊，争取不给你们添负担。我劝不住，他硬是把豆腐坊开了起来。那些年，我给老两口的钱，他舍不得花，都存起来了，说将来给我们用。

父亲快七十岁时，他和母亲都干不动了，豆腐坊就关了门。2008年，国家建30万伏高压线，老房子要拆迁，可补偿不算多。我们有点不高兴。父亲对我们说，国家要搞建设，我们不支持谁支持？再说，现在农业税都免了，老百姓的日子够好了，做人要知足。

2010年，我回老家建了三间三层新楼。搬家时，父亲逢人就说，老了老了，还能住上洋楼，这辈子值了。汉家刘氏茶业加工厂建成，父亲去看了一趟。看完还一再嘱咐：生意做大了，千万要守规矩，讲诚信。

2013年5月30日，父亲因肺癌离世。前一天，我回去看他，老人家还神志清楚，能吃能说。可第二天一大早，弟弟就打来电话，说父亲走了。

父亲的一生，可谓平凡而坚韧。他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被时代推着走，被生活压着走，历尽艰难，却始终保持着善良、勤劳、孝顺、宽容的品行。他用一副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他是最普通的中国农民，也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留给后辈的精神，也是我们立身处世的脊梁。

与一朵花对视

■ 周建春

保康山野的花是易醒的，风一吹，便睁开了眼。

像是谁掀开了盖头，整片荆山一下子亮堂堂地铺展在眼前。从元月份的蜡梅、二月的樱粉、三月的山桃花，到五月紫斑牡丹的压轴登场，一茬接一茬的花事，将这一方山水铺成了一幅无边无际的画卷。

和有些地方不一样的是，保康的花，有在春天之前开放的，比如蜡梅。元旦一过，保康的山风里便有了蜡梅的香。

那香是极细的，细得像是从极远的地方牵来的一根丝线，若有若无地在鼻尖萦绕。有时还带着瑞雪的气息。

蜡梅公园就在县城西边的山坡上。蜡梅斜斜地伸出一枝来。枝是铁灰色的，瘦硬瘦硬的，上面缀满了花苞。有些已经开了，薄薄的瓣儿嫩黄嫩黄的，像是谁用蜜蜡细细地雕成，花是半透明的，阳光照上去，竟像是会发光的样子。有雪花落在花瓣上，并不化，就那么托着，黄的愈黄，白的愈白。

凑近了去看，花心里有几根极细的蕊，

顶着金黄的粉，静静地立着。雪就积在花瓣的边缘，一圈儿白，衬得那黄愈发娇嫩。有一朵开得正盛，五片瓣儿全展开了，平平地托着掌心大的一捧雪，颤巍巍的，仿佛风一吹就要化了似的。

其实，蜡梅是不怕雪的。天越冷，它开得越精神。那些花苞硬硬的，紧紧地裹着，像是攥着的小拳头。待到雪落下来，它们便悄悄地松开，一点一点地露出里面的黄。那黄嫩嫩的，润润的，像是刚从梦里醒来的样子，带着惺忪，带着羞怯，却又执拗地开着。

山里的雪来得轻，薄薄地铺了一层。蜡梅的枝上、花上，都积了些。远远望去，那一树嫩黄嵌在素白里，像谁不经意洒落的碎金，又像古画上淡淡的点染。风过处，雪花簌簌地落，梅枝轻轻地颤，那香气便随着雪雾散开来，丝丝缕缕的，清冽而悠远。

在这样的深山里，在这样冷的冬天，只有雪陪着蜡梅，只有风陪着蜡梅。蜡梅就那么静静地开着。不为什么，也不等什么。开就是了。

天色渐渐暗了，雪还在下。回头再看时，那枝蜡梅已经模糊在暮色里，只有香气还在，若有若无地跟着。走了很远，忽然觉得袖子里还藏着一缕香，淡淡的，不肯散去。

蜡梅的幽香还没有散尽，转眼就是二月下旬。该去小沟村看樱花了。车子拐进保康西边的半山坡，眼前的景象让我一愣。记忆里，那条曾经浑浊的小河沟，如今淌着清亮的水，水底的卵石清晰地现出可爱的圆润来。沿山而上的柏油路两旁，樱花开得正盛，粉白的、浅绯的，一团团、一簇簇，像是将天上的云霞扯了下来，随手挂在了枝头。

路边静卧着一盘巨大的石磨，石面上还留着当年开凿的纹路。一个小女孩趴在石磨边，仰着脸问妈妈：“这么大的石头，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呀？”没人答得上来。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这石磨碾过的那些年月里，可曾有人想过，有朝一日，这山沟沟里的春天，会是这样一番美景？

山腰的农家乐掩映在樱花海里，炊烟袅袅。一个俏丽的年轻媳妇正在厨房里忙碌，婆婆在边上打下手，切着刚从门口摘回来的香椿芽。她一边煎香椿鸡蛋，一边笑着对我说：“前几年我嫁来小沟村时，这路还坑坑洼洼的，现在路好了，水好了，连这樱花也开得更好了。”锅里的香椿滋滋地响，香椿的香和窗外的樱花香混在一起，竟分不清哪是人间烟火，哪是天上云霞。

三月风暖，便可去马良镇重阳村看油菜花了。这里的油菜花，开得没规没矩，没心没肺。它不是城里公园那种精雕细琢的景致，而是顺着山坡、沿着溪流、绕着屋舍，肆意地铺开去，一直铺到山脚下，连块成片，如洋似海，蔚为壮观。

像小时候那样，我沿着田埂走，脚下是松软的泥土，身边是嗡嗡闹着的蜜蜂。一个老农拄着锄头站在地头，看着满眼的金黄，眯着眼笑。他说这些年的光景和村里的变化，末了指着眼前的花海说：“这花性子韧，就像我们山里人，也给大家带来生机和快乐。”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满山满地的金黄，不只是风景，更像是这方水土的人，用自己的方式给春天写的一封信。

在保康，山桃花是随处可见的。山坡上、田野边、房屋旁，东一株，西一株，并不成林，却开得那样自在，那样恣意。远远望去，粉粉的，淡淡的，像是谁用极淡的胭脂，在山水间随意点染的。有的斜斜地探出崖壁，有的静静地立在田埂，有的就长在房屋门前，看着鸡犬路过，听着孩童嬉闹。

若是遇到微雨，那就更好了。雨丝细细的，斜斜的，打在花瓣上，凝成小小的水珠，晶莹莹的，花瓣愈发显得娇嫩。雨住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花上，竟有些晃眼。空气里满是泥土的香，青草的香，还有花的香——那香也是湿湿的，润润的，吸一口到肺里，整个人都清爽了。

去年林川的桃花节，我也去了。那里是成片成片的桃林，开得泼泼洒洒的，像粉红的云落了一地。游人如织，车马喧闹。如今看着这山野间的桃花，忽然明白了——林川的桃花是给游客看的，这里的桃花是给自己开的。它们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落，只是循着时节，该开时就开了，该落时就落了。

老人们说，看桃花开，就知道该育秧了。果然，桃花开了不久，田里便热闹起来。农人们卷起裤脚，在水田里来来回回地忙。桃花在岸上看着，花瓣偶尔飘落几片，浮在水

田里，随着水波一漾一漾的。孩子们在田埂上放风筝，风筝飞得高高的，线在手里一扯一扯的。远处有布谷鸟在叫，布谷布谷、布谷布谷，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也跟着轻快起来。

山里的日子，就像这山桃花，看似平凡，却自有它的美妙处，自在处。

四月里，车峰坪的紫荆花开了。沿着峡谷走，两岸山坡上，青翠嫩绿中，镶着一团团紫红，像是谁用紫红的颜料，狠狠地往山上涂了一笔。走近了看，那花却小得很，米粒似的，一簇簇挤在光秃秃的枝干上。这花也是怪，先开花，后长叶。花开得如此热闹，枝上却不见一片新绿。拍了十几年山野花卉的摄影师柳虎说，山里人习惯把这紫荆叫做“乌桑树”。

站在五交界的山坡上往下望，这些紫红与青翠嫩绿参差交融，间杂着星星点点的杜鹃花，活脱脱一幅大自然随心织就的锦缎。不禁想起宋代诗人韦骧写紫荆花的诗来：“花谱元无品，春工别有情。不随桃李色，俗眼莫相轻。”

是了，这花不与桃李争春，也不求入名品花谱，只在深山里自在盛开，等着懂它的人来看。

从车峰坪往南走，可到歇马镇合作村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千家坪看云锦杜鹃。千家坪青山环立，中间一片草甸，十来户人家散落其间，炊烟缕缕，恍若世外。火红的、粉紫的杜鹃花，一树树在青山绿水间盛开，开得那样热烈奔放，那样肆意泼辣，像要用尽全身的气力。风过处，整片花林都在颤动，像无数只蝴蝶同时振翅，欲要满天飞舞。那些杜鹃树高丈余，枝干苍虬如松柏，花朵却

华丽如牡丹。每年四五月间，繁花竞放，一朵朵碗口大的花攒成团，缀满枝头，巧笑嫣然，一树竟有上千朵。柳虎自豪地说，这是保康的“千花杜鹃”。

这里海拔高，白云飘荡，阳光照在云上缤纷如锦，与长在这里的杜鹃交相辉映，或是云锦杜鹃的名字由来吧。歇马镇九旬退休老教师陈加厚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从前住过上千户人家，所以叫千家坪。沧海桑田，村人渐少，到今日只剩下十来户。但这些杜鹃却繁盛如初，岁岁年年如期开花，不负春风，不负村人。

到保康看花，若只看了这些花，而不去后坪镇九池村的鹰子石看牡丹，那只是看了花的热闹。

在海拔一千二百米的鹰子石山顶上，有两个汇集了牡丹物种基因的牡丹基地，基地由“70后”刘楚国打理。暮春的风里，满山坡紫斑的、卵叶的野生牡丹花开得正好，雪白、绛红、粉紫的重瓣大朵花儿，衬着翠绿的互生叶子，雍容华美，美轮美奂，美得不像是人间物。尤其紫斑牡丹，雪白的花瓣底部，晕染着一圈浓紫色的斑痕，像是丹青妙手用极细的笔，蘸了浓紫的彩，在宣纸上轻轻点了一笔，那浓紫便慢慢晕染开来，不宽不窄地将花的瓣脚圈了一圈，恰到好处，浓淡相宜，白紫相间，清新冷艳。难怪花开时节，来看花的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使得远离人烟的鹰子石山顶热闹非凡，真印证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正自赏花吟诗，长住鹰子石山腰养护牡丹近三十年的刘楚国，笑眯眯地拿来自产的牡丹籽油让我们擦手，又泡了牡丹花茶让我

们喝。那油清亮滋润，那茶淡雅回甘。刘楚国说，这油这茶我常用常喝，是真好。或是多有牡丹伴左右，又或是常年住高山不染城中喧嚣，再或是常抹牡丹籽油、喝牡丹花茶，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多岁。他笑眯眯的模样，像牡丹花一样雍容。

提起牡丹，刘楚国的话多了起来。他说保康的野生牡丹资源非常丰富，几乎占世界牡丹资源的一半。全世界现存10个野生牡丹种和1个亚种，中国牡丹资源共有9个，其中保康的野生牡丹资源就有5个种，包含紫斑牡丹、杨山牡丹、红斑牡丹、保康牡丹、卵叶牡丹以及林氏牡丹1个亚种。五道峡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源管护科科长王波说，紫斑牡丹、卵叶牡丹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是保康独特生态的象征，不仅装点着山野春光，更驱动着这里的产业发展。牡丹浑身都是宝，其根、花、种子、花瓣、花蕊、嫩芽、茎叶，都具有食用、药用价值，可加工牡丹籽油、牡丹花茶等。

我握着一杯牡丹花茶，站在山腰的老屋旁，在牡丹花氤氲的香气里，看群峰臣服脚下，听山风过耳，仿佛自己变成了一棵牡丹，长在了鹰子石山顶上。

有资料说，牡丹籽是牡丹植株的精华结晶，有天然长寿基因；牡丹籽油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油”。可我更愿相信，这油的好，

这茶的好，是因为它们来自这片山，来自这些护山的人。

回城的路上，车窗外的山色渐渐淡去，可我脑子里仍满满当当，全是最近半年来遇见的那些花、那些人、那些事。想起小沟村那个年轻媳妇的笑；想起重阳村老农眯着眼说的那些话；想起九旬退休老教师陈加厚走在山路上颤颤巍巍的背影；想起刘楚国笑眯眯地拿出牡丹籽油让我们擦手，又泡了牡丹花茶来待客的样子……

保康的爱花人，似乎都跟花有说不尽的缘分。有人用二十多年守护一朵花的容颜，比如摄影师柳虎；有人用半生来收集一个物种的基因，比如种植牡丹的刘楚国。他们的话都不多，但做的事，却像这山一般，沉默而厚重。

保康的花事，从元月一直排到五月中旬。

在保康，与一朵花对视，这朵花是蜡梅、是樱花、是油菜花、是山桃花、是紫荆花、是云锦杜鹃、是牡丹、是芝樱花……一茬接一茬的花开，把整个季节都铺满了。可是，比花事更长的，是山里人的心思。他们守着这些花，就像守着自家的孩子。花开时，他们欢喜；花谢时，他们惦记。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

明年，我还会过来，不只为看花，更为这荆山深处，那一场场人与花的温暖对视。

黄河静静流淌（组章）

■全 佳

一

日子总是被各种琐碎填满。忙着走亲访友，忙着推杯换盏，忙着在喧闹的烟火气里打转。可每当夜深人静，心底总是惦记着你，想去看看你。

你是孤独的吧？

人们都在忙着团圆，忙着欢笑，而你，依旧默默地流淌。我总想在你的身边坐下来，什么也不干，就那么静静地陪你说说话。

可我的亲人，我又食言了。

你从远古走来，看惯了春花秋月，也见证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还记得那些在黄河大桥上匆匆而过的日子吗？

还记得在异乡奋斗时，梦里那一抹浑黄的底色吗？

那个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时刻；那个疲惫不堪、满面尘霜的时刻，你像一位温婉的母亲，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视野。不用言语，只要看上一眼，心就定了。

二

原来，因为只有有规律的奔波中，我才能每天和你打个照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不再只是课本里的一首诗。你变成了我的亲人，变成了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一天不见，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当我再次站在你的面前，看着你那雄浑的波涛，听着你那低沉的呐喊，我才突然明白——

活跃在我的脑海里的你啊，流淌在我心头的你啊，从来就不孤独。

三

春天还是如约而至了，不早不晚。

几只飞鸟掠过河面，自由得让人嫉妒。

这时候的夕阳最温柔，把整条黄河染成了浓郁的橘色，晃晃悠悠的，晃得人心头一软。看着这满河的金光，突然觉得这一天的疲惫，

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桥下，河岸边的农田已经被收拾得平平整整。有些地方，麦子应该已经播下去了，正躲在土地里憋着劲儿呢。

那种新翻过的泥土气息，似乎隔着车窗都能闻见。

农人开始忙着播下一年的指望。看着窗外，心里也在问自己，我的种子呢？

是不是也该在这个春天，种下点什么了？

没必要非得是大红大紫的梦想，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念想，一点点对生活的期待。总要先埋下去，在这个春天里破个土。

日子，总得有个盼头，不是吗？

四

早春的黄河，水位降了不少。

河岸边，河床一下子露出来好几处，光秃秃的，瞧着挺空。可这地儿并不冷清。

总有些飞鸟，扑棱着翅膀落下来，在这歇脚，在那儿打闹。

它们起飞，盘旋，又扎回泥滩上，叽叽喳喳地折腾。

本来挺孤单的一片河岸，因为有了这些小生灵，显得多了几分热乎气。

我盯着那些鸟看，心里突然动了一下，想到了母亲。

她以前也是这样。

她总是在村头那个路口守着，眼巴巴地望着。哪怕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她也能站上老半天。

她守的哪是那条路啊？

她是怕儿女回来的时候，瞧不见家里人，怕我觉得这日子太冷清。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个能落脚、能被惦记的地方。

就像飞鸟得有河岸，我有母亲。这种守望，说起来其实挺笨的，也没啥大道理。

但就是因为有人在那儿站着，在那儿看着，我这心里才不觉得空落落。

这岸不孤单了，我也有家。

五

携着立春的微寒，我又来到了黄河岸边。

最先感知到变化的，终究还是风。

隆冬时节那粗暴、冷酷的嘴脸，淡化了。风，似乎在昨夜悄悄换了性情。它不再像刀子似的往脖子里钻，而是变得温柔多情，像一只温热的手，轻声慢语地拂过我的脸庞。你若使劲儿用鼻子去嗅，在那还带着点土腥气的空气里，分明能感知到一丝丝微甜、一丝丝慵懒。

极目远眺，横跨河面的大桥，活像个刚睡醒的巨人，静静地卧在波光里。往日那些排成长龙、喧闹不止的车辆，今天倒显得稀稀落落，不似往常那般拥挤急躁。偶尔传来的几声鸣笛，在这空旷的河谷里悠悠地打着旋儿，听着竟不觉得嘈杂。那声音，倒像是一曲不经意间拨弄出的散曲，轻轻地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六

满目萧索的黄河岸，原本是六分黯淡，三分枯槁，还有一分是化不开的寒凉。今天，阳光却格外慷慨，它不再是冬日里那种虚晃一枪的冷光，而是实实在在、大片大片地铺

在河面上，也铺在我的脊梁骨上，暖烘烘的，让人忍不住想把积攒了一冬的陈旧心事，都翻出来晒一晒。

岸边，那还没泛绿的垂柳，它们那冻僵了许久的筋骨，在风里开始试着舒展。虽然还没见到桃花红、杏花白，我知道，那些采了天地灵气的小生命们，正躲在泥土深处，像初次出远门的孩子，好奇又怯怯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

它们在母腹中积蓄了一冬的力量，正攒着一股劲儿，等着春风这声哨响，好争先恐后地降临人间。

七

人呐，其实和这草木是一样的。

在那段冷清、孤寂的日子里苦熬着，盼的就是这么个日子。不用什么惊天动地的仪式，只要这风一软，这日头一暖，心里的那些冰碴子也就跟着化了。

黄河岸边的春天，虽然总是走得有些蹒跚，来得有些迟缓。

只要你站在黄河岸边，听一听那如曲子般的鸣笛，感受一下那钻进鼻孔的微甜，你就会明白：春天，到底还是步履坚实地走来了。

八

河水依旧，还是那样静静地往天际奔流。

那些冬日里费尽心思雕琢的冰亮，此刻全化成了水，打着旋儿汇进河里。一冷一暖间，往事也跟着这水，一起向天际而去了。

岸边裸露着的土坡，孤零零立在那儿，像个守口如瓶的旧友，静静地，在那儿等着，

在那儿望着。

这辈子，能看一场冰消雪融，能守着一段寂寞的河岸，便是命运给人的最好风景。这一场与春天的邂逅，本就是岁月赠予的温柔圆满。

时光顺着河水的波纹缓缓淌过，带走了坚硬，留下了柔软。

九

这世间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不过是这河水融了冰，不声不响，滋润出岸边的一抹新绿。

那些没说出口的等候，都是生命里最踏实的底色。

岸边空落落的，惹得人满心思量。岁月本就像场短梦，聚散由天，唯有这河水的流向，在心底愈发清晰。

鸟儿不来，是怕惊扰了这一份寂静。

那些消失的、融化的，从来不是失去了，而是换了一种模样，在更深的地方沉淀。

遗憾是时光的留白，留白处，才见得着心之所向的光亮。

河水还在淌，风也软了些。

日子静着，就很好。

十

河岸尽头，一堆黑乎乎的灰烬还没被风吹散，那是祭奠故人留下的残纸。看那样子，准是昨天谁家孩子来过，把藏了一年的话，连同那些纸钱，一股脑儿融进了河水里。

可不是吗？这长长的河，打南边来，往北边去，流淌了多少年，就接纳了多少人的

心思。有时候我觉得，黄河不光是流水，它更是个没有脾气的长辈。不管你往里面扔什么，是委屈还是眼泪，它都一声不吭地收下，然后打个旋儿，带着它们慢慢走。

站在河滩上，踩着那些松软的泥土，我也想我故去的亲人了。

十一

河水在宁北平原流得极缓。那骨子里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劲儿，像是珍藏了一整个世纪的话，要在这一刻吐尽。

风吹过来，带着点土腥气，混合着岸边枯草的清气，清冽里，还透着点时光的沧桑味，岁月的烟尘味。那是黄土地酿的酒，闻着，让人心头一软。

几只不知名的水鸟，被这余晖惊起，扑棱棱掠过桥头，带落一片影，砸在水面上，溅起细小的涟漪。这情景，比那些精致的盆景更动人。

盯着河水的尽头看。以前年轻，总觉得河流该有个终点，有个交代，就像日子，总得奔向某个了不起的以后。

可看久了才明白，河的尽头依旧是河，换了个弯，换了层光，还是那股于泥沙俱下中坚守的倔强。

人生的尽头仍是人生，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反转，不过是把一段路走成了另一段路，把一个自己还给另一个自己。

十二

傍晚回家，车轮碾过黄河大桥的接缝处，

咯噔一声，像是给这忙碌的一天画了个不大不小的句点。又好像是这座桥梁在提醒我，让我习惯性地松一下油门，把车速慢下来，好侧过头去瞧瞧两边的大河。

这时候的落日，最是慷慨，把剩下的那点暖橘色全泼在了河面上。不像午后的光那么刺眼，也不像清晨的雾那么薄，这余晖是沉静的，带着点厚重的质感。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慢，盼着赶快长大。现在真的长大了，每天在大河桥上这么走，反倒觉得这种一眼看得到的暖色调，才是最踏实的。

生活，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呢？

无非就是在这一抹橘色里，找点属于自己的安静。

十三

远远地看过去，群山抱着黄河。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那种长河落日的感觉，一下子就撞进心里。

黄河大峡谷里的108塔，是西夏人留下的东西。它们就那么立在那儿，跟黄河一起，走过了好多年。

攀援至塔群的顶层。站在那里，许多未知的信息全来光顾：谁建的，何时建的，又为什么而建？

其实，俯瞰眼前的江山，一切的一切，真的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们还在。

重要的是，黄河还在。

襄阳味（组诗）

■ 李 燕

牛骨汤

铁打的襄阳城连牛骨头都是硬的
想要攻打它，让其服软得讲孙子兵法
牛筒骨得先焯水，加香料用文火慢慢熬
等它们互相倾诉够了，再加卤牛肉
红薯粉丝和白萝卜片，大火煮熟
最后撒上葱花，简直太完美
砂铤里，是另一个其乐融融的人间景象
没有嫉妒和埋怨
却有着与人一样的骨头和宿命

牛肉面

窖藏了一个冬天的心事，当春笋钻出地
面时

我便去了襄阳城。找一家牛肉面馆坐下
当一回客人。一碗苦乐参半的黄酒
我不想要，也要不得，害怕醉成稀泥后
无法求证传说中牛肉面的筋道与鲜香
最想要的是牛肉面，看到底有没有那么
魔性

窗外春光一片，襄北豆奶暖意融融
随着面汤渐入“虎口”，我终究成为一团
稀泥

当碗底的一口汤咕噜咕噜下肚
那声音成为萦绕在耳边的绝妙回响

马悦珍锅盔

月光照不到的地方，适合隐蔽和反省
如果走在一条偏僻的小路，很容易遭遇
鬼打墙
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文豪欧阳修的治所
竟然也能碰到离奇事件。比如，想换种
口味

绕来绕去，但总是走进同一家“马悦珍”
的店门

既然走不出去，那就安心地等待锅盔上桌
外焦里嫩，口感筋道，再配一碗杂碎汤
让自己在文化里熏陶，在美食面前败下
阵来

我仿佛看到马家几代人刻骨铭心的接力
却不能一语道破祖传的秘方

红烧槎头鳊

想去古隆中的草庐亭小坐
向躬耕回来的诸葛亮讨教
如何变成普罗旺斯庄园的一株薰衣草
如何让汉江里的槎头鳊鱼游上岸
如何把鱼烧得细嫩还有看相，吸引爱人
的眼球

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才发现香菇丁在砧板上左顾右盼
迟迟不愿与五花肉同炒

迫不及待地想与槎头鳊去高汤中
完成浪漫的裸游

缠蹄

多少盐化成了泪水。一把龙须草捆不住
瓜熟蒂落的爱情。当你手握钢刀切开我
的身体

以冷制冷，打开层层叠叠的心事
风一遍遍穿过，就算亲吻了抹过盐的伤口
痛苦和孤独就不存在了么？你细细地咀嚼
就像咀嚼一段花事，柔嫩而香甜
哦，我正沉沦于你撩人的唇语

夹沙肉

青春的身体已被掏空，犁不动田也耙不
了地

溪水哑然失声。经历烈火焚烧，也被糖
水滋润

老掉的牙躺在屋顶感叹万物的盛与衰
眼前的夹沙肉如梯田般层层叠起
被酱油沁红了整座大山，满面红光、步
履铿锵

只有抚不平的褶皱令人断肠——这惊心
动魄的美

我成功盗取模板雕刻成殇，再盗取果脯
和糖桂花

放在皱巴巴的唇边，看能否色诱蜜蜂或
蝴蝶

更要盗取里面的油滋养余生
或者干脆留着，到时点亮一盏青灯

乳鸽烧鞭花

她有时如鹰隼般勇猛，有时如圣母般温柔
想拯救世界的梦想被现实一次又一次地
击碎

身体的河流里终日飘雪，寒气逼人
夏阳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融化不了坚冰
亲爱的，该如何感谢呢？你不厌其烦
一次次带我来“鸽味奇煮”店，吃乳鸽
烧鞭花

为我虚弱的身体增加免疫力
为有强健的体魄投入工作，我要向你致敬
向品牌创始人刘友明先生致敬
向一只乳鸽弯腰鞠躬，请
——饶恕我的自私

致明月

王征珂

这是哪一天？这是春天
明月抚摸谁的头顶
明月擦亮了谁的眼睛？

这是哪一夜？这是春夜
有人举杯，邀明月
有人低头，思故乡

这是什么清风，吹皱春水
这是什么春水，洗着明月

姿态纷呈的花朵
翩翩飞行的昆虫
此夜，都化作了月光下的精灵

襄阳城记（组诗）

■ 蒋超峰

临汉门

门轴转了多少年
还在转
推门的手
换了一茬又一茬

门不说话
只把江湖让给江湖
把家国还给家国
黄昏时分
门洞里穿过的风
自带呼哨的回音

门站在那里
看落日被飞檐切碎
看星星掉进垛口
看江水把烽火冲成往事
把往事串成灯火

护城河

水是旧时的水
波纹却是簇新的一朵
柳树照了千年镜子
还没看够自己的模样

柳丝垂进倒影
把古今轻轻系住

一汪碧水
圈住一座城的温柔与风骨

如今，河无需护城
城默默潜在水里
养着一轮
从不缺斤少两的月亮

昭明台

书页砌成的高台
风翻不动
文选里的字
走着走着
就溢出了墨香

登台的人不必高
比楼矮一寸
刚好够到
千年前
那盏未灭的灯

汉江渡

船橹摇碎过多少月亮
数不清了
现在换成铁船
浪花还是那个牌子
渡口卖茶的老妇说

她奶奶的奶奶
曾在这儿
等过一个没回来的人

襄阳谣

铁打的城
水做的命
砖瓦都硬气
巷子却软
弯弯曲曲地
把每个黄昏
都送进自家的门

城墙上的草
黄了又青
不问前朝事

只随风摇
摇着摇着
就把自己
摇成了风景

城 砖

汉水养大的石头
养过铁蹄、月光和灶边热气
养过千百汉字姓氏

青苔层层叠叠
像未拆封的家书
月光磨平了棱角
却磨不平
砖缝里那声
没喊出口的疼

路遇老牛

■ 张绍国

牵牛的老人说，牛不重要了
因为土地都由机械耕种了
他要把牛牵到集市上卖掉
我在外多年而归
对牲口还保有原有的感情
就伸手摸了摸老牛
老牛回头看看我
随即发出一声深情的长哞

致使我的手如抚琴键
不能自己，甚至颤抖
老人说，这牛通人性
不想被卖掉
这是向你求救呢
我同情地看着老牛
能做些什么呢
我也是个无用之人了

文学赋美乡村·走进胡营小辑

黄泥巴洼

■ 李道立

沿着那口青绿的堰塘
阳光开始青青蔓延
只有记忆后的黄泥巴洼
低调而内秀的呼唤

有可能是青春
或者是路过的纺织厂
带来的阳光
令黄泥巴洼平添了激情

这些年
我一直在回忆、在追寻
为了安放青春
让灵魂流浪

黄土一样的旧教室
在少年的故乡里构思
融入一个诗意的心境
莲和堰都在写意

在破钟的一个缺口
没有人告诉我这是铃声

他们是被敲碎了
还是又在敲动着

一面黄土墙
被阳光发现
疑似当年的黑板墙
就像发现了当年

爬彩色台阶
像爬黄泥巴洼
那些被铃声敲碎的梦境
也许爬上去就会出现

记忆重生
我返回少年
阳光这样照得越久
我越是黄泥巴的样子

蛮河穿过的村庄（组诗）

■ 宋明发

胡 营

天空纤尘不染，就像鸽子
从未飞过。残雪早已融化

大地以满畝阔大的麦苗
携恣肆汪洋的绿色，和春雨
紧紧地包围着这个村庄

风从楚地深处吹来
吹过野帐连营的夜晚
吹过楚战场的狼烟与鼓点
戍卒的家书，寂静的烽火台
巡检古驿，突兀的山寨
互相组成了远处那一道
斑驳陆离、狼烟杂陈的风景
孤寂，惨淡，落寞
枯枝败叶，杂草丛生
已被深锁于史书典籍

传说这里曾是马蹄踏碎的关隘
旌旗猎猎，羽书飞传
多少人风雪里走向楚源腹地
大战归来，一个叫胡铁的将军
因骁勇无比，战功显赫获封此地
如今已不见老城砖的旧痕
风里也没有了离乱的呜咽
山川之间，不再是孤城的冷寂
目之所及处，气象万千
只剩人间烟火，马腾人欢
盛世的繁华，色彩斑斓

蛮河与一个人

这条曾叫夷水的小河
流落在春秋战国的典籍里
著名了多年，很多年
为避桓温之父名讳

自晋之后改叫：蛮河
这个带有贬损和偏见的称呼
亦将流传更加久远

蛮河将整个村庄一分为二
一半在左，近邻起伏错落的丘陵
一半在右，被巍峨的荆山余脉环绕
夹缝穿过的河水，汨汨而来
滋润和哺育了这个村庄
那个静坐在水畔的男人
耳边仿佛有楚先民喁喁而来
像流水之声，也像历史的松涛
呢喃低语里，随风婉转

土屿，沙滩，迴流
田块，庄稼，袅袅炊烟
蛮河逶迤，款款而来
一篱蔷薇，稠密了黄昏
水边的芦苇像它曾经万世的生活
规矩，仔细，就像印刷的宋体
晚风一吹，便成了一幅
凌乱不堪的草书，狂放不羁
将他带向楚地以外的远方

采风归来，我在书斋一遍遍地
反复遣词，造句
感觉身体里有种力量
正慢慢地浮上蛮河的堤岸

胡营中学

上午的阳光正好，四月里
明媚灿烂的阳光真的很好

整齐有序的教学大楼矗立于平坝
操场在十多米高的台子上
绿茵如毯的球场，红白相间的跑道
环抱着黄泥洼，一个村内小地名
胡营中学，这个从黄色泥土中
拔节生长出来的学校
荣誉榜上的名录灿若星辰
院士，企业家，创业者……

池塘里春水荡漾，聒噪的蛙鸣
还不见踪影，初春
小荷仍在水面以下，也不见
上下起舞、翩翩翻飞的蜻蜓
季节似乎尚早，一切还在孕育
这是个周日上午，朗朗书声遁迹
教室前的橱窗里，主题位置
贴有新颖的手书《莲说新语》
撇捺间孕有一股清流，和骨气
就像山涧的泉水，一路淙淙
怀抱一种不可言喻的精神
出黄泥而不染，出污泥而不染

观胡营现代农业

■ 王宇飞

观虫情监测网之诱虫灯

夜静田畴无老农，
灵灯自捕草间虫。
类分蠹孽定贼首，
誓要丰收记一功。

感胡营村民手机巡田

双脚不沾泥与霜，
手机盯稳坐华堂。
墒情只在掌中握，
禾麦连屏万顷香。

观 AI 机器人进大棚

棚内无人农事催，
铁机自种菜苗肥。
旋耕寻路参北斗，
不见挥汗歇一回。

村播带货有记

网络达人尽返乡，
山珍云载走八方。
支书联袂拼流量，
只为村村乐未央。

旧铁钟

■ 戚泽民

—

如今，它就悬挂在那里
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自从多年前下了那节课
它便退了又退，最后退守
在校园一隅，沉默或沉睡

或借春风，叹息年岁恍然如昨
属于它的课堂已经走远
如今，它日晒夜露，不被念起
但眼里始终保留着善意的凝视
校园里，师生们规律的作息
是它默然中明亮的期盼

二

它残缺了，也生锈了
一身破旧里依旧藏着
声音的密钥，走近它
我依稀听见，那一声声脆音
又挣脱了铁锈的层层封锁
钻进孩子们的书包
一个个小书包，来来回回
在它眼皮下奔跑，像光阴的流水
载着质朴、纯洁和廊下的笑语
冲出了泥巴洼，我好羡慕
那些课堂我再也回不去
那些座位，一定延续了
童真与愿景的美好

三

它残缺的那一块
像青春遗留的伤疤
而那一次次将要愈合的疤
又像依附于身的锈屑
忍不住去揭，揭了又长
当疼痛有了经验
记性就有了深刻的表达
我相信，残缺是另一种完美

像所有故事都有一个缺口
风也进去，雨也进去
阳光也大方地进去

四

想了想，铁钟“当当当”
我是因为它，开始知道
人生需要去听讲，需要走进课堂
来校准自己的成长，而曾经
被它一遍遍喊醒的我们
用一辈子千山万水的远行
才换来一次灯火可亲的归程
多年以后，我再次倾听它
那一缕缕余音，其实一直挂在耳根
青春之路无法折返，忽然间
我感知到，自己仍有一节
舍不得下的课，被温习在心
温习在漫长的生涯

一方胡营（外一首）

■小 柴

蛮河漫淌，驮着两千年的乡土余温
胡营，铺开了和美乡村的画卷

晚风平缓，拂过崭新的文化广场
锣鼓与舞步，揉碎暮色里的寂寥
文明新风，吹到沮漳书院
风吹哪页看哪页
一方休闲天地

安放寻常岁月的安稳

机杼轻响，落进胡营的晨昏

向外引资，向内纳贤

厂房止住了漂泊的念想

烟火谋生，故土安身

莫向外求

灯火可亲，便是乡村最朴素和美

城边、河边、路边、田边、山边

“五边”经济落地生根

养殖、种植，产业遍地开花

胡营春色和人一样丰沛

和天空一样澄明

以烟火为底色，以产业补色，文化润色

庭院经济，绿色农业，红色屋场固色

一方胡营

正在岁月里缓缓向暖

在胡小，遇见爱莲说

这里，有一条路

不争喧嚣，不染纤尘

向上、向前、向阳、向善

少年心怀澄澈，接住每一寸晨昏的光影

于荷香墨香之间

慢慢长成，山河温柔的模样

这里，一条走廊连着莲香

莲在黄泥巴洼处，出淤泥而不染

莲在白鹭歇处，接天映日

莲在兰舟横处，莲在芦花深处

这里学海无涯，这里草青人远

这里清风拂山冈

这里还有一册一册书籍

你可拿去，放在修身之地

不必朗读，也不必为它发出声响

杉木树下旧木桌上

还有一群安静的少年

当柳枝长出东风

他们会替世界，睁开眼睛

阶 梯

——写给胡营中学的学生们

■付江月

每一步都非常重

每一步都非常轻

每一步都荆棘丛生

每一步都柳暗花明

每一步都是昨天的自己

每一步都是明天的晨曦

当我们脚踏实地踩稳了

才知道每一个阶梯

都是大地

一次次血与肉的折叠

只要我们牢牢抓紧

心底的缆绳

所有的悬崖所有的峭壁

都是人生的坦途

枣阳桃花诗会小辑

我在桃林里遇见了春风

■ 桂全宝

我在桃林里遇见了春风
她提着胭脂桶，步履轻轻
走进枝头抹开万点绯红
每一株
都隐藏着光武的旧梦

我在桃林里遇见了春风
她穿着裙裾，翻过山岭
吹开花瓣蜜蜂在蕊间舞动
每一朵
都跳跃在阴丽华的罗纓

我在桃林里遇见了春风
她挽起袖子，打开陶瓮
把皇桃酿成甘冽的美酒
让致富的花儿
开遍王城的山冲

我拽住春风的衣襟，呼喊
请慢些走，请慢些行
这漫山遍野的桃花
是你永远也写不完的诗经

深红，浅红

■ 童灵子

桃花一直在等一个人，它们穿过
季节的走廊。深红与浅红之间
一点点析出归乡的路

时光尚早，桃核初成之前是软的
乡愁深陷其中，每个人
都在其中孕育一处独特的印记
时光尚早，我们仍要回到视觉中来
回到这万亩花海
蜂蝶的轻言细语更接近芳香
我们也可以轻
轻如春天的一阵风

花香有神秘的浮力，曾经的人面和
来临的岁月都在其中
白水寺的钟声，在此形成一个
巨大涟漪，漫向人间

我们的怀抱日渐繁盛
花香有声，急一阵缓一阵
只有游子听得见
深红浅红的梦里，滚河向前

也轻，轻如枣阳的春天

王的城

■ 牛合群

南边，圣龙山郁郁葱葱
西边，是沉默的九连墩
东边，曾侯乙的钟
早已把历史敲出回音

茶马古道，从时光里走过
昆水楼还在传唱不绝
当年的车马与灯火
都成了风

古岭上，有人擂响战鼓
刘秀带着舂陵的子弟
把乱世重新扶起
鼓点一停，桃花就开了
一开就是两千年

后来有位落难的帝王
看中这片山水
种下茶，种下桑
也种下未凉的天下心
和一坡不肯谢的桃花

李白来过，一次，两次，三次
三首诗，不是数字
是三尺青锋舞出的十里春风

这座城

被太多姓氏、太多霸业覆盖
我们早已记不清
它究竟属于哪一个王

只记得
桃花年年准时盛开，开得倾国倾城
开得不顾一切，开得惊天动地
原来，真正的王城
从不属于某一个人
它属于
每一个在这里生根、爱过、守望的人
她是千万人
永恒的家国

枣阳，有一个任性的诗人

■ 王 俊

王城古岭的桃林，是一个诗人
种了十年的信笺，每朵花
都是他的眼他的期待
我，早已接到了他的约请

任性的诗人啊，把灵魂钉在桃枝上
借李白的醉意催开蓓蕾
以杜甫的长衫兜住春寒
笔底刻尽桃花的倔强苍劲

把风雅颂，种进枣阳的泥土里
一守，就是十年的春光
落笔时，春雷在帝乡滚过
诗成时，桃香把枣阳泡透

因为一行诗的执念
他在桃树下站了十年
因为一朵花的约定
千万人赶来赴这场春宴

帝乡的春色铺了千里
终究是那朵被他焙热的桃花
占尽了千古的风流
也拴住了他，一生的书写

问 渡

■ 郭雨欣

这一枝斜逸的桃花
是帝乡两千余年前
寄向人间的信笺

滚河不语
把水声磨成镜子
照见刘秀放牛的南山
也照见你
二十一世纪清晨的春天

那些沉闷的钟
早已滴成白水寺的清露
你从晨光里起身时
脊背上有光
那是讲台上平常的过往

如同平林的十万朵红花
在寂静到来之前
要用尽一生

完成一次绽放的决议

你还年轻却也繁忙
忙着在每一朵桃里认领籍贯
忙着在每一瓣红里
写下新的汉赋
忙着——让这枝桃花
成为渡向春天的
第一千零一条船

心向桃花

■ 贺 岚

接到桃花令
我飞回古岭，在桃花源
让我们退去最后的云纱
平躺在桃花喂养的千马营
平分春色

一半，任你写汉脉养育的桃花
一半，托举我成长与奔赴
我看见你，赤身在阳光下灼灼燃烧
站在千马营，抬眼与圣龙山遥望
俯身，便是一座灵秀的王城
众山掩映一脉桃花，桃花养育代代子民
我拼尽全力，用最素的心与你对视

我知道你的圣洁远在庙宇之上
倾尽一世芳华，铺展万里云霞
春天，便有了火焰的颜色
我只能跪在春天
向一朵桃花膜拜

大地芬芳

■ 田 野

—

沮河岸边的清晨，湿漉漉、凉沁沁的。分明是个响晴天，微风吹在脸上，却像有无数雨点在往毛孔里钻。四下里瞅瞅，青草尖上顶着露珠，豌豆荚上挂着露珠，一嘟噜一嘟噜的橘子花苞里，也噙满了露珠，忽闪忽闪的，直晃眼睛。坎上的那片橘园里，一胖女子正专心剔除橘树上的嫩梢子。咔嚓咔嚓间，已剪去半面坡。一男子打坎下经过，嘴痒了，就跟那女子犯贫：“乖乖，你们家刚子真不是个东西，这么排场的媳妇儿，不让她好生养着，竟把人当长工使唤。看看，这肉乎乎的脸蛋儿，啧啧，心疼死哥哥啦。”胖女子仰起脸来，将额前的一绺散发往后抿了抿，这才回应道：“哎哟，娃儿疼娘，全在嘴上。你要是真有孝心，就上来帮我剪啦！”男子当然不会上去，但还要图嘴巴快活：“晚点晚点，等你们家刚子出门啦……”刚说了半截儿，一把碎土已落在脸上。见胖女子又弯下腰去，男子不晓得她还有啥后手，也顾不上抹一把脸，撒腿就往坎下的田埂上跑，刚跑出两米远，被一根草绳绊了脚，骨碌碌，滚下油菜地，惊起一群秧鸡子。

油菜还在闷声结籽，一蓬蓬菜秆朝天支棱着，人倒在上面，除了狼狈点，也没啥了不得的。我们打田埂上过，张三中见男子并无大碍，接着奚落他：“个舅子的，撩啊，咋

不撩哒？小媳妇儿的便宜，也是好占的？”扭头又跟我说，“峡口人，就是这个调调子。”

三中是峡口村的书记，但他说的峡口，不光指他们村，而是广义的峡口。沮河自保康那边的响铃沟下来，穿过两百多里长的大峡谷，行至这边的峡门口，先跳进一汪深潭，喘过一口气，又兴冲冲地向东流去。在它进入远安县境之前，沿途的峡口、甘河、汉三、雁落坪、百福头等五个行政村，都被框进了峡口。志书上是这么写的，本地人也是这么叫的。南漳人要往这一方来，若问他去哪里，人家想都不想，就说去峡口。再问去峡口的哪个地方，才告诉你小地名。峡口虽说只是个行政村，但老辈人说起它的历史，都忍不住要显摆一番。这里老早就是一个码头，本县的好多文史资料里，都称它为“小汉口”。1987年，南漳县撤区并乡时，前面说的五个村，连同山上的白云、安山、李山、文家垭、黄家坡等十几个行政村，都从巡检镇划出来，组成一个独立建制镇，取名就叫峡口镇。一班人马的办公场所，就在那条新街上。到了2001年，全省推行乡镇合并，峡口镇又整体并入巡检，那五个村也还是各干各的，但不论从地缘上、亲缘上，还是区域经济上说，它们已经掰不开了。三中说峡口人，就是指这一方的人。

峡口这地方，有点不大好说。说它是平原，却又地处山区；说它是山区，这边人又住在

平原。地理上三面环山，五个村全窝在谷底，换作一般村子，能把人憋屈死了。可巧，一条沮河从上游下来，沿河两岸淤出大片滩涂，老辈人先围堤拦土，再平整成片，又从远处搬来一堆堆石头，在片区筑起一条条引水渠、分洪渠，滩涂就变成了良田。放眼望去，从峡门口到白福头，已是阡陌纵横，一展平阳。让山上那些村子没法比的，是峡口有一河碧水，可以种水稻。320米的平均海拔，先使五个村全凹下去，又让周围的山都凸起来。凸起来的部分，还在白福头那边刻意绕了一截子，挡住了下游吹过来的风，也圈出一个小盆地。这般摆布，夏天是热了些，冬天却不再冷。峡口的农时，就比山上早了个把月，水稻和小麦，轮番耕种也季季赶趟。不像山上那些村子，这里的小麦都开镰了，那里的小麦才慌忙抽穗儿。风风火火收完小麦，还要赶一季麦茬苞谷。晚苞谷刚开始收浆，老天就打霜了。为了赶季节，五道垭以上的村子，大多采用“预留行”种植方式——秋下种小麦时，种一行留一行，翻过年，就在预留行里种苞谷。还没过白露，等不得苞谷收回来，赶忙拾掇预留行，再匆匆播下小麦。紧赶慢赶，勉强跟上了季节，实际面积却打了个对折儿。同样一亩田，峡口比山上多收一半还拐弯儿。这里人不愁吃的，穿得也排场，相比山上的人，就平添了几分胆气。还有一条，山上人做梦都不敢想，早在康熙年间，峡口就兴起了船运业。往上，能通到保康的歇马、店垭、马良、重阳等好多个集镇；往下，可直达远安、当阳、沙市和宜昌。水路一通，岸上又建起一条集造船、储运、丝织、客栈、手工业为一体的商业街。天南地北的人，时不时过来走一趟，还带来好些稀罕物儿，峡口人看多了，听多了，

心眼儿便活泛起来。说话行事，都要拽个花样儿。他们管吃饭不叫吃饭，叫qi饭。好了不说好了，说好哒。每句话说完，还拖个波浪式的尾音儿。男娃子的大名，也不正经叫，三个字的名字，偏要把中间一字略去，又在后面添上个“子”字。全村的男娃子，不是高德子，就是朱保子。再不就唤作周军娃子，严成娃子。外面人听着，妈呀，这不是一帮混混儿吗？峡口人也懒得理会，想怎么叫还怎么叫。这里人也以种田为生，耕作之余，好多人还鼓捣点小买卖。山上捡的，地里种的，自家做的，只要能换来票子，啥东西都鼓捣。“割尾巴”那些年，照鼓捣不误。不幸被逮住了，就跟条泥鳅似的，朝人翻白眼儿、装可怜。趁对方迟疑之际，噌溜一声跃入水潭，转眼又活蹦乱跳起来。峡口人的调调子，一多半是在这种环境下养成的。

二

几天前，三中的电话里跟我说：“四月间来峡口，你得有个思想准备。翻过五道垭，一拐进庙儿岗，阵阵橘子花香直扑过来，当心熏你个跟头。”峡口人的口气大是真的，但三中的话，也不算夸张。你想啊，几万亩橘园，都聚在一条峡谷里。峡谷通向外面的，只有三个出口，往保康那边去的，是条水路，自峡门口筑了坝，等于给封上了。剩下两个，一个拐在白福头，另一个就是庙儿岗。橘子花香气浓烈，猛一头扎进去，除了眼花缭乱，还真有点喘不过气来。

进了峡口地界儿，一开始，走到哪里都是花香袭人，再后来，虽然看什么都新鲜，嗅觉却早已麻木了。同行的老魏纳闷：峡口

不是巡检镇的粮油主产区吗，怎么都种上橘子了？三中说：“现在也还是主产区，产量比过去只多不少。除了有些果农的橘园面积太大，实在忙不过来，把水田流转出去以外，多数农户还是一边种橘子，一边种庄稼。现如今，种庄稼也简单，这一带专门从事育苗、播种、管理、收割营生的，就有好几家。谁家有啥需求，只需跟人约好时间，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一下地，呼呼啦啦，半天工夫就完事啦。至于为啥都种上橘子啦，很简单，种橘子甜头儿大呗。”

镇里的一份报表显示，三中所说的甜头儿，还不是一般的大。2024年，峡口片区的柑橘产值，已经突破2亿元。在果农陈国珍的橘园里，我问她家种橘子的收入，她一边疏着橘子花苞，一边回答我：“前几年的记不清了，去年是个大年，橘子长得好，价格也高一些，毛收入大概40万冒头儿吧。”说完还不忘谦虚一下，“我们家只种了80多亩，也就是小打小闹。村里比我们家种得多、吃得多的，一薅一大把哩。”

路上，我向三中求证，三中说，这都是明面上的账，收购价格摆在那里，有多少大车上你家橘园拉橘子，旁人都看在眼里，想瞒都瞒不住。跟你这么说吧，峡口这一方种橘子的，这些年都挣到钱啦。年收入上百万元的，都不算稀奇。光是我们村的1023户人家，超过30万元的，就有130多户。存款过千万的，有20多户。过了百万的，至少在120户以上。正说着，三中指指彭顺德：“老彭你跟我说实话，去年收入过没过60万？”彭顺德耿直，不晓得顺竿儿爬，说话就像在怼他：“你光看到我的橘园面积大，前几年才换品种的20多亩，去年刚挂果哩。没有，真没有。”他妻子

怕三中难堪，赶忙上来打圆场：“确实没那么多，刨去买肥料、药物，还有请人工的开销，50万还豁一大块儿哩。”

路上，听我夸峡口人能干，把橘子做成了大产业，三中说：“你先别给我们戴高帽子，峡口人都憋胆大，你这一夸，他再一发飘，真敢给你弄出个花脚乌龟来。十几年前，就是人先晕乎了，才栽了那个跟头的。”

栽跟头的事，发生在2006年前后。上个世纪末，跟着酿酒业的风头，峡口也兴起了私人酿酒，方圆三十公里以内，陡然冒出十几家白酒作坊。那会儿，南漳县西南部，还有保康、远安两县接近峡口的地界儿，都还没有脱贫。乡下过红白喜事，席上还是散装白酒唱主角儿，峡口的酒便俏得很。才两三年工夫，村里自家酿酒的、帮人卖酒的、给酒坊供应原料的、买了酒糟养猪的，腰包都鼓起来了。小轿车进入家庭，峡口比县城还早好几年。

也就在这个时候，峡口人开始飘了。听说“推筒子”刺激，心里痒了，也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要玩两把。听说“诈金花”来钱快，一帮男人约个地方，不把一两个冤大头打服了，绝不罢手。玩这两样儿，输赢数目太大，而且是现过现的，一般人都有点怯火，参与的人还不太多。忽一日，从远安那边传来个“六合彩”（俗称“买码”），因为输赢有大有小，若手头一时不便，还可以先挂账，就把峡口人都卷进去了。不到三个月，这边就衍生出十几条线，每条线又分若干个层级。线与线之间，层与层之间，纵横交错又扑朔迷离。这条线上，儿子是老子的上线；换一条线，婆婆又成了儿媳的庄家。一般“码民”，还只是根据“码报”上的分析和预测下注，

输个两三回，心里有点发虚，就认栽收手了。有些憨胆大的，输急眼了，就把宝押在“透码人”身上。“透码人”心狠手黑，一开始给人点甜头儿，等你慢慢上套了，就越勒越紧。这一期没押中，若想撵回来，理论上的再投入，就是本期亏损额的三倍以上。再亏再撵，必依次翻番。“透码人”是见钱透信，你想得到“绝密”消息，就必须先给人打钱。若是自己坐庄，不管买来的消息是真是假，你的下家买中了，还必须按比例兑付。也有逮着“大鱼”的，眼巴巴盼来开码短信，发现自己押中了，高兴得一蹦八丈高。回头一打电话，庄家却失联了。情急之下，驱车就往人家里赶。到地方一看，庄家早跑得没影儿了。就这么几年下来，全村的“码账”，纠缠成一团乱麻。今天张国子的酒坊抵账了，明天杨合子的轿车被人扣了，挺漂亮的小媳妇儿，不敢待在家里，只得关了电话，远远地寻个地方猫起来，好几年都不敢露面。这一跟头，个个栽得鼻青脸肿的，却又说出口。果农邱业平对我说：“个舅子的，提起那档子事，就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巴子！”

三

邱业平说这话时，峡口人早就爬起来了。爬起来的标志，是这里的橘子已经占据了东三省、北京、内蒙、新疆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市场。还跟着“一带一路”的节奏，把东欧、中亚、东南亚等二十几个国家的市场也拿下了。每年秋下，来这里拉橘子的大货车，从峡口街上排到了白福头。12家酒店和30多家民宿，老早就被人号下了。想在这里住一晚上，服务员也是一脸为难，连连给

人赔不是。老邱家爬起来的标志，是先把50多亩橘园改造成家庭农场，又在里面开了家名为“元味山居”的民宿。农场主打休闲体验，民宿提供餐饮住宿。从春上到秋下，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

不得不服，峡口人不光胆子大，也有股子狠气。被人打掉了牙，自己悄没声咽了，再寻别的出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巡检公社在这里建了个柑橘场，面积有3000多亩，算是社办企业。后来柑橘场解散，橘园被原场的几个老职工承包了，并逐渐有了收益。村民们私下里琢磨，同样的水土，同样的气候，南坡能种橘子，北坡也一定能种。就算有点差别，无非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再不济，总不至于像“买码”那样栽跟头吧。想明白了，他们就腾出自家的旱田，统统种上了橘子树。三中告诉我，那会儿，村书记还是张道刚，他是村里的会计。老张书记觉得，峡口人栽了跟头，不再惦记歪门邪道，都在想着靠勤劳致富，这是一个好苗头，还得多给些扶持才是。恰好村里有几片荒山闲着，村委会几个人一合计，立马作出个决定：凡是想在山上种橘子的，只需在村里登个记，村里再按每家所处的区域，划定个具体范围，谁开垦出来，使用权就归谁。同是栽跟头的，甘河、汉三、雁落坪、白福头那几个村，也都根据各自条件，出台了相关政策。两三年间，这一带就开垦出3万多亩橘园。随后几年，他们一边拾掇橘园，一边滚动开发，种植面积已达到4.2万亩。

天鹅池的雕山石林，既是峡口村二组的一片橘园，也是生态休闲体验的重要景点。从高处往下看，满眼翠绿，橘花含笑。待你走进橘园，就会发现，这里的橘子树，全部

是见缝插针，种在一个个怪石之间。果农姚泽永说：“这里原来是一片乱石岗，除了一坡刺布笼子，就剩下石头哒。我们家当年开荒时，看到这个石窟眼里有一窝土，就把上面的刺布笼子砍哒，刨出刺窠子，栽上一棵橘子树；见那块岩石下有晒席大一块平地，当间却被山水冲豁哒，就从岩石下开条沟，把山水撇到一边，回头再砌上豁口，才在上面栽橘子树。一家人开了三年荒，才有了这片橘园。”霍小东说他：“你这算个啥哟，你的橘园就在屋跟前，每天好歹还能回家里住。我们两口子呢，就为多开几亩橘园，从年头到年尾，一大半时间吃住都在窝棚里。抽空儿回趟家，爹妈两眼直愣愣的，还以为野人进屋了哩。”幸运的是，这番辛苦没有白费。眼下，天鹅池的橘园面积已达到2260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全组56户人家，户均面积超过40亩，年收入都在20万元左右。

橘子大面积挂果头几年，市场还没成型，加上品种单一，峡口人也走过一段弯路：只晓得闷着头种，至于收成怎么样，谁个心里都没有数，差不多都是望天收。果农刘昌明说：“那会儿，村里的橘子总共才两三个品种，还长得缩头缩脑的，刚投放到市场，就被湖南、四川的橘子比下去哒。一年忙到头，能保个本儿算是好的。如今不一样哒，孙教授他们就住在村里，遇到个啥问题，只管照他们说的做，准保不会离谱儿。”三中给我们解释：“前几年，由县科技局搭桥，镇里从华农大请来孙中海教授的团队，在峡口设了个专家工作站，从改良土壤、培育新品种、防治病虫害入手，帮助果农提升橘子品质，就把局面改变哒。”

孙中海教授六十出头，见谁都一脸笑。

他个头儿挺高，脸却偏黑，还不大讲究穿着，往果农堆儿里一站，就看不出啥区别了。可一看他的头衔儿，哇，华中农业大学果树学系主任、柑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副主任；湖北农科院果茶所首席专家……工作站的成员，除了孙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仝勇以外，还有几名果树学专业的本科生。峡口人的眼眶子都高，专家刚进村时，当面都一口一个教授、一口一个博士地叫得亲甜，私底下，却像网上的段子手一样，是把他们当“砖家”看的。听孙教授、仝博士讲过几堂课，又按他们给出的方子，在生病的橘树上，在长势不好的地块里试了试，感觉他们没忽悠人，才慢慢改变看法。等他们帮忙培育的新品种挂了果，又在市场上不断走俏时，峡口人打心里服了。往后再推进标准化种植，不用村干部动员，都把自家的橘园拾掇得清清爽爽。果农张宝林感叹：“个舅子的，种橘子这营生，不相信科学真不行。听过专家的建议后，村里最早的橘园，品种已经换过两三茬，南丰蜜橘、四川丑橘、太甜椪柑这些稀罕品种，也在峡口扎下根儿哒。”镇长陶勇军介绍，目前，峡口这一方的柑橘品种，已经形成了橘子、柑子、橙子、柚子等四大类十几个系列。客户再上门，想要什么口味都随他挑。

在姚泽雄家的小院里，他拎出一袋子书给我们看，嗨，《现代柑橘产业技术》《柑橘标准园创建技术手册》《柑橘病虫害绿色防控图谱》等等，都是实用新技术。一愣头小子拿起书翻了翻，问姚泽雄：“这上面又是图又是表的，还有好多洋码字，你看得懂吗？”老姚瞥他一眼，又从袋子里掏出个彤红的证书来，对那小子说：“你先把你的驴耳朵支起

来，好生给我听着——姚泽雄同志，您被评为201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柑橘培训班优秀学员。听听，新型职业农民哪，你当是你爹那种拽牛尾巴的农民呢？你再仔细瞅瞅，这可是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那个那个，南漳分校发的，还是优秀学员，你说我看得懂不？”

在好多果农家里，都有一条铁轨或从屋角、或从附近开阔点的地方，直通到橘园。坡再陡、弯再大，哪怕隔着几条深沟，也照通不误。铁轨上有个机头，后面带着一长溜塑料筐子，一按电钮，就在橘园和屋场之间来回穿行。霍小东的妻子指着坡上的一个机头说：“这是我家的小火车。春上往橘园送肥料，秋下往山下运橘子，全都靠它哩。”小火车的学名，叫山地轨道运输车。一次能装600多斤，它跑一趟，顶得上5个壮劳力。再把时间算上，顶10个都有富余。三中说，这是镇里为果农做的一件好事。每个机头的售价是1.5万元，每米轨道的造价为100元。这笔费用，果农承担60%，剩下的40%，经过镇里争取，纳入了国家农机补贴项目。去年底，全村已有100多户果农用上了小火车。眼下，又有好多人在申请，今年摘橘子之前，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怕是也打不住。

还有更稀奇的，郭正发、邱仰桥等6名年轻果农，几年前就在利用无人机从事防病、治虫、喷施叶面肥等空管作业。去年，他们又尝试用无人机从橘园转运橘子，而且试验成功了。郭正发给我算了一笔账：往年，他每天要请20多人摘橘子，另有5个壮劳力往山下背。橘子摘完运完，大概需要40多天。使用无人机后，每天只需请10个人，摘够一趟就装箱转运，不到30天就结束了。姚泽雄说得没错，峡口的新型职业农民，还真不是

浪得虚名。

四

风萧萧兮沮水寒，

老吴一去兮能不能还？

听听，新型职业农民吴明常咏的诗，是不是还有点味道？老吴原先在外地做生意，回乡创业好几年了。刚回来时，峡口的橘子销售，正遇上一道坎儿：想往上走，难度有点大；往下出溜呢，又实在不甘心。老吴暗自琢磨，我国目前有13个省份种植柑橘，而且都集中在南方。峡口的橘子不好卖，撇开种植水平不谈，跟产区相对集中必定也有关系。反过来想想，橘子在南方扎了堆儿，会不会在北方留下些空档呢？个舅子的，光闷着脑壳在屋里发愁没有用，还得走出去试它一家伙。2010年初冬，老吴下定决心，装满一大卡车橘子，带着妻子就奔了沈阳。老吴回忆，那次出发前，一路上会碰到些什么事，他应该怎么对付？真要落个血本无归，又该怎么办？他本来都想明白了的，可临上车时，却又犯起嘀咕来。他站在沮河边上，迎着呼呼北风，突然想起荆轲渡易水的故事，脑子里就蹦出了这么两句。

那次北上，老吴有点喜出望外。一个大客户，全部收下了他的橘子。刨去运输成本，还小赚了一笔。人家帮了这么大忙，他总得有所表示。这既是做事的规矩，也是做人的情理。请对方吃饭时，老吴多了个心眼儿：酒是要喝的，但也不能白喝。不管咋说，也得把北方的市场摸清楚。席间，两口子一唱一和，拐着弯儿套对方的话。那老板喝高了，先往周围瞅瞅，才贴着老吴的耳朵说：“兄弟

你够意思，这门道我只告诉你，这批橘子，我要先运到满洲里，再走边境口岸的渠道，销往俄罗斯的。”老吴没露声色，悄悄记住了。回到酒店，他在百度地图上一查，沈阳到满洲里，大约 1300 公里。如果从峡口直奔满洲里，虽然要多走一天，却能绕过好几道中间商，省下的时间，却又远不止一天。那么，这个账就值得算一算了。

从沈阳回来，老吴把自己的想法跟村里说了。村里觉得这主意靠谱儿，可中间要办好多手续，村里说了不算，还得找镇里出面协调。镇领导一听，那还磨蹭啥呀，趁热打铁，谁说了算找谁呗。两级领导带着老吴，先找到县商务局，再由商务局出面，向市商务局、襄阳海关提出申请。不到一个月，就帮他办齐了海关登记、申请备案、检验检疫、出口许可证等全套手续。2011 年秋下，峡口的第一批橘子刚下来，老吴就带着一个车队，径直驶向了满洲里。这一次，他不光对接上了俄罗斯客商，还把所有销售环节都打通了。老吴的脑瓜子转得快，做出口贸易一通百通。随后几年，他又先后打开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市场。

2019 年，老吴找来几个合伙人，创办了襄峡果蔬有限公司。峡口大部分柑橘的清洗、分级、保鲜、封装、运输等外销业务，都被他们承揽了。眼下，橘子才刚开花，公司就住进了几个哈萨克斯坦的客商。这几个老外的意思，是趁着春暖花开，来中国转一圈儿，顺便跟老吴把今年的合同签了。老吴告诉我，这拨儿外商的合同，算是签得晚的。七年前，峡口橘子就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已名声在外了。跟他打交道的外商，最清楚

峡口橘子在本国市场的口碑，差不多都是上个年度的交易刚结束，就把下个年度的生意敲定了。老吴把订单攥在手里，果农先吃了定心丸，也不用谁盯着，他们自己就晓得，该怎么在橘园里下功夫了。老吴的个头儿不高，留个露着头皮的短发，乍一看，跟一般峡口人没啥两样，而当通关检验、离岸汇率、跨境支付等一串串专业术语，像说九月红、沙田柚、冰糖橙一样，不断地从他的嘴里往外溜，再听他跟外商叽里咕噜说笑时，不由令人疑惑，这家伙，是咱们的农民么？

跟卢顺义、胡小勇、文祖奎这些果农聊天，让我惊奇的，是他们都把“标准化种植”挂在嘴上。再说起如何平衡施肥、管控水分、改善光照、调节土壤这些话题，一个比一个内行。我夸卢顺义懂得多，老卢说：“不懂不行啊。你不按照标准来，首先是橘子没有看相，再就是糖度和维生素 C 含量没法达标。如果酸糖比不在合理区间，污染物残留还超了标，客户压你的价算是好的，弄不好，这一年就白干啦。”在村里的网络直播间，三中全会告诉我，峡口橘子之所以不再为市场发愁，就是标准化种植起了关键作用。现如今，峡口片区的五个行政村，合伙成立了果农合作社，国内的、国外的、线上的、线下的销售，都有专人负责。收购合同年初就签了，果农们要操心的，就是如何把橘子种好。私下里较起劲来，都存着一个心思：你自己种不好，说明你没有能耐，也说明你在这一方还站不到人前面。大家伙儿都这么想，性质就严重起来：亏了老本还是次要的，丢了老脸才要命哩。那年栽了个跟头，万幸又爬了起来，峡口人不时摸摸伤口，最终得出个结论：个舅子的，人在世上走，脸比命金贵哩！

五

在几个村里转过一圈儿，老魏跟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峡口这一带，硬是没有空心村哩。”想想，确实没有。不光没看到蒿草掩门的空心村，像那种满屋场就剩几个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也没看到。四月间，还不是峡口的热闹季节，可每经过一片橘园，里面不时飘出的阵阵笑声，分明又在酝酿一个彤红的秋天。走到享福滩，见两个老婆婆在花坛边择菜，三个老头儿在一旁打纸牌，老魏上去逗老头儿：“不用问，老几位在家就是甩手掌柜，只管吆五喝六的，啥心都不用操吧。”一老头儿瞟我们一眼，笑着反驳老魏：“我打眼一扫，就晓得你不是个好干部，光看见我们要牌哒。孙子孙女上学放学，早送晚接的，还生怕磕哒碰哒，这不用操心？操老大的心哩。”另一个老头儿跟着帮腔：“我也想去橘园里忙活，可娃子们不许呀，这能怪谁呢？”那胖婆婆接话：“哎哟哟，就你这老胳膊老腿的，还逞能呢？乖乖地听儿子媳妇的吧！”

我后来发现，峡口这一带没有“空心村”，是有内在逻辑的。“空心村”形成的原因，也无非青壮年劳力日渐流失，上大学的娃子不愿再回来，小子们招不来外地媳妇儿，姑娘们又跟雀儿一样，急匆匆往远处飞这些原因。说白了，就是留不住人。几条原因，让峡口人给颠倒过来，这逻辑就是严丝合缝了。

张威武大学一毕业，就去深圳打工了。一开始，吃了不少苦，却没赚到什么钱。但这娃子为人实在，脑瓜子也好使，老板就让他帮忙管点事。慢慢地，收入也上来了。他家里本来有一片橘园，面积不算大，也就20多亩的样子。前几年，父母的身体还硬朗，

就由二老经管着。有天晚上，他妈给他打电话，说他爹病倒了，自己也干不动了，问他该咋办？张威武一听，那还能咋办，就算不让老人再种橘子了，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呀。那年春上，张威武就回来了。可他才三十八岁，年轻力壮的，才20多亩橘园，显然不够他忙活的。恰好村里有片橘园要转让，他就接过来了。这娃子爱琢磨橘子，也琢磨市场，才五六年工夫，就把老橘树淘汰完了，新换上的，都是市面上的俏销品种。一听他去年的橘子卖了80多万元，老魏啧啧舌头，跟他老妈说：“深圳那边，叫张威武回去当老板哩，你让他走吗？”老太太说：“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哪天人家不高兴哒，只把脸一抹，他还得重新找工作。长年在外漂着，漂来漂去，这辈子就漂过去哒。武子给我说过，还是自家的饭碗端得稳当，不走哒。”

张辉耀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待遇不错的公司上班。但他跟张威武不同，他是看中了柑橘产业的前景，自己主动回来的。2016年，张辉耀一回来，就创办了一家柑橘进出口公司，并以“互联网+果农+产品”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拓展市场。在经营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峡口的橘子果皮较厚，易运输、耐储存的特点，在东欧、中亚市场是个优势，可在国内市场、东南亚市场，优势就变成了劣势。他向孙中海教授请教，怎么把这块短板补起来。孙教授给他推荐了爱媛28果冻橙、金秋砂糖橘等13个新品种。张辉耀就跟村里合作，先在新建的标准化试验田里试种。摸到点经验后，为掌握更多试验数据，又将部分树苗移到自家橘园继续观测。三中理解张辉耀的心思，就跟村干部商量，小张想降低新品种推广风险，那我们也尽自己所能，帮

他分担一份呗。于是，村干部这个两亩，那个三亩，都投入了新品种试种。13个新品种，一大半试种成功了，投入市场后反响不错。从此，峡口橘子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都立住了脚。

算起来，像张威武、张辉耀，还有邱伟杰、覃丽琼、杜波、唐丽这拨儿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应该是峡口的第三代果农。但这帮80后、90后，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果农，他们不像前两辈的果农，成天扑在橘园里，锄草、施肥、修枝、采摘，什么事都自己干。他们除了整体把控橘园的运行，更多的精力，则放在品种优化、市场研究、农旅融合等方面。橘园里的具体事务，都包给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干了。因而又催生出一个全新行当：乡村劳务派遣。三中告诉我，在峡口村委会，就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谁家施肥要多少人，谁家修枝要多少人，谁家摘橘子又要多少人，讲好工钱，约定时间，只一个电话，人就给你吆喝齐了。一年到头，又消化了周边村子的大批富余劳动力。

六

张三中当书记之前，是连续几届的村委会成员，峡口的过去和现在，他心里都有一本账。最让他感慨的，是村里一富起来，人都变得通情达理了，扯皮拉筋的事也少了。村里想办个什么事，需要大家伙儿搭把手时，哪个吃点亏，哪个捡点便宜，都不再唧唧歪歪，也不再抹下脸跟人计较。张三这回包了憨，不用村干部说，李四下回必定给补回来。那年，享福滩搞村容美化，按照设计风格，需要一批老式布瓦作沿街装饰。村里打听了一

圈儿，已经没有人烧这种瓦了，如果找相关厂家定制，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刘兴现、刘兴府兄弟知道了，给三中打电话说，花这个冤枉钱干啥？前几年拆老屋，我们的布瓦没舍得扔，都码在新屋后面，直接去搬就是。张道宏、简怀会也说，我们家的也都还留着，用多少搬多少。5万多块老式布瓦，就这样解决了。见刘兴现、张道红他们捐了布瓦，其他村民都说，砌路上的花边儿，不是还要下河里拉鹅卵石吗，莫说才350方，就算再多些，我们也包哒！

三中从这件事里发现，过日子，其实过的就是个心气儿。心气儿顺了，做人就大气，做事就敞亮。2018年，纵贯峡口集镇的224省道改造完成，村民简学满本来挺高兴的，可那天他坐在门口，看到省道宽敞平坦，而与省道相连的过街路仍旧坑坑洼洼的，心里又不舒服了。没过几天，他买来一车大理石地砖，把自家门前的那段路铺平了。陶南典、郑元洲、王宜香几个村民看了，都觉着挺美观的，就找到老书记张道刚，问他能不能给镇里说说，把过街路统一铺上地砖？张道刚让三中一测算，集镇上共有315家住户，如果每家门前都铺的话，少说也得200万元。镇里的那点家底儿，村里心里也有数，一个萝卜一个坑儿，没有这笔预算哪。陶南典问，那我们自己买地砖，镇里能不能帮忙给铺一下呢？张道刚明白了，大家伙儿真正需要的，是由政府牵头组织施工，免得各家铺各家的，把钱花了，还弄得五花八门，没有个看相。镇领导觉得，大家伙儿有这个意愿，必须全力支持。随后，村里按照统一规划，敲定了地砖的品牌和规格，由各家各户如数买回来，镇里立即组织人工给铺好了。这项工程，除

去人工费用，购买地砖总共花了210万元，都是村民们自己掏的。

三中的这番感慨，去年再一次得到印证。村里规划柑橘物流园，需要征地71亩，加上进出园区的道路，涉及果农70多户。村里的初衷，是把峡口片区的柑橘清洗、分级、保鲜、封装、仓储、交易、深加工等所有环节，全部集中到物流园，打造鄂西北柑橘产品集散地。这一规划，对于果农、客商，乃至这一方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可一想到又要征地，三中就有点发怵。那年，天鹅池的果农集资修路，因为要占用部分橘园，多数果农都说通了，剩下6户，好说歹说，死活都不肯让步。像这种情况，换个地界儿，哪怕临时变更路线，绕上几个大弯子，也不至于那么难。可那条路地处悬崖，几片橘园又是必经之地，人家想不通，打不得也骂不得，就被他们拿捏住了。村里安排姚泽雄、彭顺德、卢小军等8个人，组成一个协调小组，挨家挨户做工作。这工作怎么做呢？道理就摆在那里，该说的话，早说过八百遍了，再找上门，就剩下闲扯了。扯来扯去，又扯到修路上，还是那些车轱辘话。小组的人也拉得下脸，主人家吃饭，他们也围上桌子，端起碗就吃。主人家要睡觉，姚泽雄急了：“哎哎哎，这可不行，哪有把客人晾在一边，主人自己去扯呼噜的？你家里也睡不下这么多人，干脆把牌桌子支起来，打它个通宵算了。但有一条，当家的得陪着。”都是打小撒尿和泥巴的交情，有的还是拐弯儿亲戚，心里再不愿意，也不至于为这事翻脸。就这样，来回跟他们磨了半个月，6户人家自己先告饶了，才跟组里签订协议。想想，这回可是70多户啊，能不怵吗？让三中欣慰的是，征地方案一公布，

就得到果农的一致拥护。都在说，这是给往后的几辈人谋饭碗哩，哪个要跟村里过不去，就是跟大家伙儿过不去。同样是征地，同样需要人做出牺牲，但他们自己把事情上升到了这个高度，那还有啥说的呢？结果，不到一个月，征地就顺利结束了。剩下的事，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三中的个头儿不高，人长得敦实，想事做事也诚实。他跟我们说，峡口眼下的这点家业，还是老书记带着大家伙儿打下的基础。他们这届班子的任务，不光要守住这份家业，还必须有点新作为。可峡口的山就这么大，地就这么多，柑橘产量也不可能无限增长。而且，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峡口人也不是全都以种橘子为业，收入水平、富裕程度还存在不小的差异。比如，有些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家，因灾伤了元气的人家，后来搬迁到峡口的人家，他们的生活境况，就还处于全村的平均水平之下。建设物流园，就是想依托现有生产和市场优势，通过加固和延伸柑橘产业链，带动产销融合、农旅融合，在增强产业附加值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分享产业发展甜头儿。这个任务，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又还有很多难题在等着他们。所以，他一直提醒自己：峡口就算再富裕，也不能在外人面前嘚瑟，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带着大家伙儿往前奔。

上个月，三中有在朋友圈传了个视频，说峡口的橘子红了，邀请朋友们看风景去。点开视频，不由眼前一亮：沮河两岸，大地芬芳。峡口人挥洒在山水间的绚烂橘色，如同水墨丹青，渲染了那片土地，也渲染了他们的幸福时光。

静静地守望

■ 魏燕辉

一

吴倩倩躺在床上已经二十年了。

他二十岁在部队遭电击伤到大脑，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父亲吴辉汉、母亲方长琴和他，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两口子在那个房间里伺候他吃喝拉撒，也二十年了。

二

汉江中游西南岸，S303省道穿过湖北省谷城县庙滩镇，在南川路口进入村落，沿西侧水泥路走过一片开阔地，路边村民聚居区是彭家庄。吴倩倩的家，就在彭家庄。

薄雾轻笼，四周静谧。冬天的早晨，村子里少有人走动，一条狗卧在门口的棉垫子上，身子蜷成一团。

这天是农历腊月初八。

早上七点，吴辉汉和儿子还在沉睡。方长琴轻手轻脚起床，把头天晚上泡好的糯米、红豆、绿豆、花生、莲子等食材洗净，放入电压力锅。儿子喜欢吃甜的，她又洗了一把红枣和龙眼干，加水炖煮。不到半小时，香味便溢出厨房，满屋飘香。

吴辉汉是土生土长的庄上人，高中毕业，做过民办教师，又当了两年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文化人。无论哪个年代，是人

才都抢着要。村里几次三番做工作，请他到村里工作，二十出头进入村委会，从副主任到主任、书记，一辈子就围着村里转。

村干部工资少，事却不少，家里两亩地全靠妻子操劳。方长琴一米六八的个头儿，插秧割稻不在话下，平日里养鸡种粮伺弄菜园子，隔三差五拾掇些新鲜鸡蛋和蔬菜，翻过山梁，到当时的三线厂武空去换点零花钱。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儿女绕膝的幸福，悄然抵消了生活的拮据。

孩子长大成人，家庭负担轻了，幸福生活眼瞅着就能触手可及了，没想到儿子因一场意外导致重伤，瘫痪了，还成了植物人。

儿子终年卧床，日子还是得照常过。

方长琴神情专注，利索地洗净大白菜，装入菜篮控水，切碎，锅里淋少许油，抓一撮葱姜捣碎，倒入白菜，撒盐，大火翻炒，起锅。儿子不能吃辣的，他们就都不吃了。

腊八粥熬得稠稠糯糯，方长琴盛起一碗粥，就着白菜，快速吃完饭，动作很轻地走进卧室。

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卧房，弥漫着浓郁的膏药味。

儿子受伤后被父母接回家，三人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床挨着床。儿子的诊疗床靠近门口，床头能摇起来，方便进出。靠里边是他们夫妻俩的床，床头有几瓶白虎膏、红花油之类的止痛消肿外用药。老两口经常腰疼，

这是他俩相互按摩用的必备药。

昨夜，儿子突然“啊—啊—”地叫起来，吴辉汉以为他又尿床了，起身看尿袋没有洒漏，担心夜里睡沉了不能及时换，随手换了个新尿袋，正准备回床上躺下时，听儿子还是“啊—啊—”地叫个不停，就有点不知所措。方长琴赶紧披衣起身，看儿子脸涨得通红，想着他有两三天没排便了，悄声道：“可能是要解大手吧。”

吴辉汉一手托起儿子的双腿，一手揉着儿子的肚子。方长琴随即给儿子身下铺上护理垫，自己戴上口罩，套上乳胶手套，伏下身子，把儿子羊屎蛋样的大便一颗一颗抠出来……儿子渐渐安静下来。半小时后，收拾妥当，吴辉汉又给儿子捶背拍腿，直到天麻麻亮时才合衣躺下。

听到有人进来，儿子眼珠努力转向脚步声。看到方长琴近前来，他上下牙床像被什么东西撑开似的，张得大大的，不断地发出“啊—啊—”的叫声。

“饿了吧？”方长琴扯过枕边的纸巾，一边给他擦口水，一边麻利地把一叠厚厚的纸巾垫在他颈脖下，爱抚地摸摸了他的额头，轻声道：“今儿腊八哩，我给你摇起来，吃腊八粥啊。”说着，她走到床尾，双手摁着膝盖，躬着腰，拉出摇杆用力摇。

前两年，方长琴左膝半月板损伤，做了关节置换手术，毕竟不是原装的，受到重压，还是有些吃力。

见儿子的脑袋随着床头的上升慢慢抬起，她将摇杆推回原位，扶着床尾栏杆站起身，拿枕头垫在儿子头部，转身从厨房盛来一大碗粥，粥上堆了几箸白菜。她挖一勺放在嘴里嚼碎，又吐到小勺里，送进儿子张开的嘴里，

又往喉咙眼里推了推。儿子嘴巴吧唧了几下，喉结滚动着，慢慢吞咽下去。

儿子失去了咀嚼能力，离开医院拔掉胃管后，他们起初用破壁机把食物打成糊糊喂，没过多久，可能觉得天天吃的都是一个味，他便不好好吃饭。两口子商量商量，就轮流一勺一勺地嚼碎了喂他。没想到还真有效果，儿子勉强恢复了吞咽功能，他们就一直坚持这样喂，一顿饭喂下来，得半个小时。

吴辉汉今年六十七岁，方长琴六十五岁。前些年村里事务多，家里全靠方长琴一个人。实在弄不了，就喊邻居来帮忙。2018年吴辉汉卸任后，两个人就一心照顾儿子。岁月不饶人，年近古稀，两口子的牙松了，背驼了，明显力不从心了。

三

吃过早饭，吴倩倩躺在他的诊疗床上，睁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暗自发呆。

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自从儿子瘫痪，方长琴觉得最难过的就是年。过年就是团圆，家家户户儿孙绕膝，那样的快乐，他们这辈子不可能有了。

儿子能安静地发会儿呆，是他们两口子一天里最轻松的时光。忙完早上这一阵，听着电水壶吱吱地响，方长琴有些走神。

幸福是什么？是拥有时觉得稀松平常，失去了才觉得无比珍贵的滋味。她的家原本很美满，一眨眼，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庙滩镇东依汉江中游，有“上南川下南川四十八泉眼”的美誉，其中最大的一眼泉就在彭家庄村，据说已有上千年历史，泉水终年不息。

有泉水就有灵气。1986年，吴倩倩出生在这里。他打小就格外灵光，热情好客，人缘也好。当然，调皮捣蛋的事也没少干。初中毕业时，吴倩倩已长成一米八的帅小伙。他学会了开车，有了一技之长。

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吴辉汉和方长琴商量，让孩子到部队历练一番。凭儿子这个聪明劲儿，在部队一定能混出个样儿来。将来若能为国增光自然很好，即便退伍回乡，找个稳定的工作，也能撑起吴家的门面。

好不容易把一双儿女培养成人，女儿考上了大学，儿子进了军营。吴倩倩在部队汽车连锻炼一年多，积极上进，表现优异，他想争取等义务期结束后，就留在部队发展。儿女都成人了，方长琴卸下家务，出门找了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一家人的苦日子眼看就要熬出头了，便开始憧憬起儿孙满堂的幸福时光来。

谁曾想，一道猝不及防的电流，把全家人的期盼击得碎了一地。

这道漏出的电流，发生在儿子所在的部队。接到电话，两口子连夜坐火车赶往部队，一路上预想了很多场景，却没有想到会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2006年7月30日，在汕头市中心医院，吴倩倩躺在床上人事不省，部队领导向两人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八一前夕，吴倩倩利用双休做公益劳动，推着割草机在草坪上割草，突然“啪”的一声，电机短路，电流击中他握机器的双手，又瞬间扫遍全身，他本能地喊了一声“电”，就直直地轰然倒下……

几分钟后，距离他二三十米远的战友才发现这边出了状况，一下子慌了神，快速跑

到百米外的库房拉下电闸，又去卫生队找人施救。现场心肺复苏抢救，吴倩倩终于有了呼吸，众人将他辗转送往团部医院、汕头市中心医院。途中，吴倩倩几次陷入昏迷，脸色越发青紫，终因心脏骤停时间过长，导致大脑和重要器官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

吴倩倩直挺挺地躺着，全身插满各种管子 and 监测设备，没有自主意识。一双眼睛直愣愣的，没有一丝灵气，却瞪得浑圆。脑神经受损导致癫痫，他抽搐起来四肢朝天，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胳膊翻过肩头，两腿挨着脑袋，肢体变形，面部狰狞，看得人心都碎了。

七月的汕头，酷暑难耐。方长琴却仿佛掉进了冰窟，身上的汗都凝成了冰，整个人失重般的不断往下沉，往下沉。活蹦乱跳的帅小子，成了不会说不会笑不会动的废人，她的心好疼，好疼。她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心疼，现在知道了：就像钝刀子在心尖上一点点地剐，像带尖的木棒对着心窝一下一下地戳……反正就是疼，疼得整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哭，不停地哭。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还是一直哭，仿佛只有哭才能唤醒沉睡的儿子，只有哭才能减轻内心的苦痛。

吴辉汉不能像妻子那样哭，他得撑着，为妻子，也为儿子。他强咽泪水，不停地抽烟，一次次找医生沟通，了解病情进展，咨询治疗方案，探询最坏的结果。

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一颗心天天揪着，脸庞圆润的方长琴瘦脱了相，血压一度飙升到220mmHg，从此离不开降压药。本就精瘦的吴辉汉更加单薄。两口子的头发悄然花白了，终日里面色腊黄憔悴。

看惯了生死的医护人员也觉得难受，他

们不忍心说得太直白，就含蓄地说孩子大脑皮层受伤了，问方长琴多大年龄了，有几个孩子？要不要趁年轻再生一个……言外之意只有三个字：没救了。

夫妻俩在汕头中心医院守了一个多月，治疗没有起色，医生认为吴倩倩醒来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大可能再引起其他病变了，宣布为植物人。

现实太沉重，太残酷，他们不愿接受，抱着一线希望，要求送儿子去上级医院继续救治。在广州军区总医院住了三四个月，儿子的病情还是没有起色，医生建议，回师部医院养着。

世上没有哪个父母会轻易放弃孩子。他们不相信儿子的人生会从此按下停止键，总希望有奇迹发生。只要听说哪家医院能治，千里万里也要带儿子去试。吴辉汉买来一个折叠行军床，部队派人陪同，夫妻俩抬着儿子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搭火车、坐汽车、他们先后在北京、郑州多地治疗。北京的医生在儿子脑后开了个小口子，插了根管子，让频繁抽搐的情况有所缓解，其它症状，依然如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所到之处，医生的话都差不多，他们最终接受了现实。

2007年底，他们结束了无望的求医路，带着儿子回到了谷城老家。2009年，部队按政策为吴倩倩办理了退役手续，相关部门为他办理了一级伤残军人证明。

四

时间的轮盘，转了一圈又一圈。

儿子还是躺在床上，情况不见好转。

洗衣机“嗡嗡”的脱水声结束，方长琴

将洗净的衣服拿出来，晾在封闭的后院。

吴辉汉的腰疼病又犯了，方长琴每天给他擦活络油按摩，还是隐隐地疼。他起床匆匆洗漱，盛了碗腊八粥，三两下扒拉完了。伸展一下老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打开客厅的空调，又摁下烤火方桌的电源，桌下透出淡淡的桔色光。

南方冬季湿冷，农村自建房层高四米多，空间大，开着空调也不觉得暖和。这种下置取暖器，上面吃饭，下面烤火的方桌，很多人家里都有。屋内暖意缓缓流淌，卧室里传来“啊——啊——”的叫声。

方长琴说，屋里暖和了，他醒半天了，估计想出来坐，给他穿起来吧。

卧床久了怕得褥疮，每天都得扶起来坐两个小时，在医院治疗时，儿子全身僵硬，根本坐不住，两人就轮换着坐在他背后，用自己的身体抵住。在家里，有了些许起色，勉强能半坐起来。家里专门买了个单人沙发，底部安上轮子，方便移动。

吴辉汉“嗯”了一声，掐灭烟头，起身进了卧室。

给吴倩倩穿衣服，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屋外温度差不多，就得多穿些。

先穿裤子。掀开被子下方，儿子两条细腿直直地僵着，两只脚扭曲内扣，像两个对立的“7”。他们先给变形的脚板套上棉袜，将秋裤塞进袜子里，又拿塑料袋罩住脚，把棉裤筒穿过塑料袋往腿上提，待脚露出来，扯掉塑料袋，再套到另一只脚上，给他穿另一条棉裤筒。两条裤筒都套到腿上，二人合力，一人抬屁股，一人快速把裤腰提到腰部，仔细整理整理裤筒，看着妥贴了，儿子坐着才

舒服点。

长年卧床，儿子肌肉萎缩得厉害，一米八的大高个儿，体重只有百十来斤，衣服若没捋平展，会硌得身上疼。他不会说话，但父母心里知道。

再穿上衣。挪开被子，一人拽一只胳膊，吴辉汉单腿跪在床上，抵住儿子勉强抬起的后背，先套左胳膊，再套右胳膊。见儿子因为神经受损肌张力过高，两只胳膊僵硬地抱在胸前，无意识地对抗着。吴辉汉拍拍他僵硬的手臂：“放松！莫使劲！”明知道他听不明白，还是很自然地说着。

穿好衣服，两人额头都渗出了汗水。吴倩倩被穿好衣服，又被放平侧卧，吴辉汉便从小腿到后背，上上下下反复拍打他。或许是舒服了，儿子不再叫喊，只安静地享受着。这时候，两人又合力将儿子挪至床边，两腿垂下床沿。吴辉汉从后面扶着他的背，方长琴一边给他套棉鞋，一边喃喃道：脚变形成这样了，都买不到你穿的鞋子。

这鞋子是她亲手缝制的。儿子脚板僵硬变形，普通鞋子套不上去，她就做了一双宽大的高帮棉鞋，不怎么好看，能保暖就行。儿子二十年没说过话，但她觉得儿子能听懂，每天总是要嘟囔几句，好像儿子没出事似的跟他说话。

两口子一手扶背一手抱腿，将儿子从卧室抬出来，放在门口的高背沙发上，推至烤火小方桌旁，掀开烤火被一侧，将他的双脚推进桌下，被角搭在腿上，再搭个小毛毯，脑后垫上小枕头，颈上套个围兜，扯几张纸巾垫上，才算收拾停当。

打开电视。吴倩倩手指攥紧扣进掌心，两腿蹬直，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感觉像在笑，

眼睛瞪着大大的，嘴巴仿佛被什么东西撑到极限地张着，像是在“啊—啊—”叫着，又像是哈哈笑着，口水顺着嘴角流淌着。方长琴搬把椅子坐在沙发一侧，用纸巾给他擦口水，一边擦一边流，擦的没有流的快。

突然，儿子的头猛地歪向另一边，叫喊声停止。

方长琴心疼地叹气：“唉，又抽了！”

电击导致癫痫，毫无预兆又无法控制的神经性抽搐如影随形。当年在医院治疗时经常发作，怕他咬到自己的舌头，吴辉汉情急之下把手伸进他嘴里，可架不住频繁啃咬，便将手指换成筷子，两三天就咬断一双。回家近二十年，他们像照顾婴孩一样，护住儿子的那一口气。

吴倩倩沉默了很多年，什么时候会喊叫的，他们已经忘记了，最初听到叫声，两口子还真有过一阵惊喜，觉得儿子是要醒来的征兆。可事情并未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一晃十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

吴辉汉揉着儿子的头，轻轻拍了拍他的脸：“伙计，今儿咋这么兴奋？”然后右手抚着他的头顶，左手四指抵住下巴，大拇指压在鼻下人中穴，用力掐了几下。方长琴见儿子眼珠动了一下，紧捏的双手微微松懈：“好了，过去了。”

眼珠能转就是正常。他们守了儿子这么多年，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五

吴辉汉坐在儿子身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做父母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孩子。给儿

子取名倩倩，是希望他有个美好的前程。没承想，是这么个结果。

儿子受伤后，吴辉汉和方长琴害怕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怕参加宴请。有一次亲戚家孩子生日宴，方长琴以为能散散心，一只脚刚踏入大厅，心猛地被满堂欢笑的热闹捅破，泪水和着掩饰不住的哭声倾泻而出，她捂住嘴转身离开，从此再不敢参加婚嫁寿诞之类的喜宴。吴辉汉不想被人看到他的脆弱，总是等仪式结束后上桌随便吃两口。在被欢乐喜庆遗忘的角落，他们习惯了平静地舔舐自己的伤口，这样的场合，会搅乱他们已无波澜的心，他们受不了。他们还怕有人问询。每问一次，就得把伤疤揭开给人看，问的人听得难受，自己也说得心疼。

也有人建议，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或军休所，可他们舍不得。对国家对社会，儿子是没什么用了，但对于他们两口子来说，无论他成了啥样子，都是自己的心头肉。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只要儿子还有一口气，就得好好伺候他。

儿子的日常饮食，比老两口讲究得多。早上鸡蛋晚上牛奶，上午下午各一个水果，肉蔬合理搭配。别人家孩子生日有的，儿子的生日蛋糕、长寿面也样样齐全。营养倒是不差，终究挡不住肌肉萎缩的势头，两条腿瘦得像竹竿。

儿子不会说话，不知饥饱，不知冷暖，所有的需求全靠两口子猜。冬天不敢给他用热水袋或电热毯，家里的空调日夜开着，不考虑电费，活命要紧。每两三个小时给他换一次尿袋，接尿器拱得太高，用起来不方便，且长时间插着，会导致接口处感染。他们发现小型保鲜袋很好用，套上不勒，扯下就丢，

更换清洗都方便。有时候他们睡过了或是忙忘了，也有尿床尿裤子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阳光能照进堂屋，他们就把他推到大门口晒太阳，温暖的阳光下，儿子眼睛微眯，能安静好一会儿。

睡会吧，饿了吗，吃点水果啊……他们陪在儿子身边，经常会这样跟他说说话，摸摸他的头，捏捏他的手，拍拍他的腿，擦擦他嘴角的口水。

儿子没有回应，也回应不了，但他们还是要说，仿佛他还是那个调皮捣蛋、活力四射的小子。也许他听懂了呢，也许他能看到他们为他做的一切呢，也许他只是不能表达呢……从他无意识地叫喊中，他们大概能猜个七八分，饿了冷了热了烫了，只要满足了就安静下来。

也有猜不出来的时候，就只能心疼地看着他，抚摸他，跟他说话安慰他。在现实面前，吴辉汉和方长琴已经变得很坦然。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日日月月年年如此，没有盼头，没有波澜，简单地重复。二十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出过一次远门。二十年的生活没有变化，像是只过了一天。

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两代人过着同样的人生，吴辉汉和方长琴强壮的腰杆有些佝偻了，头发几乎全白了，不染发都没法见人。

如果儿子没出事，应该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咱孙娃也差不多上高中了。一想到这些，方长琴心里又痛起来。带儿子回家的头几年，她有过抱怨。好端端的孩子，咋就出了事？咋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些年下来，伤痛渐渐淡了，邻居们常来家串门、帮忙，省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各级政府每年都来看望，省

做一株向日葵

■ 冯耀民

离我家老屋不远外，有一所福利院。院民早上起床，早中晚吃饭，都会播放音乐，我家也听得到。

我老家在鄂西北大山深处一个叫三景庄的村子，隶属南漳县薛坪镇，这所福利院叫薛坪镇福利院，离三景庄集镇不足半里路。福利院的老人，都是情况特殊的人，和他们朝夕相处，管理好他们，是很不容易的。看着门前不远处的福利院，我常这样想。

现任院长叫余世喜，他在自己出生的村子——栗林村担任了十七年党支部书记，2017年8月，被安排到这里担任院长。福利院和村子虽然有院墙隔着，但院墙内的一切

是挡不住的。自从他担任院长后，我每次回老家，常听村里人说他的好。出于好奇，不由得几次走进福利院。

—

“伯伯，您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

“吃包子、鸡蛋汤，还喝牛奶。”老人笑眯了眼。

“平时早饭还吃些什么呀？”

听我这样问，旁边一个老人抢着“啊啊”地用手比划，原来他不会说话。见他比划着“说”，又有一个老人“啊啊”地应和着，这个老人不仅不能说话，腿还是弯曲的，是典

康复中心还为儿子量身定制了康复器具，尽管效果甚微，但这些情谊，得记在心里。

吴辉汉做了多年村支书，心胸和格局都在那儿。他劝方长琴想开些，当兵就是保家卫国的，难免会有牺牲，不是我们的孩子，就是别人的孩子。

时间是一剂良药，方长琴心里平静了许多。她觉得这个儿子也没白养，国家每月都给他发抚恤金，这是儿子用命换来的钱在为他们尽孝，他们不能再给社会添负担，自己能担就自己担。

冬去春来又一年。

过完这一年，2026年的春风，就扎扎实实地吹来了，微风拂面，不冰凉刺骨，有了一丝柔和的温度。

吴倩倩靠在轮椅上，被午后的阳光暖暖地包裹着，面色红润地眯起了眼睛。方长琴陪在儿子身旁，门前枝头上鸟儿啾啾的歌唱，后院邻居们聊天的声音，都在耳畔萦绕。

这是普通人家的寻常日子，一家人在一起，相互守望着，踏实，温暖。

型的罗圈腿。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嘴里流着口水，模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知道了，这是个智障患者。听见这边热闹，又有一个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这是初春的一个上午。山里面气温低一些，虽有清风拂面，但阳光还柔和，老人们或坐在院内的长廊、亭子里，或靠在院墙边的长椅上晒太阳。这些人，多在六七十岁左右，也有八九十岁的。我是第一次集中看到这么多老人，何况这些老人身体都不健全，心里便生出一种别样的滋味。

余世喜和一个老人坐在长椅子上说着什么，那个老人也是个哑巴，七十多岁的样子，余世喜边说边做着手势，那老人也用手比划着“说”。他们说得很开心，老人不时笑得眉毛眼睛挤在了一起。正说着，一阵风从山上“呼啦啦”刮下来，老人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把棉衣紧了紧。余世喜抬起手，把老人的毛线帽子往下拉了拉，遮住了老人的耳朵和大半个脸。

因为认识，余世喜和老人说完话后，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余世喜对我说，这所福利院的老人，平均年龄七十四五岁。一部分身体残疾，有的是语障、耳障，有的眼睛、手脚有残疾。除了极少数老人，多数老人智力都不成问题，有的语障者还很聪明。差一点的，是那些先天性智障老人，但这类老人又有差别，一部分是半弱智，就是智力稍微有点问题，但基本上还能交流。他们的特点，多数是说话吐词不清，考虑问题过于偏激。自己没有主见，遇上个什么事，有人在旁边一挑唆，他就能跟你一扯大半天。另一部分则是完全弱智，表达不清楚，无法交流，做什么事情，都只

凭自己的本性。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管不顾，好说歹说都不听你的。这类老人风险性最大，稍不注意就会出差错，要时刻把他们盯紧。还有一类老人，身体健全，智商也不低，但因早年兄弟多，家庭贫困导致终身未婚，自然也就没有子女。这些老人，上过几天学，也有点文化。可他们要么性格孤僻，要么脾气暴躁，要把他们管好，就得费点事。

这里的老人在家时，大多是独居。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性子孤僻古怪，来福利院后，过的是集体生活，就不大懂得体谅他人，常常会闹出矛盾。比如住房，三个人一个房间，每个人的性情、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就说睡觉吧，有的睡得早，有的睡得晚，有的老早就醒了。夜间如厕，开门、关门弄得动静大。还有打鼾、磨牙、说梦话的，都会相互影响。这时，就难免相互讨厌，你骂我、我骂你。一事不快，又难免怀恨在心，相互使坏，甚至发怒打架。受到欺负的老人，就不想待在福利院，乘夜间工作人员不注意，翻院墙走出去的都有。

还有些老人，不管做什么都爱找茬儿，像生活上，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发衣服时，必须由他先挑。别人先挑了，他就会闹半天。脾气一上来，还跟工作人员瞪眼。

听完余世喜的介绍，我对福利院老人这个特殊群体，有了初步的认识。做着这份特殊工作，对于每一个院民，余世喜都要细心了解、细心观察，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他都记在本子上。福利院人口是流动的，总会有老人进来，也总会有老人去世。这所福利院常年有八十多个老人，高峰期达到九十多人。迎送老人多了，余世喜的记事本，就积了一大摞。

服务这些老人的，除了院长，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个男的，两个女的。还有三个女炊事员。服务人员少，余世喜就只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我翻阅着余世喜的一本本记事本，感觉服务这些老人，确实不容易。可是，老人们来了，福利院就是他们的家，怎样才能使她们住得安心呢？

人心都是肉长的，脾气多坏的老人，都希望得到尊重。对那些神智不清、性格古怪的老人，不要指责，不要一般见识，要多体谅他们，要心平气和地跟他们交流，及时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余世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更好地和哑巴老人交流、沟通，他对着手机视频学习手语，细心观察语障老人的所作所为，反复揣摩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不论做什么事，符合了他们的心理，事情就好做。遇上什么问题，把话说到了他们心坎上，就好解决了。这是余世喜的体会。

研究老人心理，是一门学问。日常，余世喜常和工作人员一起研究老人的心理，共同解决矛盾。工作人员张春风说：“余院长经常嘱咐我们，福利院就是老人们的家，我们一定要善待他们。”

张春风记得清楚，院里的老人，不管他的脾气再大，也不管他发多大的火，余院长都等人家脾气发够了，气消了，再坐下来跟他好好说。遇到什么事，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余院长真是磨破了嘴皮子。有时我们被老人骂了打了，气不打一处来，就想跟老人发火。遇到这种情况，余院长就吵我们，说我们是健全人，读过书也懂得道理，还跟他们一般见识，让谁来评理，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么多年，余院长始终保持着每天和五六个老人

谈心的习惯。

经常通过谈心，拉近管理人员与老人的心理距离，是余世喜的主要工作方法。上任第一天，他就是这么做的。

秦启贵脾气暴躁，又喜欢喝酒，还在村里时，他一喝酒就打人，人称酒疯子。到这里后，喝酒后照样打人，不光出手快，下手还重。有一次，差点儿打出了大事儿。老人们都怕他。不过他有文化，初中毕业，当过三年兵，回来后还当过生产队队长。余世喜上任后，听说了秦启贵的情况，又观察了他几天，就找秦启贵来谈心。

秦启贵在这里生活三年了，潜意识里就把自己当成了“老资格”。他一进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就瞪着余世喜，想看看他如何“发落”自己。这是一个倔老头儿，余世喜心里想着，却装着没看见，连忙给他泡茶，笑着把茶杯递到他面前，叫他喝茶，并嘘寒问暖，还叫他说说，福利院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又该怎样改进。余世喜看他喝着茶，解除了戒备，露出了笑意，才指出他的问题，并让他写一份喝酒适量、不再打人的保证书，在院民大会上念给大家听。为让他能够自我约束，还请他担任治安组长。秦启贵却没答应。余世喜并不放弃，又几次和他谈心，看他慢慢有了些变化，就当众表扬他。受表扬，是被尊重的象征。得到了尊重，多老的老人，都会很高兴。秦启贵终于答应了。

一个星期后开院民大会，余世喜讲了秦启贵的能力后，当众宣布：从今天起，秦启贵担任福利院的治安组长，欢迎他上台发言。说完，率先鼓掌。秦启贵在院民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他抬头看向院民时，黝黑的脸庞红了，眼睛烁烁有光。这个老人，再次找

到了失去多年的自尊和尊重。

一个人要想改掉坏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需要一个过程。让老人们不喝酒也是不可能的，平时有的老人还请假到街上买酒喝呢。逢年过节，席上若没有酒，也不像过年过节的样子。但从那天开始，秦启贵喝酒时，余世喜就提醒他：不要喝高了。还叫院民们监督他。当秦启贵端着还要喝时，余世喜就提醒他：大家都在看你这个治安组长呢。在余世喜的帮助下，秦启贵喝酒不再超量，也没再出过事。2023年，南漳县在县城设立“南漳光荣院”，把全县当过兵的老人都接到那里养老。那里的领导来这里接了秦启贵三四次，他都回绝了。他说：我在这里挺好的，这里就是我的家。

去年，我第一次去福利院，最先听说的故事，就是秦启贵的，也见着他了，我和他拉话，他说：小余（老人们喜欢称余世喜为“小余”）这个人啦，平时老是和我们套近乎，我们有时给他脸色看，他也不在乎。他从不骂我们，什么时候见到我们，都是一脸儿笑。他也从不直接叫我们的名字，总是在名字后面，加上“大伯”“大妈”或是“大哥”。他就叫我“启贵大伯”。

前不久，我去福利院，又看见了秦启贵，七十五岁的老人，身体依然健朗。余世喜对他说：好好活着，争取活他个百把岁。他咧开嘴笑了，站在他身边的老人都笑了。

二

晚饭后，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在院子里玩。一些老人在溜弯儿，一些老人在下棋、打牌，大多数坐在长廊里，什么也没做，就是坐着

纳凉。已是仲夏，从他们身边走，没有难闻的汗臭味儿。和他们坐在一起闲聊，也没有难以忍受的体臭味儿。老人们穿着白色的、蓝色的衬衫，干干净净的。长廊里有四个老婆婆，她们穿的是花衬衣，红花蓝底。

“这花衬衣，你喜欢不喜欢？”我问一个老婆婆。

“是院里发的，喜欢。”老婆婆笑着说。

“他讲究，没脏就洗。”另一个老婆婆说。

“你还不讲究，一天洗几次澡。”两个老婆婆相互恭维起来。

“你们爱不爱洗澡呀？”我笑着问。

挑起了话头，长凳子上的十几个老人都开了口，有几个不会说话，就打着手势，“啊——啊——啊”地回答我。

“星期一是洗澡日，都要洗。”

“不洗澡，评优秀院民时要扣分的，一次扣10分。”

“洗了澡才能吃饭。”

“洗澡好啊，身上舒服，还不长虱子。”

其实，我知道洗澡早已融入老人们的生活，只是说起过去洗澡的事，有的老人脸就红了，很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的老人叹了口气说：“早些年，院里也要求大家常洗澡，但并不强迫，想洗就洗，不想洗就放过去了。可长时间不洗，衣服里就长虱子，衣服里有了，被窝里也有了。没办法，就打敌敌畏。”

余世喜上任那天，一走进院民寝室，浓厚的老年体臭味儿，就使他的胃液直往上涌。有人被虱子咬得发痒，忍不住伸手抓了出来，用手掐死。他看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老人们来到这里，不是吃得好、穿得好就行了，还要让他们活得有质量。余世喜当即作

出规定：每个星期一是洗澡日，每个人都要洗，不洗澡不吃饭。并且把洗澡作为评选优秀院民的条件，纳入福利院管理规定。

没想到，制度定下了，执行起来却是老大难。有的老人一听说洗澡就跑，还找地方躲起来，找他们，就跟捉迷藏一样。余世喜知道，因为山里生活条件有限，很多老人在家里时，就没有洗过澡，所以他们害怕洗澡。他就给老人们说：“我来给你们洗，我也是男人，你们身上有的，我也有，没什么害羞的。你们比我年长得多，就当是父子、兄弟同时洗澡吧。”

余世喜说到做到，到了洗澡日，他脱光衣服，亲自给那些害怕洗澡的老人洗。当余世喜说服第一个从来没有洗过澡的老人，和他一起站到淋浴的喷头下面时，看到他身上的污垢都渗进了皮肤里，担心洗不掉了，心里又难过又心疼。他再次强烈地认识到，让老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是安度晚年的重要标志。那么就从洗澡开始，让老人们活得更幸福。

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固执的老人就是不洗。临到郭世海了，他赖在寝室里死活都不出来，余世喜好话说了一大堆，他却说：“我活了六十好几了，从来就不洗澡，也没见怎么样。”说急了，他就要横：“洗个球，老子就是不洗！”没办法，余世喜和男服务员把他架到澡堂，强制着给他洗了个澡。

郭世海四肢健全，智力也没问题，让他洗个澡就这么费劲，让那些智障老人洗澡，就更难了。有一回，余世喜好说歹说，一个老人终于答应跟着他去洗澡。当他拉着这个老人站到喷头下面，水一洒下来，老人就吓得“哇哇”乱叫，撒腿就要往外跑。余世喜

赶忙拽住这老人，像哄孩子似的：没事，有我呢，别怕！就这样，院里所有老人，周一不洗的，周二洗；周二不洗的，周三洗……余世喜硬是让他们过了第一次洗澡关，也硬是亲自给他们洗了两个多月。老人们感受到了洗澡的好处，随后就养成了习惯。

勤洗澡，勤洗衣服，勤打扫卫生，三个月后，生活区的臭味儿消除了。尤其是彻底消灭了虱子，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挺有成就感。我问老人们，不长虱子是什么感觉，一个老人笑嘻嘻地说：“爽歪歪！”说着，还用手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余世喜给院民洗澡的事传遍了村子，没有不说他做得好的，老人们感叹：就算是亲儿子，也未必做得到啊！

余世喜还做了一件事，一做就是八年。

2017年10月16日，头天还阴沉沉的天放晴了，太阳从高山上射下来，把福利院照得暖洋洋的。老人们瞌睡少，天刚放亮就起来了，洗漱完毕，还没到开饭时间，就在院子里活动，一切如常。可是，陈胜茂老人却不一样，他几乎一夜没睡着，还不到五点就起来，穿上干干净净的天蓝色外套、天蓝色裤子，在洗手间对着镜子，把胡子又刮了一遍，把衣领又整理一回。七十三岁了，他似乎是第一次看镜子里的自己，看着看着，就咧开嘴笑了。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余世喜昨天就给他说了，院里要给他过生日。这么大岁数了，他还从来没过生日。

这一天，福利院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张清玉、李经国等八位老人，他们跟陈胜茂一样，也是老早就起来了，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等着和陈胜茂一起过生日。他们跟陈胜茂一样，也从来没过生日。

生日宴会定在中午，厨房专门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有十二个菜，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大蛋糕。餐厅里播放着《祝你生日快乐》。菜上好后，余世喜笑盈盈地请九位老人入席，一一给他们戴上金黄色的生日礼帽，斟上酒和饮料，给他们切蛋糕，向老人敬酒。

祝你生日快乐！余世喜唱一句。

祝你生日快乐！老人们跟着唱一句。

老人们乐开了怀，笑开了花，那种家的氛围，那种家的感觉，真是浓极了。

这是余世喜上任后，第一次给老人过生日。从此，每个月都给老人们举行一次生日宴会。他规定：生日在同一个月老人一起过生日，这一天是其中一个老人的生日，已经过了这一天的补过，还没到时间的提前祝贺。从此，老人们年年都有了念想，有了盼头儿，生命似乎得到了延长。

儿女给老人过生日，在城镇，在乡下，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这些孤寡老人呢？还有那些先天性智障的老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三

李怀根从二楼下来，双手端着一个盆子。看他盆子里装的，是两件衣服，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衣服上放了一大堆洗衣粉。

你咋搞的，弄这么多洗衣粉？一个老人看他盆子里只有两件衣服，却放了那么多洗衣粉，忍不住说他。李怀根站住回话，可他吐词不清，听不明白他说的话。不过，他笑咪咪的，不是生气的样儿。

去洗衣服啊。我跟他打招呼。他看到有陌生人，连忙跟我说话，嗓门也大了些，说

了好几句，可我一句也没听清。看他那高兴样儿，我知道他是愉快的，是无忧无虑的。可三年前，他却不是这样。

2022年4月8日下午，余世喜在活动室和老人们一起活动，他正在教一个刚来不久的老人下象棋，接到四冲村书记的电话，说有个偏瘫老人要送过来，余世喜立即推着轮椅，到大门口等着。

村委会送来的老人，就是李怀根。他六十三岁，早上在田里做活时，突然晕倒了。等村民们发现，他的左边身子已经不得动了。他的监护人，是他的侄儿媳妇。见他成了瘫子，就叫人把他抬到村委会。村委会也没办法，只好给福利院送来。

余世喜见他嘴歪了，水都喝不下，但还能说话，只是说不清楚。知道这是脑梗导致的偏瘫，不能耽误病情，立马开车亲自送往县医院。住了十多天，李怀根的病情稳定了，但左边身子还是不得动。余世喜把他接回来后，给两个身体好的老人做工作，让他们住一个房间，帮忙照护他。

康复是艰难的，余世喜天天陪着，督促他走路。当他不走，或是发脾气“哇哇”乱叫时，余世喜就扶着他，哄他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在生活上，不光特意嘱咐厨房，给他做些好吃的，还给他买了水果和点心。不坚持咋行？错过了最佳康复期，就是半身不遂了。那样，给福利院添的麻烦更大。余世喜给工作人员说，我们一起努把力，争取让他能够自理。一个月后，李怀根能扶着墙走几步了，余世喜松了一口气。

古树垭村的孤寡老人张永策，高血压导致瘫痪，送来时是村干部和他弟弟抬来的，不省人事，跟植物人样。村干部以为没救了，

给福利院送来，就是等死的，好让福利院负责后事。余世喜摸摸他的脉搏，看看他的眼睛，又仔细询问他弟弟，他的发病原因和相关情况，知道他发病前还在做活，平时也没有大毛病，觉得他岁数不大，身体素质也不错，兴许还能治好。就立马将他送往县医院，尽快给予治疗。张永策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左边身子还是不得动弹，余世喜就把他接回来进行康复训练，天天陪着他在院子里、走廊里练习走路。三个多月后，李怀根终于能自己走路了。他弟弟听说了，过来看他，见哥哥能走路了，还能洗衣服，十分惊奇。

在福利院，最难服务的是失能老人，尤其是卧床的老人，大小便都要伺候。在武安镇没有设立失能福利院时（2023年5月，南漳县在武安镇设立了专门服务失能老人的福利院，全县失能老人都集中在那里），余世喜年年都要照顾四五个失能老人。他和三个工作人员一样，给老人换尿不湿、擦洗身子，生了褥疮，给擦药。他常给工作人员说：老人来到福利院，这里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就是他们的子女，要尽到子女的责任。

这里老人的病，大多是在家里时，根本都没有治过。就像疝气，本来不是什么大病，早做手术早就好了，可在家里拖了多年，来这儿了，我们知道了，才送到县里做手术。像白内障，有的老人送来时都失明了，我们给送到县医院，做个手术就好了。还有好多常见病，若是早治疗，老人就会少受罪。说起老人们的病，余世喜心里就疼得慌。

四

老人们来到福利院，就不可能再回去了，这里就是他们生命的终点。为老人送终，是

余世喜和工作人员的最后责任。

老人去世了，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余世喜都要亲自给老人洗身、穿衣，然后守在老人身边，等候县殡仪馆来接走火化。每年，他都要为六七位老人送终。

大山里的冬天，寒风刺骨，冰天雪地，上了岁数的老人最怕过冬。寒冬腊月，村里总有老人去世。余世喜上任以来，特别注意老人过冬。对于体弱和岁数大的老人，总是叮嘱他们注意保暖，让工作人员时时关注他们，生怕有什么差池。稍有不妥，就带他们到集镇上的诊所拿药、打点滴，若病情得不到缓解，就亲自开车送往薛坪镇卫生院，或是县医院。这里，离镇上有三四十里，离县城有一百多里。可就是这样，还是有老人在冬夜里无声无息地离世。

前年腊月的一天，下半夜一点多，余世喜突然接到电话，值班人员告诉他：某某老人去世了。他立马起床，和工作人员一起给老人洗身子、穿寿衣。才收拾好，刚抬到一楼，等着殡仪馆来接，又听楼上人喊：某某老人去世了。余世喜来不及多想，又是一整套程序。等收拾完毕，天已大亮了。

余世喜说：这些老人都无儿无女，怪可怜的。我们辛苦点，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走，说句场面话，是完成了党和政府给我们的重托；说句私情话，人生在世，多做点行善积德的事，早晚都问心无愧。

余世喜很喜欢向日葵。他上任后，年年都在院里种满了向日葵。眼下，向日葵又盛开了，明亮亮的黄色，使福利院充满了温馨。我在想：余世喜自己就是一株向日葵，总在给老人以希望，给老人以温暖。

市作协组织作家赴南漳胡营采风

4月12日，襄阳市作家协会组织20余名作家，走进南漳县城关镇胡营村，开展文学志愿者采风活动。在采风活动中，作家们聆听了相关专家对胡营历史人文的介绍；参观了胡营中学校园文化主题景观；走访了百禾纺织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以及惠平农机专业合作社。作家们反映，通过深入乡村采风，对乡村振兴战略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感受，并表示要用文学作品讲好胡营故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摄影：张 雷



在专业合作社智慧农业园区采访



在胡营中学了解农村教育情况



在百禾纺织科技公司采访



与社区干部畅谈乡村振兴



采风团成员合影留念

封面书法：米 芾

封面设计：黄有柱

